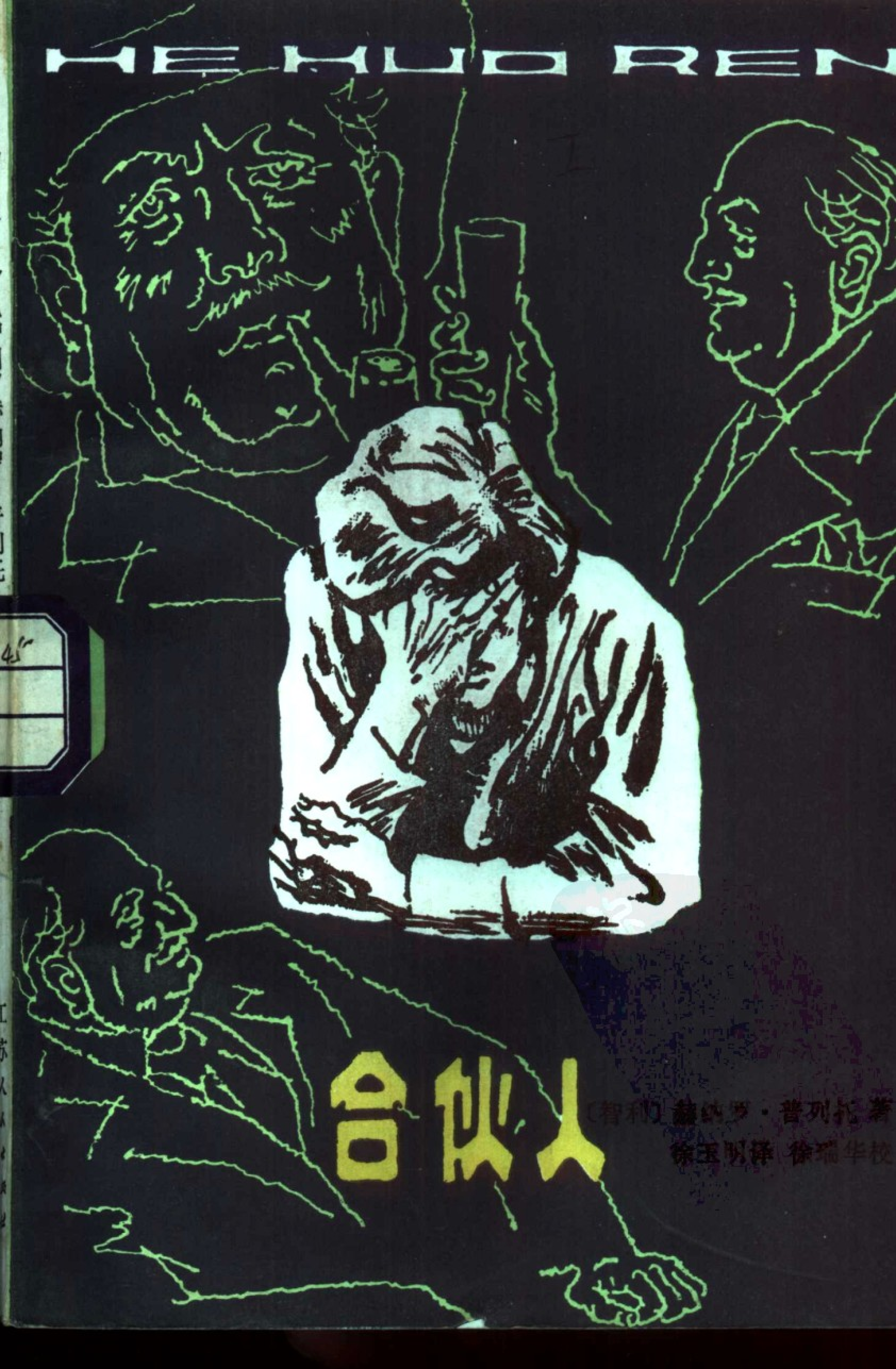


HE HUO REN

合伙人

〔智利〕赫纳罗·普列托 著

徐玉明 译 徐瑞华 校

封面
扉页：卢　浩

插图：王孟奇

书号：10100·503
定价：　0.44　元



合伙人

〔智利〕赫纳罗·普列托著

徐玉明译 徐瑞华校

合 伙 人

［智利］赫纳罗·普列托 著
徐玉明 译　　徐瑞华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0 册

书号：10100·503　　定价：0.44 元

责任编辑　汪永标

前　　言

赫纳罗·普列托(Jenaro Prieto, 1889—1946),智利小说家。生于首都圣地亚哥。一九一二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开始给报纸撰写文章。几年后,在一家杂志当负责人。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间,被选为议员。他写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很受读者的欢迎,字里行间充满了生动切实的见解,尖刻辛辣的讥讽和令人深思的诙谐。新闻工作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他是当时智利新闻界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在文学创作方面,赫纳罗·普列托写过几本书,小说《合伙人》(1928)的发表奠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成为智利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这部小说在智利和拉美其他国家发行了很多版本,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墨西哥,把它搬上了银幕;在西班牙,被剧作家鲁加·德特纳改编成剧本,五十年代初在马德里上演,获得显著的成功。

《合伙人》所描写的故事,乍看起来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主人公胡利安·巴尔多原是个穷困潦倒、毫无运气的地产经纪商,为人诚实正派,性格优柔寡断,他写过诗,富有幻想。在那种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环境中,象巴尔多这种人注定是个败者。但他凭空捏造了一个合伙人以后,他的一切都改变了。起先,这个不存在的合伙人不过是个借口,一块挡箭牌。渐渐

地，合伙人有了姓名，叫沃尔特·戴维斯，而且还是个英国巨商。后来，合伙人逐渐有了他的形态、嗜好、性格和生活习惯，变成了一个活龙活现的英国佬，密斯脱戴维斯这个性格古怪的百万富翁的大名几乎是尽人皆知，并且没有人对他的存在产生过怀疑。靠了戴维斯的威望，巴尔多用股票来作投机生意，结果大大获利。于是，想靠投机发财当个百万富翁的欲望使他着了魔，并使这个一向严肃诚实的人只得靠撒谎过日子，甚至还瞒住自己的妻子。从此，他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他成了一个阔佬，在社会上也有了地位，甚至有了漂亮的情妇。但后来，这个不存在的合伙人处处与他作对，甚至干涉他的家庭生活，弄得他狼狈不堪。他的情人也抛弃了他，爱上了那个不存在的英国富翁，甚至他的忠厚贤良的妻子也想念着丈夫的合伙人。他毅然决定摆脱合伙人的阴影，与他断绝合伙关系，又跟他决斗。一旦失去了戴维斯这个靠山，巴尔多就破产了，以至最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孩子病死，老婆出走。但戴维斯还是不断地刺激他，嘲笑他，百般折磨他，弄得他神经错乱。最后，戴维斯这个幽灵又来到他家里，他开枪射击，但戴维斯是杀不死的，因为他不过是个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骗人的东西。巴尔多无计可施，只得开枪自杀。警察得到确凿证据，巴尔多是被戴维斯谋杀的，于是去寻找这个并不存在的凶手。

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对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淋漓尽致、辛辣无比的讽刺。巴尔多们认为，在这个社会"黄金就是一曲胜利的凯歌，百万富翁则是一位摄弄数字、赋诗作词的风流雅士。"可是他们的金钱都是靠欺骗和剥削而来的。巴尔多们虽然在买卖金矿股票，但矿井里根本没有金，甚至连有没有矿井都是个问题。正是这种孤注一掷的赌博的狂热和想不

费吹灰之力尽快发财致富的欲望统治着这个社会。

《合伙人》大胆地采用现实与虚幻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两个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让戴维斯这个虚幻的人物生活在巴尔多的现实环境中，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发展、激化。在这方面，作者处理得很成功。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作者笔下，没有繁琐冗长的环境描写，而是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把人物活动的场所画龙点睛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自然界的一切形态和事物，如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海浪流水，树木山丘，舟船屋宇，无一不同人物的内心活动紧相契合。作品对其他人物的描绘，往往落笔不多，却能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如写戈尔登贝克的无赖狡诈，作者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把他以一只死苍蝇换一杯冷饮的场面有声有色地勾画出来。

《合伙人》构思奇特，题材别致，具有独特的风格，不失为一部成功的作品。

译　者

唯一真实的人物是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倘若小说家十分下贱，从现实生活中抄袭他们的人物，那至少应该假装是他们的创造，而不是以此自诩。

奥斯卡·王尔德

一

“不行呀！这要跟我的合伙人商量商量……”“你知道，我是很乐意给你贴现这张票据的。可是……我们已经同意我的合伙人的意见……”“哎，要是我不跟人合伙，能自个儿支配资金的话，这事儿我早就给你办妥啦……可是很遗憾，合伙人……”

合伙人，合伙人，老是合伙人！

这天上午，胡利安·巴尔多在愁闷苦恼的贴现中，听到类似这样的话已经是第八次了。

一听到“合伙人”这个词儿，他就耷拉着脑袋，象兔子似的咧嘴一笑，只是连声回答道：

“是的，是的。我理解你的处境。谢谢你。”

可是他刚一出门，就咬着嘴唇嘟嘟哝哝地骂开了：

“混帐王八蛋！我帮过他多少次忙……而现在却搬出什么合伙人来……哼，明明是骗人的鬼话，还以为我不知道？谁会同这种蠢家伙合伙呢？”

冰冷的雪子抽打着他的脸。那细小的晶状碎屑，似乎硬是要在他那张由于失眠而本已消瘦的脸庞上琢磨一番，这就加

重了他脸上的那种牙雕制品常有的苦行主义的味道。

大街的尽头，看起来仿佛透过一层翠绿色的玻璃。高高耸立的大楼，象是用空盒子叠起来的庞然大物，一幢紧挨着一幢，仿佛在疾风劲吹之下冻得簌簌发抖。

“合伙人……合伙人……”胡利安·巴尔多嘴里还在咕哝着，“这是骗人的把戏，是可耻的诡辩……或许还要糟糕……对，这简直是十足的冒名顶替。真不知羞耻！”

在街角那儿，有一群人团团围住一辆出租马车在看热闹。胡利安也踱了过去，伸长脖子往围观的人堆里瞧。这些蠢家伙，原来在看一匹死马！

那头倒霉的牲口躺在那儿，四肢僵硬，脖子象块木板，两眼混浊不清，牙齿咬得紧紧的……它好象在笑呢。

死马的脸上露出一副怪相，带着极大的讽刺。胡利安目不旁视，凝神盯着它。多可怜的畜生！终有那么一天，他胡利安也会象这头畜生一样，因劳累过度和种种烦恼的折磨而倒下死去的……或者是由于债权人，或者是因为车夫，抑或是为了一个女人……那仅仅是名字不同而已！

哦，死马的这副笑容，分明是在对他说：

“巴尔多老弟，别睁着凄惨的眼睛瞧着我。你我两个中间，最不幸的也许不是我……我已经卸掉了拉车的重担，现在该休息啦。今儿晚上，当你用过粗茶淡饭，仍然不能从身上卸脱家庭的重荷，无法入眠的时候，我却能象现在这样安安稳稳地睡大觉。明天，你的老婆孩子又要登上马车，一个肥胖的债权人会重新拿起鞭子；而你呢，为生活所迫，嘴里衔着马嚼子，只能一声不吭地重新开始一天的奔波。不过你别以为我在拿你的命运取笑。我遭受的折磨教会了我要待人厚道。我脸上的这

副怪相，在你看来是笑容，其实只是我蔑视车夫的一种表示……现在对我来说，他手执鞭子气势汹汹的那副神气，是多么滑稽可笑啊！我嘲笑车夫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呢！”

“巴尔多伙计，你老实招认吧，你在妒忌我！”

这太放肆了！

胡利安很想回敬它一下。它那温和而又仁慈的语调，非但没有减轻现实给他造成的刺痛，反而更加使他感到屈辱。真见鬼！他竟被一匹死马称作伙计！一个地产经纪人，居然在大街上同一头瘦马的遗骸发生龃龉，这是否明智呢？



他朝四周扫了一眼。在那一圈挤得紧紧的围观者里，有个女人十分显眼，她差不多还是个小姑娘呢。她身穿一件华丽的貂皮大衣，大衣的毛皮上别着朵朵鲜花，好比一个是冬天，一个是春天，把伸在宽大衣领外面的那张姣美的脸蛋映衬得格外妩媚动人。

她的那双佯作天真的眼睛——就象电影明星的眼睛那样天真——闪露出蒙娜丽莎般的笑容。

“这匹马是您的吗？”

“您问我这个干吗，小姐？”

“因为……您瞧着它的那副眼神是那么忧伤！”

胡利安也不回答，只是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太过分了！他干的事儿与这个女人有什么相干呢？马是他的？难道她觉得他象个马车夫？

她带着大吃一惊的神气，回头对她的朋友——一个身材矮胖，肤色黝黑的女人，在她的帽子和嘴巴之间，只露出一点鼻尖——说：

“你瞧，格拉谢拉，这位兽医先生好象生气了。”



“傻瓜！”那一位笑了，“什么时候你才不胡闹呢？”

说罢，这女人就拉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出了人群。

胡利安那怒不可遏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她，一直盯到在人行道旁等着她们的汽车为止。她那对明亮的眼睛又带着笑容，透过车窗朝他看了看，似乎在说：

“您别介意！开个玩笑嘛……我知道您是谁……请原谅我吧。”

他可不想开什么玩笑。真是岂有此理！让她去拿别人寻开心吧！她竟然称他为兽医先生！简直是没有教养。毫无疑问，她是在摆贵夫人的架子。似乎谁都有资格教训他似的。死马……姑娘……真是怪事！一个女人叫他兽医比一匹死马称他伙计更使他感到恼火。

二

戈尔登贝克这小子可真是发福了！他那宽领尖的领子里堆满了肥肉，一对小眼睛冷酷无情咄咄逼人，鼻子深陷在两颊的肉堆里，活象一只伏在窝里的狐狸。胡利安打量着他的时候，不禁痛苦地回想起过去的岁月。

这个身分显赫的商人曾经是他中学里的同学，今天亲自光临他这地产经纪人简朴无华的写字间，实在不胜荣幸。

戈尔登贝克，"癞蛤蟆"戈尔登贝克，那时大伙儿都是这样称呼他的。这好象就是昨天的事情。他记得有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因校长生日而放假，癞蛤蟆戈尔登贝克鬼头鬼脑地拉住他的胳膊。

"喂，巴尔多，你有钱吗？"

"有。只有一个比索……我要买练习本的……"

"没关系。明天我给你带来。我会从我兄弟那儿弄来的，他是个傻瓜蛋。我们现在去吃冷饮好吗？"

吃冷饮，那是个多么好的建议啊！胡利安记得，听到他的这个建议时所感受的诱惑力，同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所受到的诱惑力完全一模一样；今天，这个衰老的、痴肥臃肿的戈尔登

贝克对他说："那桩买卖说起来是有点儿怪……可不管怎样，它总归是桩有利可图的买卖。"

"我没有本钱。"胡利安怯生生地说，"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现在胡利安不象中学时代那样，用"你"来称呼他了。

"本钱吗……？这倒不需要。"

哦，从敢作敢为这方面来看，戈尔登贝克丝毫未变。他还是以前的他！这个预科三年级的矮矮胖胖的黄头发小伙子，手里拿着顶水兵帽翻来转去的，当时他也象今天这样满有把握地推翻了胡利安提出的另一些并非不重要的理由。

"只有一个比索……我们连给堂倌的小费都没有……一杯冷饮五十个生太伏，一个比索刚好够我们买两杯……"

"你的意思是说三杯吧？"

"怎么，你疯啦？"

"你真是个笨蛋！瞧！"

癞蛤蟆戈尔登贝克在衣袋里掏呀摸的，象找什么宝贝似的。然后把手里的一个黑乎乎的小东西给他看。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知道……是只苍蝇……一只死苍蝇……"

"傻瓜！这又是一杯冷饮！"

"我不懂。"

现在胡利安也正是这么说的。"我不懂，做一桩生意不需要本钱，这我可搞不懂……"不过，少年时他更驯服顺从，那天假日，他让戈尔登贝克拖着，满腹狐疑、惶惶不安地走进咖啡店。

当他听到他的同学敲着大理石台面的桌子，用差不多和他父亲同样有力的声音喊了起来的时候，是多么吃惊呀！

"跑堂的！来两杯草莓冰淇淋！"

那冷饮真是美味可口，它所产生的巨大诱惑力，使他真想伸出舌尖把它舐干，要不是有这么多人的话……甚至那小铲子似的匙儿也那么迷人。唉！要是那个一到傍晚就变成玫瑰色的整个山岭都是草莓冰淇淋做的话！突然，萨莫埃尔捏了他一把。

"你瞧！"

他把那只苍蝇往喝剩不多的杯子里一放，连声叫道：

"跑堂的，跑堂的！这杯冷饮里有脏东西！"

那位在餐桌之间忙忙碌碌、晃来晃去的老侍者，托着堆满了杯子、碗碟的大盘子，稳了稳身子，走了过来。

"请原谅，先生。没关系，我再给您带一杯来。"

癞蛤蟆戈尔登贝克得意洋洋地瞅了胡利安一眼。

"看见了吗，巴尔多？可不能让人当傻瓜啊！"

就是这位恪守自己理论的萨莫埃尔，现在正向他提出商务方面的建议。

"眼下的问题是，您要正式宣布发现一个金矿，地方我到时候指给您看。"

"金子生意……？"胡利安不大相信地说。

戈尔登贝克随手拿起一支雪茄衔在嘴里，象是为了掩饰他的笑容。

"请您放心，金子往后会有的。说到底，做生意都是为了金子。最终目的总归是要弄到金子。可是我倒宁愿直接就弄到钱，我相信您也是这个意见。这样事情就简单得多，不需要沙里淘金，也省却了排水的麻烦。"

"当然罗！"胡利安·巴尔多心想，"从钱袋里掏钱总比从

金矿里淘金要容易得多啊！”

他听着萨莫埃尔的一番话，不禁满腹疑团。在他那艰难竭蹶的生活中，每当他屡次三番地在报纸上读到他的这个学友的显赫成就时，就痛苦地想到了苍蝇与冷饮之间的对等关系。真有意思！这样的人哪能不成功呢！

而他，恰恰相反，优柔寡断，萎靡不振，是个不折不扣的败者。

对他来说，这间又潮湿又狭窄的写字间，简直就是一座监狱；而那只黑色洋箱是个极大的讽刺，那本日历更是废物一件！

戈尔登贝克跟他谈金矿生意时，怎么能那样信口开河、倨傲放肆，竟然跟他说什么：“不过这一回，您的生意倒并不是立足于金子之上的。”

“怎么？”胡利安惊异地问。

戈尔登贝克似乎在一大口蓝色的烟雾之中消失不见了。当他从烟雾中冒出来时，眉梢眼角含有一种狡诘险恶的神情。

“您瞧，巴尔多。您会在这上面得到一笔可观的佣金。我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此事托付给随便哪位，可是我想到了您。您的处境……我怎么说呢？”

“处境困难。”巴尔多坦率地说。

“总之……中学时代的回忆，尤其是，我知道我是同一位正人君子打交道。在委托您提出申请的时候，我已经对您表示了一次信任。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坦率地谈谈的……是吗？”

胡利安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那好。”戈尔登贝克说，“事情比看起来的要容易。您唯一需要的是小心谨慎。”

“那么真有金子吗？”

"哎呀，有报告嘛！报告总是可以向矿井要的嘛……不管怎样，您会弄到钱的。至于我呢，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有沙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懂。"

"用不着您懂。等您看到矿床的位置时，您对这笔交易，也就是说'我们的交易'，会看得更清楚些。因为您也会持有自由支配的股票……"

戈尔登贝克嘴里咬着哈瓦那雪茄，喘着气，欠起沉重的身子，朝写字台挪了挪椅子。尔后，拿起一张报纸，用他那支巨型金笔动手勾画一张草图。

"您看：这是河，这儿是矿床。城市在这边。除此以外没有旁的地方可以挖到沙子了。要么他们把我想卖给他们的东西买下来，要么他们别造房子。现在您明白这笔交易了吗？"

"很好。可那样一来，沙子含金不含金对您来说有什么关系呢？要金子又有什么用呢？"

戈尔登贝克兴奋地搓搓手。

"瞧，您这就不问起要金子又有什么用来了吗？好吧，我来告诉您，那是用来证明政府的租让许可是正当的。再说呢，金子是我们用来吸引股东的诱饵，是吸引那些我们称之为云雀的股东们的闪闪发亮的玻璃碎片。"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胡利安高兴地想，"倒也不乏某种诗人的气派。他居然把他手下的牺牲品称之为云雀……"胡利安不由自主地做出一副快活的样子打量着他；而他呢，一口口不停地吸着雪茄，继续大谈他的计划。

"是的，我的朋友。您有了这块租让地，随即以一万英镑卖给我的一位朋友，他再以两万英镑卖给我和巴斯蒂亚斯合

办的公司，于是建立一个'万宝'金矿公司。股东们会象苍蝇那样扑上来，他们会出四万英镑向我们买所有权。我们只收一半现金，以显示我们在交易中的信用；剩下的呢，折成股票。您不感到高兴吗？"

胡利安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抬起手在额头、鬓角和颧骨上抚摸着他的瘦骨头。他对妻子、孩子和他那贫困的家庭的思念，在他脑海中翻腾。他那脆弱的、膨大而摇晃的脑袋活象一盏中国灯笼。他用手捂住额头，不让痛苦的思念显露出来。可是戈尔登贝克那明亮而又顽强的目光，从他的指缝之间穿透而过。他又一个劲儿地问：

"您不感到高兴吗？"

"我非常感谢您。"巴尔多说，"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不但是的。"

"要知道，"他胆怯地解释道，"这些事儿我不很熟悉。矿业交易，我压根儿也没搞过。由于跟我的本行不同，我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您又不是小孩！您怕搞投机吗？那就别投机好了。您可以象巴斯蒂亚斯那样，把股票锁进保险柜里。您什么也不用怕。您的处境是明摆着的。您宣布发现一个金矿，然后把它卖给一位有兴趣买进的、上了年纪的先生。您收他的佣金，到此为止，您就脱身了。至于有没有金子，那无关宏旨。倘若没有呢，就是说您象许多人一样搞错了……您会因此而受到责备吗？"

胡利安在沙发里扭动着身子。蓦地，他顿开茅塞，想到了那句决定性的辩白，那句无可反驳的遁词。他站起身似乎表示谈话到此结束，一面回答说：

“不行呀……无论如何我得同我的合伙人商量商量……”

戈尔登贝克放声大笑。

“不，我的朋友。拿合伙人的故事来诓骗我这样的老家伙是不行的。这跟请客吃饭时声称‘刚刚肚子痛’，雇人时说‘方才答应了人家’，一样都是骗人的鬼话。”

“一个经理借口同董事会磋商，一个朋友借口要问问他的合伙人，这种事情我从未容忍过。这些个被称之为董事会和合伙人的幽灵还没有吓倒过我。”

胡利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活象一头被关进笼子的狮子。谎言被揭穿了，他的脸涨得通红。这个家伙怀疑他的话有何根据呢？为什么他就无权有个合伙人呢？处在他的境地，谁都可以辩解一番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不行，他决计不改口，坚持说道：

“您不能怀疑我的坦率。我干吗要拒绝一笔可观的佣金呢？我之所以没有立即接受，就是因为我确实有个合伙人……一个我欠他很多债的合伙人。事实上，他才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没有他的许可，我干什么也不行。”

这时，戈尔登贝克已经拄着根象牙把手的手杖，从座位上吃力地站了起来，他的两只皮肉松弛的胖手上带满了戒指。他对胡利安说：

“好吧，我的朋友。这桩交易，您仔细斟酌一下吧。我是想说，去同您的合伙人商量商量吧……您瞧着吧，我们会彼此谅解的。”

他告辞了。

胡利安因恼羞成怒而涨得满面通红。听萨莫埃尔的口气，完全不相信他。于是，他在打字机前坐了下来。

“哼，现在我要让他瞧瞧，我究竟有没有合伙人！我怎样称呼他呢？尊敬的萨莫埃尔？先生台鉴？对，这更象做买卖。”

他开始写一封长信。才动手，就感到又有了信心。打字机的铅字打在商业气氛的信件中，显得十分清晰、明瞭，它们没有一丝疑惑，也不容半点犹豫。它们很善于掩饰情感。

恩德伍德牌打字机不象胡利安·巴尔多那样容易感到脸红。

三

没有邮汇，没有信件，也没有任何希望。

胡利安疲惫不堪地站在邮局的门前。他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回家。他想到了煤气收帐员，想到了他的老婆孩子。孩子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就是脸色苍白，体弱多病。他常常伸着一双小手，嚷嚷着要他买一本他答应过的“动画书”。是啊，他原还打算替孩子去买点故事书呢！难怪戈尔登贝克会向他提出这种建议来！

人们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不时地碰撞着他。然而，他感到多么孤单啊！没有人顾及他，没有人帮助他……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为了拒绝不能接受的交易而虚构的合伙人也没有。他写了那封试图说服戈尔登贝克相信他有个神奇的合伙人的信，实在是又犯了一次幼稚病。萨莫埃尔看了会哈哈大笑。“诗人！诗人！”他会这样叫起来。对于粗鲁下贱的话，戈尔登贝克向来是深恶痛绝的，干吗要说粗话呢？他用“诗人”来代替村野的话。确实，胡利安曾经写过《带刺的花儿》和《思乡集》这两

本诗集。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罗！

教堂的钟声，搀杂在电车的嘈杂声和汽车的喇叭声里，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象儿时的回忆那样朦胧而可亲。

这晚祷的钟声有点怯生生的，弥漫着乡村般的静谧和黄昏的安宁，渐渐地消逝在大街上的一片忙乱骚动之中。到处是乌烟瘴气、忽明忽暗的车灯，被忧虑和劳累压垮了的小老百姓，乱施脂粉的、因为饥肠辘辘而挑逗地微笑着的女人……公共汽车，电车，马车，小汽车——那是一只眼睛发光的巨大动物，从它的胸部发出爵士乐队的刺耳的声音——钟声，野鸟的呱呱叫声，发动机声，嘶哑的喇叭声，垂死挣扎的猪的吼叫声。

唯有锦葵色的天空，才在胡利安的心中激起了对于黄昏的忧郁。

"真不害臊！竟注意起女人来了！"

"我？"

路易斯·阿尔维亚尔把双手搭在他的肩头上。

"路乔！"

"是的，胡利安，我就是路乔，真正的路乔。那个穿鞋套鞋罩，可口袋里却一文不名的人。"

他们有半年没见过面了。见鬼！都是因为女人！他曾同一个银行家的太太他妈的勾搭上了。全靠了他，银行家一家才有了幸福和欢乐。以前，银行家膝下犹虚，而如今有了个胖乎乎的壮实儿子，高兴得眉开眼笑。孩子的那种无忧无虑、追求生活乐趣的秉性正是姓阿尔维亚尔的人的特点。

"那事儿大概结束了吧？"

"哪里！结束不了了！现在那做父亲的又渴望有个女孩儿……我无法摆脱这种纠缠。谁能向我担保，接替我的人会

长得跟我相象呢？那男孩儿长得倒很象我……要是再生出一个不象我的，那我就要被识破了！”

“你这厚颜无耻的家伙！”

“你该说大恩人才对！那个做父亲的快活劲儿你都想象不出来。他老婆的神经衰弱也好了，家庭成了个乐园。夫妇俩得了个儿子，丈夫多了个朋友，而那朋友则结识了一个银行家。大家各有所得。”

“她漂亮吗？”胡利安心不在焉地问。

“要说漂亮，可不怎么样……！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男人搞恋爱，倒不是看女的长得漂亮，而是看在丈夫的面上。我那个朋友一副倒霉相，使他的老婆变得诱人极了。”

“那末你是怎么纠缠进去的呢？”

“好家伙！人一穷就只得投靠贵族……或资产阶级罗……顺便说一句，你知道谁跟我谈起你吗？”

“谁？”

“阿尼塔·贝拉斯科，戈尔登贝克的老婆。我把你的诗集借给她看了。她这个人酷爱文艺，她认为你有点象阿马多·内尔沃[1]……”

“哦！”

“你且别自鸣得意。只是外表有点象。”

“她不认识我。”

“得了吧！她对我说了，昨天，她见你在大街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匹死马，以至于她忍不住给你开个玩笑。”

胡利安记起了那个把他叫做兽医的绿眼睛姑娘……那一

---

① 阿马多·内尔沃(Amado Nervo, 1870—1919)墨西哥诗人。

切太荒唐可笑了！他把戈尔登贝克的来访告诉了阿尔维亚尔。

“是她派来的，我敢断定。”

接着，胡利安又给他讲了那桩交易和戈尔登贝克的建议。

“好家伙！那末你大概给了他回话的日期了？”

“日期？我刚刚寄给他一封信，一口回绝了他的建议。”

“你这笨蛋！他老婆可动人呢……”

胡利安漠不关心地耸了耸肩膀。让世界上所有的美人儿统统见鬼去吧！他连吃的还没着落呢。为了弄点钱，他整日奔波。要他出一千比索，真是扯淡！

路易斯·阿尔维亚尔兴奋地拥抱他。

“老弟，真幸运呀！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人。”

胡利安在他朋友的力大无比的胳膊中，气都喘不过来。他心里问道，他如何又为了什么去为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效劳呢？

“为了一桩交易嘛！为了我的一桩交易……我还需要一千比索。签上两个名，我们就有一张支票到手。我负责贴现。反正我现在跟银行经理攀上亲了！”

说罢，拖着巴尔多到就近的一家酒馆里，提前庆贺他们在憧憬中的财富。

四

戈尔登贝克穿着一件可笑的长衫，在他的写字间里工作着。不一会儿，楼上的电铃响了。

铃声不断的、神经质的、不厌其烦的响着，就象在浓雾中

迷航的轮船的汽笛。

戈尔登贝克不耐烦地搔了搔颈背。

“铃又响起来了！”

当他听到老女仆上楼梯的沉重脚步声时，才平静下来。

“叫我吗，阿尼塔太太？”

“是的，是叫你呢。你去问问帕斯托里莎，她唱圣母像要唱到什么时候，吵得我头疼死了。都要把我逼疯了。”

在撒满阳光的院子里，一个长得象泥罐子一样黝黑而丰润的姑娘，正在给羊齿草浇水，一面扯着嗓门唱道：

“当我独守闺房，
我问我那圣母像：
你这样亏待我，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帕斯托里莎！太太叫你别唱了！”

姑娘戛然中断了她的歌声，嘴里嘟哝着：

“这种人家连唱唱歌儿都不行。主啊，让我忍耐着点儿吧！”

她又继续浇水池周围的花盆。

过了五分钟，老女仆又在阳台上出现了。

“帕斯托里莎，太太说了，你高兴唱就唱吧！”

“怎么啦？”

“你高兴唱就唱吧……”

姑娘耸了耸肩。

“哼，没有别的吩咐了？”

于是她去擦水池的瓷砖去了。

从小客厅的百叶窗里透射进来的浅绿色光线，撒落在阿

尼塔·贝拉斯科的身上；她坐在长沙发带花边的坐垫上，懒洋洋地打了个欠伸。

她刚刚洗过澡。四壁的印花幔布宛如海水下面的花草。在这种不冷不热、混混沌沌的气氛中，她觉得好象还泡在水中似的。

可是她有点不高兴。

她无缘无故地打断了姑娘在院子里唱歌，这使她感到烦恼。那姑娘对生活感到厌倦了，唱唱歌儿又有什么过失呢？说不定那个不幸的姑娘有了情人……

所有的女人都有所爱……是所有的吗？

她的嘴唇收缩了一下，变成一副苦相。

几乎是所有的女人！这一点，凭她的经验，知道得很清楚。而她不是又年轻又漂亮吗？

她解开了身上穿的长服。她的目光，犹如一位疲惫不堪的旅客，在自己那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身躯上踯躅徘徊。

头天晚上，她读过一本书。是洛蒂[1]的？还是贝努阿[2]的？她可记不起来了。那是一本索然无味的、没完没了的描绘撒哈拉大沙漠的书。她自己也不甚明白，为什么她那白皙粉嫩、微微起伏、掩映在云雾般的花边和绫缎之间的肉体，会使人想起荒凉的大沙漠，想起平缓的山丘，软乎乎的沙洲和荒漠的平地。令人厌恶的、沉重而又闷热的气氛压迫着她的胸部……没有一朵鲜花，没有一声鸟鸣，可以使单调的旅行轻松愉快一些……

---

① 洛蒂(Julien Viaud Loti，1850—1923)法国作家。

② 贝努阿(Pierre Benoit，1886—1962)法国作家。

一片沙漠！她就是一片沙漠！

随后，岁月就会飞快地流逝而去，会象阿拉伯沙漠里的热风，渐渐地把波浪般起伏蜿蜒的景色消蚀掉，甚至会把它夷为单调乏味、令人失望的平地。

甚至连常常出没于沙洲的阿拉伯牧人，大概也不敢在这平地里铤而走险！

她叹了一口气。

真是胡扯淡！她那柔软的、娇嫩滑腻的皮肤，除了刚刚用硼酸润肌粉作过最后一番修饰外，哪里有什么沙子哟！

她长得很美，这不容置疑。可是这种美并无用处，就好象在深不可测的大洋底下，那些掉落在瞎眼鱼中间的永远见不到天日的珍珠。

“男人们真傻！”她喃喃自语地说，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她的丈夫，那个整日钻在纸堆里，热中于计算、数字和计划的肥胖而秃顶的丈夫。

果然，戈尔登贝克正在写字间里忙着处理信件。

他拆开了胡利安的信。当他读到“先生台鉴：本人与合伙人商量之余……”的时候，简直无法抑制自己心中的不悦。

“还来合伙人这一套？”

当然还来这一套罗。合伙人决不同意巴尔多参与这桩交易，甚至对这桩交易本身也有意见。矿床太近了，就在圣地亚哥市的一侧，无法避人耳目，又缺少路远的矿井所具有的那种捉摸不定、神秘莫测的因素，无法搞投机。因此，股份公司没有任何基础。

“我的合伙人还冒昧提醒您，河有两个岸，中间只隔五十

米，即使那颇成问题的公司成立，对岸的产业主以半价出售金沙的话，股票就会骤然下跌。”

这种老长辈的口吻，一开始就使戈尔登贝克感到恼火，末了几行，则更加强硬了。“此外，我的合伙人说，丢开金子不管，光是算算卖沙的一笔进帐，这桩交易对您来说，也是同样成问题的。在这一方面，他想提醒您的是，河对岸的产业主是参议员，或许某一天，他会让政府造一座桥。这样，就完全可以往城里送沙子了。”

戈尔登贝克把信扔进了废纸篓里。

“荒唐！这都是因为听了女人的话！一个空想家！可是阿尼塔竟然把他说成天才。”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忽然他疑惑不决地站住了。

“是的……对……有可能……可是……”

他骤然改变了想法。

他快步走向字纸篓，喘着粗气，把胡利安的信捡了起来。他呆若木鸡。

“啊唷，笨蛋的是我呀！”他终于开口了。

他又兴冲冲地踱来踱去。

“这封信是个宝呀！当然……鉴于信中所预告的危险，要少给巴斯蒂亚斯五千股股票。这个巴尔多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由于他一贯天真，反倒使我看清了他的手法。这会儿，他大概象他所说的那样去找‘对岸’的产业主，以使我的股票一落千丈。让他这么去做吧，那真再好也没有了。生意嘛，能上能下……我有两万股股票，卖它两倍的钱，他们把土地低价出让，造成债卷下跌。我再把我卖出的以低价收回，于是我就垄断了这

桩交易。巴尔多是靠得住的，无论如何，不能失掉同他的联系。”

他妻子的清脆悦耳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

“可以进来吗？”

“进来，亲爱的……进来……”

她朝他奔去，过分亲热地拥抱了他。可是后来又皱起了眉头，半吃醋半卖弄风骚的做了个鬼脸，翻查他所有的信件。

“小心点！别让我发现哪个女人的信！喂！你手里的那封呢？”

“是胡利安的。”

“交易谈成了吗？”

“还没有。”

“真遗憾！你看他这个人怎么样？”

“他？这个胡利安·巴尔多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个礼拜我要请他吃饭。”

这时她立刻改变了态度。

“你知道吗？我看他不会引起我的兴趣……当一个男人不使我感到愉快的时候……”

“注意啊，你应该殷勤一些，因为胡利安是个不可多得的小伙子。”

五

一个正正经经的人，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床上醒过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就象一个地产经纪人应该做的那样。

可是这天上午，胡利安在他床上醒过来的时候，却惊恐地

睁大了眼睛。

是他的房间，是的，毫无疑问。但他又怎么在这里的呢？

确实是令人费解。阳光透过窗户，象把利剑，直射到他父亲肖像的胸口上。从阳光来判断，这时大概是上午十点钟。可是六个钟头以前，他在……他在哪儿呢？

在哪儿？在哪儿？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只记得有个葡萄架，几个涂脂抹粉的胖女人，一只大酒杯，一只大缸……那只大缸他记得很清楚。路易斯·阿尔维亚尔揪住他的头摇来摇去，就象摇一件吊着的东西似的。

“这是……呃……呃……胃……胃……这会使你舒服一点……！”

恶心是多么可怕呀！怪不得他现在头疼如焚呢。可是无论路乔，堂福尔图纳托，还是最后也来摇他的那个脸上无须的人，或是那个在院子里激怒了阿尔维亚尔翻脸寻衅的家伙，都不可能把他送到这儿。他们一个个都烂醉如泥，比他还要厉害呢……那末是谁把他送回家的呢？他是怎样回家的呢？是爬回来的吗？究竟是怎样的呢？

他依稀记得，他怀里抱着一个沙发垫子，有个个儿瘦瘦的老婆子用块毛巾包住了他的头。他悄声地，几乎哭泣着对四角绣花的绿丝绸垫子说：

“我醉得不行了……你明白我的话吗……？醉得不行了……我……不能……回家了……我不知道……门牌号码……你明白我的话吗……？我要睡觉了……就在这里……我不回去了……嘘！我在旅行……你明白吗……？你别告诉我老婆……我在旅行……”

可现在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他惊恐万状地欠起身子。他

醉到什么地步了呢？她大概还在睡觉吧？或许看到他了？现在可怎么向她交代呢？他的衣服却齐齐整整地放着，不仅是齐齐整整呢，而且仔仔细细地收拾好放在椅子上——可是鞋呢？

真可怕！他觉得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凝住了。那双沾满尘土的羊皮靴子就搁在床边，不过……扣子却扣得好好的！

他没解开扣子就把靴子脱下来了？这不可能！是后来把扣子扣上去的吗？哎呀，真荒唐！

于是他沮丧地倒了下去。

正在这个时候，妻子进来了……胡利安假装睡着，却眯缝着一只眼睛打量着她。沉静，温良，从她的那对乌溜溜的大眼睛里看不出丝毫的不安。他可能醉到了什么地步，莫非她一无所知？

她打开衣柜，取出一包衣服，在房里走了几圈。

要跟她讲话吗？胡利安下了决心。

"你不道个早安吗？"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

"只是昏昏欲睡。昨晚我回来得很晚……"

"是吗？"

她既不表示不悦，也不表示惊奇。在她的两片纤巧的仔细画过的嘴唇上，似乎挂着一丝笑容。

唉，在这儿看着她简直是活受罪。她走了，胡利安才宽宽舒舒地吸了一口气。

回忆又涌进了他的脑海。在他一生中，第一次有三个钟头的空缺，不，至少有五个钟头。他最后一次看表时，已是凌晨三点了。那时大家都在一个长厅里跳舞，厅里挂着俗不可耐的镜子，几张难看得吓人的石印油画……罗密欧和朱丽叶，还有一

张身挂三色绶带的巴尔马塞达[1]的炭画像。

他挨着钢琴，目不转睛地盯着女演奏者的独眼。它很象块乳白石……他只顾看着那只眼睛，并不去注意那些舞伴和并排坐在旧沙发里的女人……甚至也没有注意到堂福尔图纳托；他正跪在地上，象只大蛤蟆，拼命地弹着吉他。

在西尔卡西亚这块地方，对你崇高的为人
有什么迷人之处，人们竟一无所知……

还好堂福尔图纳托这时不跟他谈交易了。几个钟头前，在酒吧间里，他没完没了地问他关于"您的合伙人先生拒绝参与交易"的事。这实在使胡利安大伤脑筋。

有一次，阿尔维亚尔把胡利安介绍给他，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说："这位是堂福尔图纳托·巴斯蒂亚斯，他可想认识你呢。"对胡利安来说，不幸的是，打那以后，堂福尔图纳托不停地要酒，一面向他大谈戈尔登贝克、金矿公司和"您的合伙人先生"因那封信将使他受到极大的损害。

"您跟他说说吧，堂胡利安。请您告诉他，这桩交易蛮不错的，他会赚到成堆成堆的钱……"

"我会跟他说的，先生。可是枉费口舌。"

"跑堂的！再来点威士忌！我还是要比斯科酒……！他是个很固执的人吗？"

"固执倒也不固执，但他有自己的打算……"

"脾气古怪，是个真正的英国佬……"

堂福尔图纳托从哪儿得知这个所谓的合伙人是英国人

① 巴尔马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智利政治家，1886—1891年间任智利总统。

呢？胡利安不得而知。巴斯蒂亚斯常常谈过的、他给戈尔登贝克的那封信，也只是称之为“我的合伙人”。而随着几杯老酒下肚，他的合伙人变成了英国人，甚至还有独到的见解。

巴斯蒂亚斯这家伙真烦人！胡利安已经没有勇气否认了。于是，他投进了威士忌和唐突的问话的激流里，大谈所谓的合伙人，似乎真有其人一般。

“他是有点古怪。他厌恶金矿交易……宁可干煤矿交易……是个很注重实际的人。”

“把他介绍给我吧，堂胡利安。您放心好了，我会说服他的。”

“他不在这儿，到玻利维亚去了。”胡利安被迫得走投无路，真想马上结束这场谈话。

“跑堂的！这些个杯子喝起来有点玻璃味儿……在玻利维亚？没关系。请您把地址告诉我，我给他写信。”

“我还没有地址呢……要等他到了拉巴斯才有。”

“在拉巴斯，大家都互相认识……”

于是他准备了铅笔和笔记本，又说：

“请您把您的合伙人先生的名字告诉我。”

胡利安想起了这个叫他坐立不安的问题：

“请您把您的合伙人先生的名字告诉我。”

多么荒唐的问题！他从未想过，要给这样一个合伙人起个名字！那是为了辩解而杜撰出来的，是胡诌，是“神话”——根据戈尔登贝克的说法……而现在，即刻之间，他必须给合伙人洗礼起名！

起个什么名字呢？他叫什么呢？是的，胡利安确实给他造了一个……可是哪一个呢？

当他想到戈尔登贝克也许在今天会再到他办公室里，问他有关合伙人的随便什么事的时候，真有点毛骨悚然了。连他自己还不知道合伙人的名字，大家会发觉他撒谎，那他就会落到可笑的尴尬境地！

他紧紧地抱住头。这个该死的合伙人叫什么名字？

他心里猛一亮堂。

"有门了！这个名字我昨天晚上把它记下来的！我敢肯定。"

此时，他完全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了。在堂福尔图纳托出去的那会儿工夫，他拿了张餐纸，把这个著名的名字写了好几遍，以便不忘记它。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神情紧张地在衣袋里找那张纸。

啊，真走运！果然在衣袋里！

沃尔特·戴维斯……沃尔特·戴维斯……沃尔特·戴维斯……沃尔特·戴维斯……

这个名字在纸上写得满满的。有时，笔划不正确，最后几个写得有点草……甚至用了花体字……

一个真正的签名！

沃尔特·戴维斯！胡利安把头靠在枕头上，平静地，深深地呼吸着，仿佛刚从恶梦之中清醒过来似的。哦！他第一次和所有的人一样，可以说"我有个合伙人"了，谁也不敢说没有。不仅如此，甚至有人相信真有这么个人存在……合伙人有名有姓，是个英国人，性格古怪，注重实际……此刻正在玻利维亚旅行。

他妻子的声音把他正当的乐趣给搅乱了。

"胡利安……这条裤子是怎么回事？"

"什么？"

“你的裤子……喂，你知道我在哪儿发现的吗？在煤气表箱里……好一个漂亮的衣柜！这不丢脸吗？”

胡利安惊恐万状地瞧着她。

辩解一番吗？把真情全说出来吗？都是因为巴斯蒂亚斯才喝得酩酊大醉，这事儿干得真蠢。而巴斯蒂亚斯这个蠢货，完全会把那天晚上描绘得一塌糊涂的。他宁可拿戴维斯、拿大有前途的买卖和时来运转的希望来做挡箭牌。

于是他把责任归咎于戴维斯。

“昨晚我和戴维斯一起吃饭。以前我没跟你提到过戴维斯吗？他是个很杰出的英国先生。他提议我跟他合伙。我们设了个新的办事处，庆祝了一下。两瓶香槟……一瓶威士忌……还有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了。我真不敢弄成这副样子回家。”

她耸了耸肩，似乎她什么也不在乎，只是睁着那对乌溜溜的、忧伤的大眼睛看了看那条裤子，然后把它搁在床边。

六

上了甜食之后，胡利安才在这过于豪华的气氛中感到自在了。

绞拧起来的路易十五式的大灯，活象是个扭扭捏捏的胖女人；脸色通红、又矮又胖的戈尔登贝克，穿一件镶嵌钻石的钮扣和袖扣的衬衫，象站在每个食客后面的侍者一样。从那盏大灯一直到戈尔登贝克，这个家里的所有一切都洋溢着异国的情调。

唯有阿尼塔·贝拉斯科，梳着男孩的发式，一对神秘而又

细长的眼睛，象是同她的翡翠戒指相配；她朴素地穿一件使人想起希腊妆束的白色服装。

其他的客人——嘿！那真是一只诺亚方舟——形形色色，五彩缤纷。

重要的人物倒也不少：那个老头，拉长的脸上神气黯然，象是格雷科[①]笔下勾画出来的一张脸谱；他无疑是个法官，政府的顾问，或者类似这样的人。那个服饰华丽时髦的长脖子青年，大概是个瘾头十足的舞蹈演员。他睁着一对绵羊似的眼睛，正注视着一位丰盈的金发太太；而她则象个贝德克尔导游似的，正在大谈她最近的欧洲之行。那位有着橄榄色皮肤、长着黑胡子的先生准是个外交官。

说他准是外交官，因为胡利安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除了乌里奥斯特，他谁也不认识。乌里奥斯特是个经纪人，戈尔登贝克的密友，商业交易所里的凶神恶煞。

他那番介绍毫无用处。

"这是某某先生……我的一个朋友……这是某某先生的太太……"

戈尔登贝克在作介绍时，总是忘了人家的姓名，纵然是他的父亲，也是如此。不外乎"先生"、"朋友"、"朋友的太太"、"太太的朋友"诸如此类的话。

好在胡利安的邻座女客象是很熟悉他。

"路乔常常亲切地谈起您。他是个放浪不羁的人，是吗？他很可亲呢！我很喜欢他那种乐观地看待生活的方式。

"您比较一本正经，不是吗？顺便问一声，您同那位意大利

① 格雷科(El Greco，1544—1614)西班牙画家。

外交官太太的那段罗曼蒂克的爱情是怎么回事啊?”

“爱情?发疯啦!”胡利安虚伪地说,同时在他记忆的仓库里搜索着是谁把那段老皇历告诉她的。

“您可别否认呀!您的底细我全知道,甚至戴绿帽子的事儿!”

胡利安真正感到纳闷了。这个脸长得象个吉卜赛的女人,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她似乎对他生活中最细小的内情都了如指掌。

这时,她哈哈大笑。

算他走运,那个脸长得象格雷科画出来的法官,硬要所有的食客注意他的讲话。他说,他“断定公共秩序不能同革命共存”。

接着,他提高了嗓门又说:

“把全部权力都捏在一只手里,毋庸置疑,迟早会导致专制独裁。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然而,他宁肯独裁而不要革命。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有能力为反对“这个”的政府,叫他怎么说才能不惹太太们生气呢?……他一再恳请在座的各位原谅,他不得不提到这么一件如此不堪入耳的事情……不过又没有旁的词儿……

全场惊讶不已。堂西普利亚诺这样一个有分寸的人,接下去会说出什么来呢?

他继续寻找另一个词儿。他又恳请诸位先生,特别是诸位女士原谅,他要提到如此肮脏的事情……可是他还是不得不说出口来:“肮脏的民主!”这是国家的毁灭。要是控制不住的话,他,一个主张秩序的人,预言共和国的好景不长了。不幸的是,他看到这样的日子正在降临,政府很快会有更迭……

经纪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怎么?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

他一想到那些邪恶的主张在五月十八日以前可能实现,不由得紧张起来。从这个日子算起……堂西普里亚诺想的是什么呀?

"那末,您真的相信要换个政府吗?"戈尔登贝克问,嘴里塞得满满的。

"我不仅这样相信,而且已经看到它来临了。"

"无论如何不该说出来。"乌里奥斯特说,"这可能会产生恐惧感……交易所就没有前途,商品将被事先在市场上拍卖掉。严重的倒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相信它的实现。信念可以移山。您不是这样看的吗,堂拉米罗?"

被提到名字的是个肤色黝黑的人,灰白的小胡子,一对似乎哭红了的近视眼,藏匿在象酒瓶底那么厚的大眼镜片后面,简直辨认不出来。

"是的……也许……显然……"

他认为对于纯属政治性的问题发表意见,并不是一个银行经理的本分……一个经理应当永远站在政府一边,说得更确切些,就是站在每个政府的一边,无论是当朝的,还是将来的。他认为,不管怎样,在这个方面必须谨慎小心,就象乌里奥斯特朋友所认为的那样。

胡利安的邻座女客按捺不住了。

"您看到了吗?我丈夫在谈什么小心谨慎。他呀,在家里谈,银行里也谈,无时无刻地谈……搞得人心惶惶的!"

"确实,这无须多讲。"法官庄重地说,"不过,请您记住我的话,不出个把月,我们要经历一场大屠杀。"

"对不起！"阿尼塔插嘴说，"这些蠢话要讲到什么时候？"

接着，她谈到一位非常著名的占卜家帕切特太太……谁也没有找她占过卜吗？她能说出最稀奇古怪的事儿……

只有那位坐在戈尔登贝克旁边的金黄色头发的太太有幸拜访过她。她什么都猜中了，就象是她把太太养大似的。太太的欧洲之行，在柏林患了流感，和一位奥地利公爵夫人的亲密无间的友谊……

"简直是奇迹呀！"阿尼塔附和着说，"你瞧她说露西说得全准，尽管我们把她作为姑娘介绍给她的……当然罗，她说了些有趣的事情。她肯定地对我说，我要爱上一个不存在的男人……"

"一派胡言！"

"大家别笑……尤其是您，乌里奥斯特先生，因为我的理想的情人——你可别吃醋，萨莫埃尔——是个巨商，他将随心所欲地大发其财。"

"一个不存在的投机商？这太可怕了！"乌里奥斯特笑着说。

"一个不存在的情人更可怕！"胡利安说，"他可以逃过丈夫的监视，尤其是……他会使您产生无穷无尽的幻想……她就预言这些吗？"

"哦，多着呢……不过，"阿尼塔卖弄风情地说，"我不能告诉您。再说，路易斯·阿尔维亚尔那个冒失鬼跟我一道去的，他不让她再说下去了。"

"他对她说些什么啦？"胡利安的邻座女客颇有兴趣地问。

"他要她猜 34300 的对数。她当然回答不出来啦！可是现在那个女占卜家可报了仇……"

“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报仇？”胡利安和他的邻座女客异口同声地问。

“格拉谢拉，你不知道……？星期四，路乔碰上了汽车事故。”

这时她的脸变得毫无血色。

“严重吗？”

“不严重。只是在眼睛上碰了一块乌青，样子简直有点滑稽。象是挨了一记耳掴子。他太自负了，因此没有来。”

胡利安大有瞎子突然重见光明之感。这时他一切都明白了。他的邻座女客，银行家太太之所以了解他年青时期的风流韵事，原来她是他朋友路易斯·阿尔维亚尔的情人。那个冒失鬼有什么不对她讲呀！那么汽车事故呢？什么事故！在堂福尔图纳托的那次著名的酒宴上，那个打手模样的家伙给了他一记不大不小的耳掴子。

从这时起，他同格拉谢拉的谈话变得容易、快活起来。

当然罗，他记得那天上午，阿尼塔问他是不是死马的主人时，他看到她同阿尼塔在一起。

其他人都在客厅里喝咖啡的时候，戈尔登贝克朝他走了过来。他显得比任何时候更加和蔼可亲，也更加惹人嫌恶。他为他的共同交易的最初尝试没有产生效果而感到遗憾，可是他希望他们将结为好朋友，然后……就有机会在某个更适合戴凡斯先生胃口的方面一起做生意……他不是叫这个名字吗？

“戴维斯。”胡利安有点昏头昏脑地纠正他。

“对……对……是戴维斯。鬼知道巴斯蒂亚斯发的什么音。”

这时阿尼塔来了。

“在谈生意吗……？至少在吃饭的时间，该让这位先生安静一点儿吧！”

戈尔登贝克在牙缝里咕哝着什么，大概是请求原谅吧，随后象一条圣贝尔纳多狗似的，驯顺地走开了。

“您不知道，您来了我高兴极了。我总怕您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太太……！”

“您就叫我阿尼塔好了……这有什么好感到奇怪的呢？您大概有点孤僻，不是吗？我曾想，您在这里谁也不认识，怎么叫您在这个家里感到愉快呢？我丈夫是很一本正经的，要是您根据我丈夫来判断我，那您会以为我是个食人魔王了……您得承认，您失望了。”

“当然罗，”胡利安心情愉快地说，“我曾把您想象成一个严厉的、受人尊敬的胖太太……现在我自己也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感到极大的失望，可是恰好不是对您感到失望。我没想到我的朋友居然会这么草率行事，同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结婚，尤其糟糕的是她还爱好诗歌……”

“可是您怎么知道的？”她问。

胡利安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怎么知道的？只要看看她的眼睛和嘴唇，就会明白她是个罗曼蒂克的女人，就象几何学上所说的那种“构造式”的罗曼蒂克。

“您比那个女占卜家还要糟糕呢！”阿尼塔说。她为了替自己辩护，又说：“我很喜欢诗，这是事实。可是我一点也不罗曼蒂克。我是个乐天派，甚至还有点放荡不羁呢。而您呢，才是真正的诗人。”

我也在西班牙盖起了我的城堡，

盖在顽石般冰冷而又坚硬的心坎儿上。

这首诗是胡利安十八岁时写的。

“这些诗句真使我心醉神迷。”她说。

恰恰相反，他感到羞愧……

阿尼塔抗议了。为什么要为这么美的诗句感到羞愧呢？

哦！男人们都是一路货色。他们以为坦露自己的感情是脆弱的表现。可感情却是生活中唯一有点价值的东西……其他的嘛……！

她那忧伤的目光，在古色古香的葛布蓝大花毡、沉重的家具、油画和铜器上一溜而过，然后凝神注视着黑色大理石砌成的大壁炉；壁炉里面的火快要熄灭了，仅剩的一点点火焰还在疯狂地颤动。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的手象只受惊的鸽子，落在胸口。

“您有点伤心吧？”胡利安关切地问。

“没有，没有什么……只是有点紧张。”

这有什么要紧呢！她完全可以象所有的女人一样，爱怎么叹气就怎么叹气，这决不会使任何人担忧的。她丈夫忙得不亦乐乎，又是矿井，又是交易，又是投机……他总是满足她所有的任性要求。她没有权利再抱怨，相反，她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幸福，非常幸福……只是有时……

外交官和他那位见过世面的太太前来告别了。据他说，出于礼貌——他在此刻感到非常为难——他们不得不告辞而去迎接一位同胞，一位前共和国总统乌尔基萨将军，他今晚从瓦尔帕莱索来。

法官也朝外交官走过来。

“请您别忘了，卡拉维斯先生，向那位著名的流放者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我曾有幸在尼加拉瓜认识他。他的执政可惜短了些，那可是个强有力政府的典范。请您告诉他，对他的那段难以忘怀的回忆还一直在他知交的头脑里占有崇高的地位。”

太磨蹭了！胡利安不听他罗唆，告辞而去。阿尼塔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胡利安似乎感到这道在他背后的、使人不安的目光，在远处默默无声地紧紧跟踪着他，就象密探跟踪罪犯一样。他没有勇气回过头来，怕遇着那对明亮的眼睛。这对眼睛闪耀着光芒，犹如黑夜里森林之中的美洲豹的瞳人。

他觉得即使他藏得多么隐蔽，迟早会被这道目光赶上。

走进了寂静无声的小巷，胡利安才开始感到摆脱了那对眼睛的追踪。小巷里只见赤裸裸的树木，对他显得特别亲热的水塘，参差不齐地排列在人行道两旁的模糊不清、毫无生气的房屋。在那十字街口和树木之间，他大概使那对眼睛迷失方向了吧？

天刚下过雨。从屋檐、树枝和电线上，还在滴着大颗大颗的水珠。

他慢条斯理地点着了衔在嘴里熄灭了的哈瓦那雪茄——它跟戈尔登贝克的那支一模一样。他竖起外套的衣领，象是完成了一项任务似的，轻轻松松地舒了一口气。

归根结底，一切结束得很圆满；因不必要的忧虑而使自己不快，那真是太愚蠢了！说它华而不实，荒唐可笑，这倒也是事实。但这一晚过得不错，惬意的交际会，迷人的阿尼塔，还有戈

尔登贝克……他几乎是可亲的。

拒绝他建议的那封信，写得太傲慢无礼了。戈尔登贝克感到恼火是完全事出有因的，如果不是冲着他的话，那至少也是冲着戴维斯的。

是冲着戴维斯的吗？他一想到他本人，一想到他这个深知内中奥秘的胡利安·巴尔多，竟然也象称呼老朋友一样称呼起戴维斯来，不由得笑了起来。

可怜的戈尔登贝克！可怜的堂福尔图纳托！此时此刻，堂福尔图纳托正想象着那个象真正的英国人那样，个儿瘦瘦的、棱角分明的戴维斯，牙齿中间咬着一只烟斗，骑在一头毛驴上，后面跟着一个吃苦耐劳、善于奔跑的盖丘阿人，嘴里嚼着古柯叶，背上驮着旅行包，正在探查玻利维亚高原呢！

他是最适合这个场合的人！戴维斯平平稳稳地坐在那头毛驴上，周围尽是印第安人和骆马。而在圣地亚哥这儿，胡利安·巴尔多却正在利用这个英国人的威望，把不甚了了的生意，搞出点眉目来。

"还没有谁有一个不存在的合伙人呢。"他满意地想，"妙极了！不会有意见分歧，不会招惹麻烦。要是觉得合适，就发表意见；否则，就默不作声……不存在强制，不会卤莽行事。只要说这样一句神圣的话就够了：我得同我的合伙人商量商量。这样，就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考虑事务。要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只要说一声他出门去了就够了。需要马上答复吗？就说接到一份电报！要是我在最后一刻对交易感到懊悔呢？就说接到撤消命令的电话或电报。真是理想至极！"

谁知道戴维斯要在玻利维亚逛荡到什么时候呢！

胡利安一面沉思默想，一面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往前

走着，在悄然无声的小巷里踩得咔嚓咔嚓直响。

时而有一缕光线把窗子分成两半。透过那条光缝，可以看得见两只铜床的床腿。那是一对身体健康的夫妇让旁门敞开着。

再过去一点，在突出于那排楼房的一间破旧的房子里，传来了老太婆的干咳声、小儿的不绝于耳的哭叫声和摇篮的单调的摇摆声。

哦！在那扇挂着白色帘子的窗子上，竟不知廉耻地映出一个女性的身影？胡利安收住脚步，停了一会儿，就象在看“十五岁以下不准入场”的电影。真是笨蛋！原来是个滑稽可笑的胖汉子，或许他是个法官的秘书，他正在黄铜盆子前用毛巾擦着脚……

他强忍住呵欠，继续往前走。离家愈近，路也就愈不好走。他不得不留神脚底下，以免踩进碎石板之间的明晃晃的水坑。

戴维斯可真走运啊！他用不着淋这毛毛细雨，而是头顶着蓝天，在乌尤尼的黄褐色的荒地上，欣赏着印第安男子的红红绿绿的披肩和混血女人的色彩缤纷的裙子。

嗨！要是换了他，他就不再搞交易了，只是搜集古老的布匹，在土著人的墓穴里挖掘稀有的陶制偶像。

哦！他一心想着去挖掘出土文物呢，却一脚踩进了水坑，一直陷到脚踝骨。显然他不是在玻利维亚！

还好他到家了。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尽量不去惊动妻子。真怪！孩子的房间里还亮着灯，还听得到楼上的脚步声。

在楼梯上，他碰到了女仆。

“怎么回事，胡安娜？”

"孩子病了。"

"他怎么啦?"

"喉咙痛的老毛病。不过现在好多了。"

假膜性喉炎发作,他想。

他看到客厅里的桌子上有他的一封信,信封上印着英阿银行的字样。

当然罗!每当银行里的信件来的时候,总是孩子生病,而且没钱买药。

这封信来有什么事儿呢?是票据吗?可是到六日才到期呀……!

他鼓了鼓勇气,急忙把信打开。

还是老一套:"敬请动用您的活期存款"……好象是能够动用似的。怪不得人们说,银行的经理没有一个富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呢。

"这分明是那些个文学家、诗人和不讲究实际的人出于怨恨,对他们编造的谎言而已!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负债者。"

他苦恼地走进孩子的房间。此时此刻,他早已记不得戈尔登贝克家里那些华丽的服饰了。

在这个时间、这样冷的天气里,他妻子却穿着夏装,正坐在小病人的床头。

"他好点了吗?"

"是的,好多了。"

"我出门的时候,他还是好好儿的呢……"

"当然罗!那时你根本没有注意他!"

"可是你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起过呀。"

"为什么要跟你说呢?那会儿你正在穿礼服呢!我猜想你

大概又要同什么朋友……譬如那天晚上，同戴维斯一起大吃大喝了……”

“亲爱的！”

“自然罗，男人们寻欢作乐，而做妻子的只好靠在床头，通宵守护着孩子。要是你还有一点儿爱我的话……”

说着，她泪水汪汪。

胡利安要拥抱她。

“列昂诺尔……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呢？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她平心静气地把他推开了。

“别吻我。有什么意思？你和戴维斯过得好快活呀！”

胡利安沉默了一会儿。他把两只手撑在白色摇篮的扶杆上，不知如何回答她。孩子躺在里面安静地呼吸着，但声音总是有点嘶哑。真不公平啊！谁也没有象他那样爱着自己的妻子！她多好呀！那一头浓密的乌发，盖在黑玉般的眼睛上，显得多美呀！而他却使她感到烦恼不安，他的心里有多难受呀！

他真想象她那样放声痛哭，告诉她，那个戴维斯是压根儿不存在的，是捏造出来的，是骗人的谎言。可是怎么说呢？那次该死的纵酒的罪魁祸首完全是堂福尔图纳托，而不是戴维斯。可是这样向她解释一番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用一个格里奥约的名字来代替一个英国人的名字，这样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即使是出于民族感情，也得偏袒自己的同胞。

她抬起了眼睛。

“你怎么啦？还不去睡吗？”

“去睡的，只要你不生气……”

“你这傻瓜！”

说完就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七

“还有一项，我遗留给我的侄子胡利安·巴尔多一只桃花心木的写字台，一万五千比索现款，让他在祈祷之时记得我。”

“可怜的叔叔！”

他叔叔在基约塔的一幢小别墅里，活象一件毫无用处的家具，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这就是他立下的遗嘱，把胡利安连同社会福利机构、医院和教区的学校等等一起，列入慈善机构一类里。他两腿一伸，死了；于是穿着破旧的衣服，无声无息地、毫不阔气地动身到墓穴里，身后留下一块一万五千比索的纪念碑……

可怜的法维奥叔叔……！他在诵念经文和给家人送礼方面可谓是冠军！……他把祖父的那张画像，那张打着黑色大蝴蝶领结、脸象拔掉羽毛的雏鹰的画像，留给谁了呢？

胡利安深信不疑，他是由于鼻子长得又弯又细，长得跟画像上的那只鼻子隐约地有点相象，所以才有这种亲切的回忆，而这种回忆如今又化为这么一笔遗产。他继承遗产是靠了那只鼻子，靠了那条曲线，这正如别人继承遗产靠的是直系关系一样。真见鬼！谁也不知道钱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可是来得正是时候！

在写字间里，他面对着这桃花心木的老古董，仔细琢磨着这件事。一万五千比索！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帐单和义务，象拍卖一般涌入他的脑海：五千还给银行，三千还给一位老朋友，

一千给路易斯·阿尔维亚尔要贴现的票据，四百给裁缝……真可怕呀！一万五千比索一到他的手，就象榴霰弹一般炸开了。

第二天他会比现在更穷……而他妻子，可怜的妻子，急巴巴地等着拿到一小部分钱给孩子避暑，这孩子的"身子骨儿太单薄了"；还要整顿一番房间，买一件更象样些的大衣……不行，还不如到赌场，到交易所，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去冒一次险，要么发财，要么完蛋！

他在心里同他的债权人商量。他们认为哪样更好些？是收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呢——他很清楚，他不能答酬他们更多的了——还是冒险一段时间以换得偿清全部债务？

得了吧！没什么可讨论的。无论是银行经理还是卖牛奶的人，似乎对他做了个肯定的手势：

"同意，堂胡利安，应该冒冒险。"

"但不能去赌场，"胡利安说，"那会被您们瞧不起的。到交易所去嘛，那是堂而皇之的事情。我那可怜的法维奥叔叔，看到他的钱在赌桌上变成骨牌，那是决不答应的……"

他拿起了报纸。买什么股票呢？

"乌卡亚尼斯"、"运气"、"光荣"、"我银再见"……对于这些名称他连一点儿概念也没有。真傻，想那么多干什么？他不是想发一次横财吗？为了孤注一掷，他要找一只"清白的手"。

他叫来了妻子。

"我叔叔给我们留下一万五千比索，假定是十万比索，我们想作一次投资，你说说，在这些股票中你认购哪一种？"

"哪一种我也不要。我赞成买一幢房子，当然不要太大，但要漂亮一点，象那种瑞士式的小别墅，朱红的砖墙，盛开的牵

牛花爬满了墙壁，可以遮一遮鸡棚……”

“我的天！你别再造你的空中楼阁了。别忘了，这笔遗产不是十万而是一万五千，还要给一大堆债权人还债呢。你想想，那是个有钱无处使的古怪的百万富翁……”

“对这么一个笨蛋来说，我劝他买‘我银再见’股票。你看如何？”

“好极了！”胡利安笑着说。

她娇里娇气地走过来。

“你跟我说实话，是戴维斯让你干的吧？”

“你别扯淡了！”

“你别不回答我。那个古怪的百万富翁一定是他……你为什么要隐瞒呢？”接着，她心怀不善地补充说：

“你就替他买‘我银再见’吧。多买些，越多越好！他输了我才高兴呢！”

对胡利安来说，提到戴维斯给了他一个启示。

他妻子说得对！他，一个不幸的人，欠了一屁股的债，并且要得到正经人的名声，他去搞投机是不对头的。相反，戴维斯……

他这样想，就这样做了。

就在这天下午，他到一个经纪人那儿，简单地把事情讲给他听：他有个合伙人，是一个有钱的英国人，想买一些“我银再见”公司的股票，并且想把他的亏损限制在允许的数字里。

“现在给您一万比索作为保证金。您能给他买两千股股票吗？好。要是下跌超过四点，您就抛空；要是上涨，您等待指示。”

“好的。您的合伙人叫什么名字？”

“沃尔特 · 戴维斯。”

"很好。"他在记事本上写着："沃尔特·戴维斯，两千股'我银再见'。"

胡利安看了看那本记事本，心里多么高兴啊！戴维斯第一次独立行动了，祝他走运！

他得意洋洋地离开了交易所。

一周以后，戴维斯赚到了六千比索。

八

那一整月，过得真是紧张极了。每天上午，胡利安背着妻子，哆哆嗦嗦地翻看报上的股票行情。

"我银再见"股票很稳，涨了两点，每股买价十五点五比索。好极了！

家境的窘迫，他早已置之脑后。妻子没好声气，那又怎么样呢！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们就要变成百万富翁了。

可是列昂诺尔却不知道这些，还是提醒他说：

"喂，胡利安，在这笔遗产解决之前，是不是把那几副珍珠耳坠卖了，你看好吗？我是从来不戴的。这些耳坠子对我来说，过于贵重了！"

每当家里经济拮据的关头，她总要搬出这最后的一着来。她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胆怯，因为她不说也知道她丈夫的回答。

"你疯啦？卖掉我母亲给你的珍珠？"

她只得叹一口气，没有勇气再坚持下去。胡利安似乎没有觉察到家里的处境。

事实上也是这样，他的心思早已被交易所缠住了。

有时候，他同阿尔维亚尔出去走走，散散心，或者到戈尔登贝克家里做客。

因为戈尔登贝克早已待他犹如手足，亲热极了。

邀请他吃午饭，吃晚饭，看戏，访问传记作家。

只有阿尼塔的那双犹如大海一般骚动不安、神秘莫测的眼睛，才能使他一连好几个钟头把股票涨跌的吓人情景置之脑后。

她的那些非非之想十分离奇……这会儿她想要他写一部小说，描写一个奇怪的女人，抛弃自己的丈夫、家庭和财产，准备同一个知心的诗人出走。

“您从未写过小说吗？”

“先要体验小说的生活，”他说，“然后再写；否则，写出来也不真实……您的生活是那么平静、那么富足……”哦！象她所想象的那种热情奔放的女主人公，在这个时代是不容易找到的，她们同浪漫主义一起泯灭了。

“您以为一个也找不到吗？”

她用温存的目光看着他，使他感到浑身上下甜滋滋的，犹如喝了陈年美酒一样。她乐呵呵地继续说：

“我可不以为然。困难在于找到‘男主人公’。得塑造一个。要塑造一个人物该有多难呀！”

胡利安忍不住微微一笑。眼下他已经塑造了一个戴维斯。出于盲目的本能和自私的本性——这两种概念都是一回事——他未经好好思考，就贸贸然把他的这个产儿投到了人世间。此刻，这个怪物正在玻利维亚闲荡；他使戈尔登贝克感到忧虑不安；他搞乱了巴斯蒂亚斯的交易，而自己在交易所卓有成效地搞投机。

“不见得吧，阿尼塔。创造个把人物那向来是算不了一回事的。”

她调皮地朝他一笑。

“瞧您吹的！您觉得有本事创造角色吗？”

“要是我们合作写一部小说的话……”

“可是您得向我担保能找到一个男主角……”

“那还用说，只要您担任女主角……”

啊！要是胡利安能和阿尼塔单独在一起，从上午谈到晚上的话，那该有多好哇！可是……也得同戈尔登贝克谈几句呀，同他谈话，实在是受罪。

自从有一天胡利安问他对“我银再见”公司的看法以后，为了讨人欢喜，他就着手收集有关公司的经营、收支和帐户往来等情况。他谈论公司情况的语气简直叫人吃惊！

“很不妙呢，我的朋友。这种股票值不了十个生太伏！请看看这份内部的报告：‘该矿井并无蕴藏，不过是山上挖的一个洞，里面没有矿物的痕迹。’请相信我吧，我的朋友。要是我到了非得用这种股票去进行投机不可的地步，那我也一定把全部股票统统卖空。请您注意，现在‘我银再见’卖价十五比索，明天，或许就在今天，可能只有十个生太伏。即使这样，这种股票也还是‘空’的。”

胡利安的神经受不住了。他拿起帽子，忘掉了一切，甚至忘掉了阿尼塔，就急冲冲地赶到交易所。

到了那儿，他放心了。

“每股买价十六点五比索。”簿记员对他报价说。于是他打电话叫来了古铁雷斯。

“妙极了，堂胡利安。”经纪人对他说，“戴维斯先生从来不

会失算的！现在我们怎么办？”

“再买两千。”

“我去吩咐。”

说着在胡利安背上拍了一下，信任地说：

“看在朋友面上，堂胡利安，告诉我您从戴维斯哪儿听到什么消息？有可能再上升五点吗？”

“当他叫您替他再买的时候……”

胡利安为了避开询问，向他告别。

当胡利安出去的时候，经纪人对簿记员说：

“戴维斯真是个精灵鬼！”

他走到开盘的地方，替自已买了一小份股票。

再说胡利安，他离开交易大楼没走出几步路，就立刻感到异常的惊惶，这种惊惶的心情，接着又变成了没命的奔跑。

下午五点半，交易结束。他看了简报，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可是后来又着了魔。满脑子想的都是股票……他确信，银子的行情会影响股票，因此，甚至在晚上他也不能摆脱可怕的噩梦。

“这会儿，这里已经‘不开盘’了。可是在伦敦……！也许在这个时候——凌晨两点——金银市场已开始营业。”

他仿佛看到那些一本正经、彬彬有礼、不露声色的伦敦经纪人，一反常态，突然失去了他们那种英国式的矜持，围成了喧嚣拥挤的人圈，吵吵嚷嚷的什么也听不清楚。

突然有个嘶哑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一个经纪人开始出价，价格直往下跌。于是银价一落千丈。

胡利安仿佛看到寄往智利圣地亚哥交易所的电报，宣告大跌价。第二天，银价暴跌，而他的股票……

他不愿再想下去了。为了驱除这种恐惧的心理，他试图在

他的记忆中重建阿尼塔那苗条迷人的倩影。

可是白费心机。

于是一阵悔恨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

真蠢！他，一个理智清醒的人，却象孩子似的，去跟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女人"调情"。这是决不能宽恕的！他再也不去看戈尔登贝克了！

他躺在床上，心里打定了主意：投机到此为止，调情也就此了结吧。

但是第二天一觉醒来，生活的车轮又把他卷了进去，而女人和投机生意重又缠住了他……

九

"孩子一日不如一日，吃不下，睡不好，夜晚尽咳嗽……需要给他换换地方。"

"等到手头有了钱，就……"

"堂法维奥的一万五千比索呢？"

胡利安没有勇气向他妻子承认自己在做投机生意，反正他是有进帐的，是不需要保证金的。他想向经纪人支取三千比索。三千？如果说是戴维斯等着三千比索要用，那不是太荒唐可笑了吗？他想等到背时的那天再说，到时候可以向经纪人支取三万比索。剩余的赢利留在经纪人事务所里继续做投机，直到变成百万富翁。

"今天就给你钱。"他说。

"把孩子送到乡下去多好呀！你想看看他吗？"

孩子刚刚睡着。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

“活象一副鸡骨头！”

“你别操心，回来时会变样的。”

孩子亲热地把一只布熊压在胸口，那苍白的小脸蛋紧挨着布熊的破损了的大脑袋，隐没在床单里。

“小可怜儿！”

胡利安想着孩子就激动起来。于是去对经纪人讲，戴维斯想支取利润，让他付给他三万比索。

古铁雷斯毫不犹豫。

“我真高兴！只要戴维斯先生想用钱！什么时候要？”

“今天，明天，愈快愈好。”胡利安说。

经纪人掏出表来。

“四点多了，银行已经打烊了。您有戴维斯先生的授权证书吧，没有？没关系。一封信也行呀，几行字……走走形式，纯粹是走走形式，交易嘛总得有个交易的样子。”

“要知道戴维斯不在……”

“算了！那末就要那封吩咐您取钱的信吧。”

“他没给我写过信……是打电话告诉我的……”胡利安窘极了。

“您别担心。现在戴维斯先生在哪儿？在瓦尔帕莱索吗？”

“在瓦尔帕莱索……”胡利安含含糊糊地重复说。

“很好。让他给您发一张授权证书不就行了嘛。下午您就给他挂个电话。”

胡利安真不知如何从这个泥潭里爬出来。

“有什么办法呢！明天我再来一趟。”

古铁雷斯送到门口。

"堂胡利安，请您原谅，我给您添了麻烦。您别以为这是不信任您。对您，我是非常了解的。可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为了办事处的规章制度，您最好还是把授权证书带来。这是不能改变的惯例。我的合伙人要求我这样做……"

"我理解您的意思！"

对于合伙人的那些要求究竟该怎么办，胡利安心里一清二楚。

他愤愤地走了出来。简直不象话！他用自己的钱冒了险，投了机；他对交易费心思研究过；他好不容易赚了八万甚至十万比索的钱，都放在古铁雷斯的办事处，而结果呢？这些钱全成了戴维斯的了，他要支取，还要得到戴维斯的许可；这样一来，不仅投机的利润，而且还有保证金，还有胡利安本人的钱和他叔叔的那份遗产，不就统统落到了戴维斯手里了吗？

这是可耻的盗窃！可戴维斯又是什么人呢？戴维斯不过是个名字，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他脑子里构想出来的一个产儿罢了！

钱是他的，是他的。他决不能容忍这种掠夺……

只要他还叫胡利安·巴尔多，他就得收回这笔钱！这分明是抢劫！他是在自卫，哪怕犯罪他也决不退却，要是有必要杀死戴维斯的话……

他不禁笑了起来。

"真荒唐！杀死戴维斯？"

他疯了么？戴维斯算个什么玩意儿，说得更确切些，他是个假名，是一个大人物的影子。

问他要授权证书吗？完全正确：这跟问他要胡利安·巴尔多的授权证书，使胡利安·巴尔多本人得到属于他自己的钱，

是一样的道理。他不是在办一桩公道的事吗？那会伤害谁呢？不会伤害任何人，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

相反，假如没有这么一张授权证书，经纪人就不得不把这笔他人的钱财扣压下来，这样，他就会愚蠢地让他的遗产和他两个月的辛劳付之东流，而他儿子的生活会受影响，他老婆也会穷困潦倒。

一个略带讥讽的细小声音从他的意识中升腾起来：

“很好，胡利安。你真是个最十足的讼棍。不管怎么说，你会犯错误，也许还要糟糕，你会做出丢脸的事：你想诈骗公证人……”

胡利安发怒了。真糊涂！他得把钱收回来，不然的话，他就只有去欺骗经纪人了……

“这一功一过就算相互抵销了吧。”他咕哝着，“别再疑虑重重了！”

难道就因为这么一个纯粹的手续问题，他就不去收回他的钱了不成？

他看了看表。还来得及回家同妻子告别，再乘火车去瓦尔帕莱索。

他叫了一辆车。

都是那个该死的合伙人，害得他要到瓦尔帕莱索跑一趟，真是荒唐透顶！

这么说，戴维斯已经从玻利维亚回来罗？

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

戴维斯从拉巴斯到了瓦尔帕莱索。戴维斯越来越近了。

他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害怕有朝一日这个总是长途跋涉、不肯安宁的戴维斯会离开那个城市，到圣地亚哥来扰乱

他的交易和生活。

十

他乘火车作了一次旅行并在“英国旅馆”盖着有一股令人难闻的海腥味的床单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整整一宵，他听见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就象击剑格斗一样，一来一往地展开了一场单调、困人、令人痛心的对话。

“你想伪造证书。”

“不，我是给自己写一份授权证书。”

“你会干出卑鄙的勾当来的。”

“我只是收回归我所有的东西。”

“你想诈骗……”

“我是想结束一场骗局。”

“你在撒谎……”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撒谎……随后，我将重新开始讲真心话……”

“这完全是讼棍的诡辩！你想伪造证书。”

胡利安简直要发疯了。早晨六点钟，他再也无法忍受，就从床上起来，沿着海堤散步、呼吸清鲜空气去了。

大海似乎在重复着同样的对话。它显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朝码头的铁条和石壁上撞去，然后退回来，又固执地重新冲过去。

“你想伪造证书。”

“我只是收回归我所有的东西。”

这种情景实在令人难受。每当海堤固执地抗拒着海浪冲击的时候，胡利安就把视线从浪头上移开，去看那撞得粉碎的白沫。海浪吐着白沫，高傲而愤愤不平地在长满锈斑的铁条和积聚着从河沟里漂来的碎屑、黑油油黏糊糊的石壁上撞得粉碎……

"公证人事务所几点钟开门呀！"他叹着气。

他认为"这件事"结束了，他才会安下心来。

八点钟时，他跨进了一家小餐馆。他喝了一杯咖啡，向堂倌打听谁是瓦尔帕莱索资格最老的公证人。

"我也不清楚，先生。倒是有个老头儿，他每天到这儿吃午饭。"

这正是胡利安所需要的人……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习惯于象机器一样不假思索地在证书上写上这样的话："当本人之面，签字署名……"，"已属成年并为本人所认识，现申明……"

"他的事务所在哪儿？"

堂倌指了指方向。

胡利安看了一下表。嗳呀，才八点一刻。必须等到十点……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钢笔夹在不常用的位置——食指和中指之间，开始用弯曲的花体字写了起来，就象那天晚上和堂福尔图纳托一起纵酒时一样。沃尔特·R·戴维斯，沃尔特·R·戴维斯，他的字体象是烟斗的咬嘴，拖着又弯又长的尾巴。

堂倌过来了。他撕碎了那张纸，走出餐馆。

他在城里机械地走着，每经过一个橱窗都要停一下。

"我不会损害任何人……任何人……"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他固执地重复着"任何人"、"任何人"这个词儿，想把这句话深深地印进脑子里。

在市中心的那几条大街上，一天的活动又开始了……人很多。被他们瞧见是不合适的。他拐进一条小街。

在一家眼镜店里，买了一副墨镜。

他把它戴上了。可别让哪位朋友看见呵！

走着走着，走到了位于港口周围的一个小丘。在他的想象中，广阔而又明亮的海湾该象只大银盘，这种美景大概会使他感到心旷神怡的。

海上的浓雾使附近泊成一行的象大棺材似的轮船隐约可见。有一只小艇，象具小棺材似的，忧郁地摇来晃去。他想起了生病的孩子。孩子会怎么样呢？啊！这副该死的墨镜看出去都是那么死气沉沉的！

他下了山。

公证人事务所终于开门了。一个个儿高高的、懒洋洋的象个掘墓人似的男子，在整理一些笔记本并把它们一一放进壁龛里。

"公证人在吗？"

"他还没有来。"

"反正也一样……我要一张'通常'的证书。今天下午可以弄好吗？"

那个男子冷漠地打量着他。

"是一张清偿债务的证书。"胡利安有点拘束地说，"一位先生昨天还我一笔钱，我想……"

"是的，不过时间来不及呀……"

胡利安把手伸进皮包，取出几张钞票。

那个职员也不去管那本他放到书架上又掉下来的大书，赶紧殷勤地朝他走过来。

“可以，先生，可以办好。十二点来拿，行吗？”

“很好。我是在旅行。”

随后，他把钞票一递过去，职员就满面堆笑，他也因此活跃起来了。

“您以前是在……”

他装作在回忆公证人的名字。这位抄写员赶忙把名字告诉他：

“是在温苏埃塔先生的事务所。”

“对……对……”

“我好象也认识您。您先生是……”

这一回轮到他想名字了。

“沃尔特·戴维斯。”胡利安见他也在假装回忆，就忙不迭地告诉了他。

“噢，对了……是的，沃尔特先生。”

胡利安真想拥抱他。有这么一位记忆力极强的人，他的事儿一半已经成功了！

既然这个职员认出他戴维斯的身分，那还搞什么付清债务证书的名堂？直接写“授权证书”就成了。

“现在是十点一刻，您明白吗？我在想，我可能赶不回圣地亚哥了。付清债务证书可不必急着办。我却急需给胡利安·巴尔多一张授权证书……午饭前我能拿到手吗？”

“可以。”

于是胡利安就递给他一份打了字的草稿。

“再见！”

“再见，沃尔特先生。”

胡利安欣喜若狂。什么惊惶不惊惶的，神经过敏，完全是神经过敏！

太阳驱散了浓雾，海湾一直伸展开去，犹如一片绿茵茵的大草原。那些旧轮船，沉重笨拙，无精打彩，仿佛在回忆着往事。一群色彩缤纷的小艇，白色的，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象彩蝶一般，在大船周围飞来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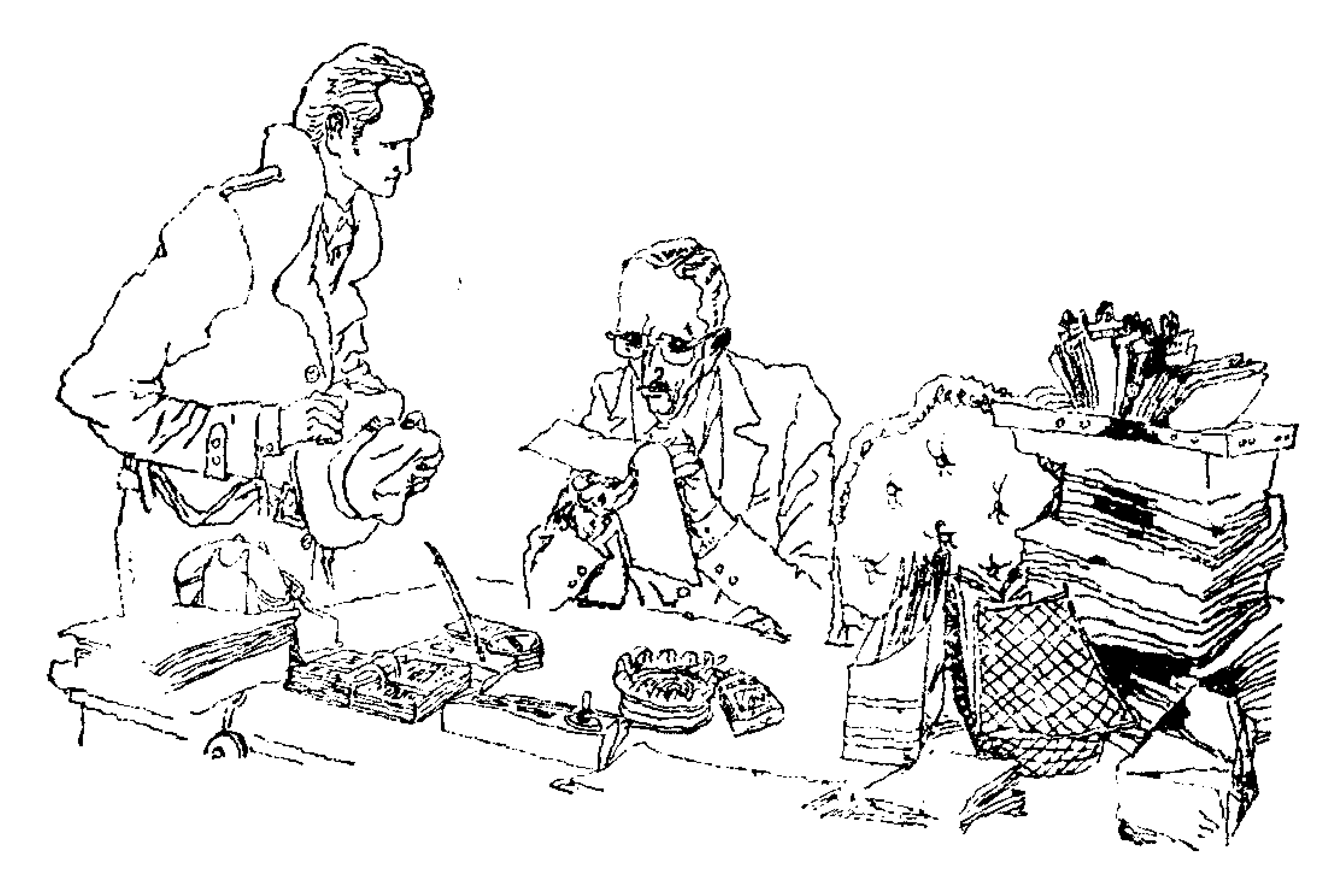
孩子可以到乡下去了，回来时一定是胖乎乎的，打扮得漂漂亮亮……妻子也可以得到休息，还会恢复好脾气，重新得到生活的乐趣。

当胡利安想着老婆孩子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都敢干，简直是个英雄。

为了拯救他们，他敢于面对一切。

十一点半的时候，他来到了事务所。

“授权证书弄好了，戴维斯先生。只要签上名就行了。”



胡利安取出钢笔，以果断的动作签了花名：沃尔特·R·戴维斯。

这个事务所的两名职员担任见证人。

“谢谢。劳驾，请把我介绍给公证人。”

他们走进了一个外表很普通的小厅。

在一张堆满了纸的桌子后面，有个瘦削的老头，长得獐头鼠目的，鼻尖上稳稳地架着一副眼镜。

他向胡利安伸出手，就象接待一位老熟人。

老头儿含糊不清地小声读着证书。

“很好……很好……”

他那对近视的小眼睛朝胡利安盯了一眼。

“拉塞雷区戴维斯家族的亲戚，是吧？很好……很好……”

签名的时候，他的鼻子快要碰到纸了。

“戳子。戳子在哪儿？”

他盖好印，颤巍巍地拿起装着吸墨水用的细沙的瓶子，细心地吹着沙子。

“酬金付了吗？很好……很好……为您效劳。再见。”

胡利安得救了！他过了罗维贡河[1]，又成了先前的那个胡利安。戴维斯被骗去了钱财撇在河对岸。胡利安似乎看到了他，高高的、瘦削的个儿，长着一头胡罗卜色的头发，牙齿咬着一只旧烟斗，反背着双手，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可怜的戴维斯！他落了个空！“我银再见”股票的钱从他

---

① 罗维贡河：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一条界河，相传凯撒大帝与庞培打内战时，不顾元老院的禁令过了该河，过河后凯撒说：从此命运就决定了。以后就拿过罗维贡河作为重大的决定。

手中滑掉了：巴尔多带着签署了的授权证书——是沃尔特·戴维斯本人签了名的，真是莫大的讽刺！——要把它收回了。

胡利安带着胜利者的骄傲，笑了。

突然他记起了那副墨镜。他拿了出来，把它甩在地上，摔得粉碎。

随后紧张地往后瞧了瞧。

他好象听到双手放在长长的黄牙前合成个传音筒的戴维斯从老远喊他的声音：

“巴尔多先生，瞧您干的好事！那副眼镜确确实实是我的呀！”

胡利安乘火车赶了回来，径直朝交易所走去。

他想尽快了结此事。拿出证书，收下支票。他确信，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松一口气。

“哦！现在巴尔多先生要欺骗经纪人了。”

戴维斯的声音居然代替了他心里的声音。

愚蠢的英国佬！他是否想到，他可以告诉经纪人，说胡利安到瓦尔帕莱索去，是去伪造证书的？

这个镇定自若的声音，还在往他脑中直钻。

“又撒谎了，巴尔多先生，这是不对的呀。”

见鬼！难道还有旁的办法来收回他的钱，完全是属于他的钱吗？难道要他象傻瓜一样把这笔钱扔掉？他这是最后一次撒谎了！

对妻子他可要说实话：他到瓦尔帕莱索跑了一趟，这要怪戴维斯。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过，幸亏这次旅行，他才弄到了需要的钱。他同戴维斯一起做了一笔交易——在这点上他没

有说谎——使她现在有了一小笔钱……对她来说，这个消息是多么重要啊！

他被这些想法弄得昏头昏脑的，一路走到古铁雷斯的办公室。

“堂胡利安，您终于来了！上涨两点！您同戴维斯先生谈了吗？”

胡利安二话不说，取出授权证书。

经纪人很快地看完了。

“好极了！您看，有了这一张呀，一切都好办！”

他立刻对职员说：

“把这张证书存档，给胡利安·巴尔多开一张三万比索的支票。”

胡利安听任他安排，不敢提出异议。这个家伙要把这张伪造的证书保存到什么时候呀！只要一想起它，他就会浑身战栗的。

“戴维斯先生呢？戴维斯先生对您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他说请您脱手……”胡利安一着急就脱口而出。

经纪人望着他，惊讶不已。

“他得到什么坏消息了吗？”

无疑他记得自己帐上买的那份股票。还有，就在头一天，他叫他的一位女友太太也买千把股“我银再见”。可怜的古铁雷斯坚持问道：

“是真的吗，堂胡利安？他对您说了这件事？他想把所有的股票全都脱手吗？”

“是的，全部。要快点。”

“可是会暴跌的。”

“没关系。”

经纪人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噢！我明白了。这是戴维斯先生的买空卖空手法。堂胡利安您真是守口如瓶哪！”

他在支票上签了名。在交给胡利安的时候，亲热地拍拍他的背，又说：

“要是您再和戴维斯先生谈的话，告诉他别那么自私，他得到什么好消息的时候，请他记着点儿他的穷朋友。”

“那还用说！”

古铁雷斯跟他谈戴维斯谈了这么长时间，使他很不高兴。

他叫了一辆车。

“去格拉哈雷斯大街。”

这会儿他衣兜里装着支票，因此感到他家房子的那种简朴的外表特别悦目。

孩子出来迎接了。

“爸爸！爸爸！给我‘呆’(带)猴子来了吗？”

胡利安一把把他抱了起来。明天要给他带一本书，带些玩具，带几只可爱的猴子……

他激动地抚摸着孩子那细棍似的瘦腿。

“胡利安！”

妻子赶紧下楼迎接他。她拥抱了他，看着孩子说：

“你看他怎么样？”

“好点儿了，”胡利安说，“现在他可以到乡下去了。”

“真的？太好了！”

“你呢，你怎么样？”

"一切正常。"

她立刻换了一副表情。她的眼睛里闪烁出嫉妒的光芒。

"你在瓦尔帕莱索玩得很痛快吧？"

"你怎么说这种话？你知道我是去办交易的。"

"自然罗……！去找戴维斯……！"

"你不信任他吗？"

"倒不是不信任，而是他使我受不了。你总是走得离我远远的，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你太不公正了！这桩交易……"

"是他给你的吗？我太高兴了！"

胡利安把孩子放下来，得意洋洋地拿出支票给她看。

"看见了吗？三万比索。"

"太好了！你要买一幢房子，是不是？喂，要是我们有幢收拾得象象样样的小别墅，里面有间墙脚上镶着木板的餐室，餐室里有一套意大利产的陶制大盘子；到那时，你可要请戴维斯来吃饭……你看好吗？"

"他不会来的，他是个很孤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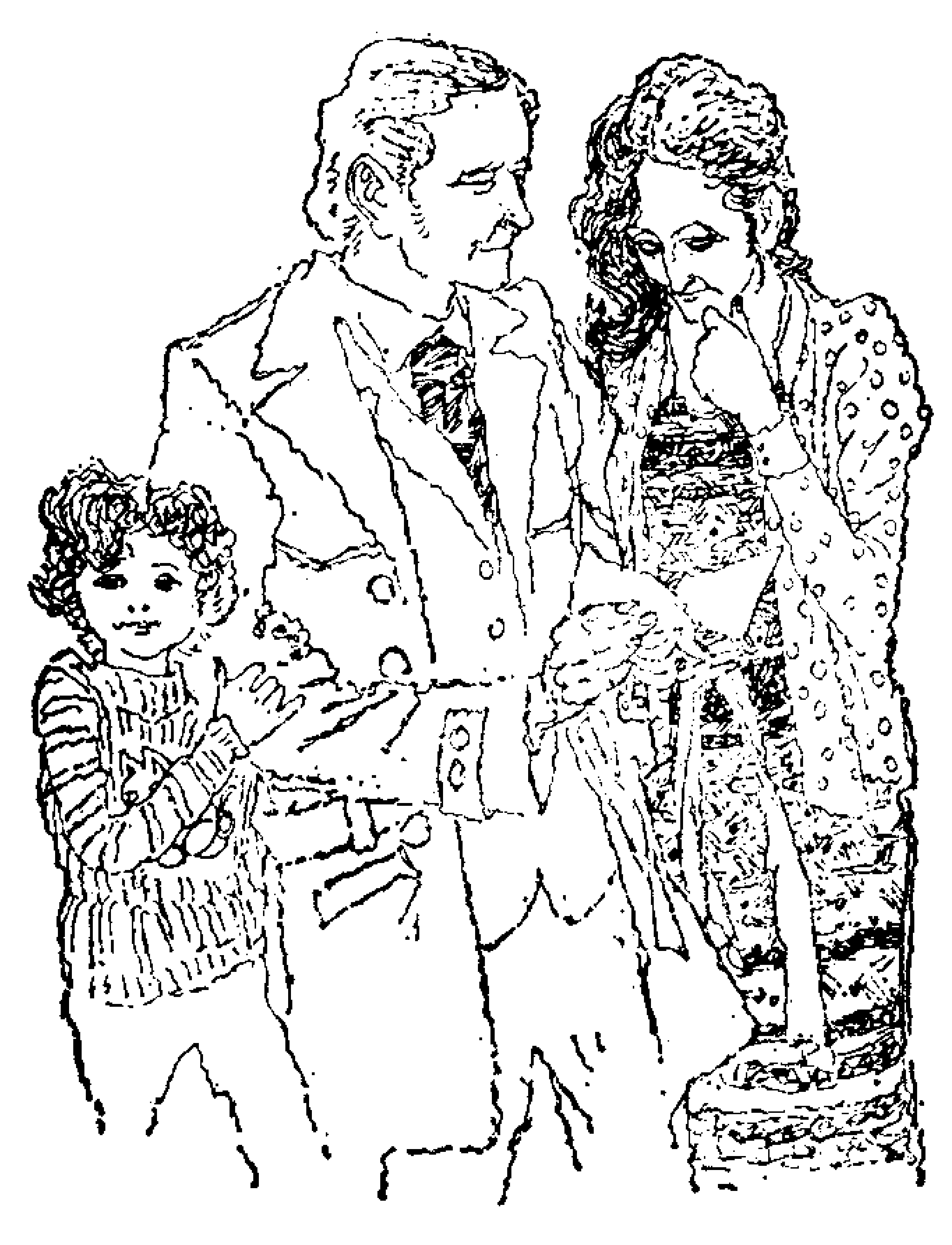
"那为什么？什么孤僻呀，都是你瞎猜。他喝威士忌、香槟酒，和你一起混到天亮，有一点儿孤僻的样子吗？……你要答应我，一定要邀请他来。我倒很想认识认识他呢。"

"亲爱的，完全没有用！他不会来的。"

"那么你以为他瞧不起我们了？"

胡利安做出一副疲劳的神气，借口要处理一些文件，走进了写字间。

这个该死的戴维斯糟塌了他整整一个下午！怎么才能把这些事情坦率地谈出来，告诉她这个戴维斯是个骗人的鬼话



呢？就在现在吗！现在倒是个好机会！可是她大概不会相信的。她完全有理由不信！因为他没有一天不跟她谈到戴维斯。再说呢，他永远也不能说出实情，不能道出“全部真相”说他如何伪造证书，冒充戴维斯……

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把他和戴维斯联结在一起。胡利安·巴尔多仿佛每时每刻都看到这个英国人的干瘪而又咄咄逼人的身影耸立在眼前。

“哎！巴尔多先生！您是我的合伙人，您得感谢我才是。可是您伪造了我的签名，砸碎了我的眼镜，这是不对的呀！”

十一

煤烟味。人们来来往往。

“请原谅！”

一只被撞倒的旅行箱。一顶急着要上来的红帽子。

“快点儿！还放得下，行李架上还有个空隙。好，起来！”

在车窗口，脸色苍白的尼托抱着一包饼干；列昂诺尔尽量

凑近玻璃，对胡利安作最后的丁宁。

"你别把我忘了呀。喂，表放在柜子里，要拿去修一修。要是路易莎走的话，叫她星期六一定要把衣服送去。你要给我写信，常给我写呀！尤其是你要规矩一点，别管戴维斯。你答应我呀？"

一声哨子。孩子的小手在乱晃，象只待飞的小鸟。一条雪白的手帕在挥舞，最后消逝在沉闷的、尘土飞扬的空气里。

于是，胡利安回写字间去。

堂福尔图纳托把帽檐拉到眉毛上，反背着双手，嘴上叼着一支塔尔加[1]产的烟卷，在关着的门前踱来踱去。

胡利安握了握他伸出来的粗大而真挚的手，打开了门，两人一齐走了进去。

打从那倒霉的晚上起，他们还没碰过面。

巴斯蒂亚斯坐进沙发，两条腿扯得开开的，好让肚子舒适一些。他的肚子上横着一根粗大的表链，链条上挂着一个大金盒，一个珊瑚角，一棵三叶草和一个十三的符号，就象挂在锚链上的一些海藻。他把手按在膝盖上，叹了口气：

"唉，堂胡利安，您不知道您的合伙人害得我好苦呀！"

胡利安不耐烦了。

"您怎么啦？"

"我会怎么了呢！都是因为您的合伙人先生，堂萨莫埃尔减去了我五千股股票……"

"那么您要他怎么办呢？"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

① 塔尔加，智利中部塔尔加省省会，是个重要的工业中心。

“对不起……喂，是谁呀？”

“您听不出来啦？”

是阿尼塔的声音。

“啊，太高兴了。”

“真的吗？我还以为您把您的可怜的朋友忘了呢。您失踪了九天，路乔也好，格拉谢拉也好，谁也不知道您的下落。我一直在找您，甚至还在讣告的名单里找过呢。我伤心透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您别笑，这是真的。我还哭过呢。多傻呀，不是吗？现在我已经神经衰弱了，可能是因为时光难熬……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消磨时光，真腻透了。有时伤心起来，直使自己害怕。真是可笑！我每天下午同您聊天聊惯了……”

胡利安解释了他不在的原委：到瓦尔帕莱索跑了一趟，他妻子走了，还要处理一大堆事务和交易。

“您又谈起交易来了？真够意思！交易跟我丈夫谈谈还差不多。噢，对了，萨莫埃尔告诉我，他今天请您吃饭。眼下您单独一人，我希望您天天到这儿来。好，晚上见。”

他放下了电话。

铃又响起来了……

“我对您说过的那部小说，您动笔了吗？要开始写呀！再见！”

堂福尔图纳托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活象一只青蛙。他那诡谲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

“一个姑娘打来的，不是吗？堂胡利安您真行呀！什么事都能交上好运，连合伙人也给您找对了！昨天我在交易所里听说戴维斯先生发了大财。您也一定分到了一点。他可是个

真正的合伙人！而我的那位，戈尔登贝克先生，愈来愈吝惜，愈来愈难弄。因此我想来登门求教。”

“我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呢，堂福尔图纳托？”

“您可以问问戴维斯先生嘛……您是他的朋友。您可以告诉他，都怪那封信，堂萨莫埃尔减掉了我在交易中的份额；而现在又对我说，作为补偿，他要增加我的土地，扩大我的田庄。我真搞不懂！”

“他大概有块地和您的一块接壤吧。”

“不是的，先生。”

“那么大概是要买一块地送给您吧。”

“也不是的。他说，他同律师商量过了，他要‘依照法律’给我扩大地产。”

他取出一张皱得不成样子的纸，拿起来看。这是一张草图，上面画着一条河和“小梨树”庄园，是巴斯蒂亚斯献给“万宝”金矿公司的。一条粗黑线表示伸入河里的堤坝，虚线表示打算借助河床而扩大的地产。

“您看到了吧，堂胡利安？公司在这儿造一条水泥坝，”他指了指那条黑线，“河水流到这儿碰头，然后带着泥沙拐个弯，这样地产就增加了。戈尔登贝克肯定地对我说，谁也不会说我半句闲话，因为这种获得地产的办法是完全合法的，这叫……这叫什么来着？”

“叫让与法吗？”胡利安说。

“正是！”

胡利安忍不住笑了起来。太过分了！把这个可怜虫连同他的半个“小梨树”庄园一起塞进金矿公司，夺走了他的五千股股票；作为补偿，给他一份假设的地产，而眼下这片地产还

在水底下。堂福尔图纳托将依照"让与法或扩大法"——如法典所述——得到他的新的田庄。戈尔登贝克真是个丧尽天良的家伙！

"您认为这笔交易怎么样，堂胡利安？"

巴尔多耸耸肩膀。

"问我这个干什么？这又不是我的事儿。我是您的朋友，也是戈尔登贝克的朋友，您们的交易，我可不想插手。"

对阿尼塔的回忆，剥夺了他发表意见的全部自由。他看得很清楚，他说多少话，堂福尔图纳托就会原原本本地转告给戈尔登贝克。他怎么也不愿意纠缠进去。那会永远失去阿尼塔！

"可是堂胡利安，我唯一的愿望是请您问问戴维斯先生的意见……"

"他不懂法律。"

"那有什么关系呢！可他会做生意……"

"戴维斯不在这儿……"

"这我知道，他在瓦尔帕莱索，这是古铁雷斯的簿记员昨天告诉我的。您可以打个电话，把我的问话转告给他。"

"没有用！戴维斯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末请您给他解释解释。"巴斯蒂亚斯恳求说，"我对戴维斯先生的意见太感兴趣了。"

胡利安感到说不出的烦恼。戴维斯的意见……！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戴维斯的意见！而他的意见却一钱不值，等于零。

"我会对他讲的。"为了结束争论，他说，"但我可以预先告诉您，我只会白白浪费时间。可以说，对于这种交易，戴维斯是一窍不通的。关于地产、法律，我倒比他懂得多一点。原则上，戴维斯对一切复杂的事情都感到头痛的。他不喜欢操心。他常

常求教于我……”

“没关系，堂胡利安。问题是我要知道您的合伙人先生的意见。”

“我说过了，我要和他谈的。”

“非常感谢！”

巴斯蒂亚斯万分感激地伸出双手握了握他的手。

“回头见！您帮的这个忙我真不知如何报答您才好！”

胡利安怒不可遏。

十二

这一天，胡利安没有到交易所去。

他有一个月没到自己的写字间去了。

他把事务一处理完毕，就往戈尔登贝克家去。

客人都还没有到。

大厅里灯光暗淡，阿尼塔坐在里面，弯着身子，眼睛紧紧地盯着壁炉。

炉火熊熊，火星飞溅，映在她的瞳人里，象是洞窟深处的一群小鬼在跳舞。

她把手伸给胡利安，显出一副疲倦的样子；又指了指她身旁的位子。

他好象看到她的眼睛里有泪痕。

她为什么这般伤心呢？

听到胡利安这么问，她反应十分激烈。

是的，她哭过，的确哭过；可是她的痛苦他又哪里放在心

上呢？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了，回来时那么心满意足。要是她不给他打电话，叫他来的话……那就朋友再见了！象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似的。她说这话一点不带怨恨的口气，哼，男人反正都是一个样。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比女人强……女人都是那么坏心眼，那么嫉妒！

胡利安感动地瞧着她，不知说什么才好。

她默默无言。从她那半开露的开胸里可以隐约窥见一对又圆又小的乳房。她把胳膊支撑在膝盖上，姿势象斯芬克斯；轻盈苗条的身体缩成一团，象只跃跃欲试的美洲豹；她的眼睛象是沉迷于遥远的梦境之中。

"您在想什么？"

她做了个极不愉快的手势。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她说。

然后，当她发现胡利安那对伤心的眼睛，焦虑不安地望着她的时候，便合上眼皮，脖子往后一仰，嘟哝着说：

"我痛苦呀……很痛苦呀！"

她突然抽泣起来。

胡利安拿起她的一只手，抖簌簌地把它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

"阿尼塔，求您发发善心，别这么哭……"

她继续重复着说："我痛苦呀……我痛苦呀。"声音里充满了那种无可慰藉的悲伤，正象宠惯了的小儿，一旦感到自己受到抚爱，哭得更厉害了。

他把那只冷冰冰的、似乎在她膝盖上失去了知觉的手放到嘴唇上。这是他在同样情况下吻的第四只女人的手。真荒唐！真可笑！他几乎要感到良心的谴责了。

他的态度有点象在风暴中遇难的船上趁火打劫的海盗。风暴吗？连一场夏日的暴雨都没有下过！

那该死的坦露出来的胸脯，犹如一块冷漠无情的海滩，不断抗拒着滚滚白浪痛苦的来回冲击……

突然阿尼塔抽回了手。

“听见了吗？是萨莫埃尔！”

果然，门厅里有声音。

她快步朝大厅里的一面镜子走去。举起一盏小灯，急忙在身上整理一番。

胡利安呆头呆脑地坐在沙发里。他觉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似的，可是他倒希望这段时间越长越好。门被徐徐打开了……

“啊，太太，我太高兴了！”

心上的石块落了地！原来不是戈尔登贝克，而是那位老法官，后面跟着一位肤色黝黑、跟砖坯一般方方正正，粗里粗气的先生。

“请原谅，堂西普里亚诺……可我无法中断这件工作……一根睫毛……请您相信我，我在哭……原因呢，并不富有诗意，不是吗？”

她神情紧张地说着，同时用手帕的一个角假装在细心地擦着眼睛。

后来她看到了那位陪客。

“我的上校，晚上好……我来给您介绍胡利安·巴尔多。”

胡利安站了起来，象是突然醒过来似的，接受着堂西普里亚诺俗套的寒暄和那个军人有力的握手。

“太太，”法官说，“请原谅我在诸如您的眼睛那一类的私

事上插嘴，可是漂亮女人的眼睛……”

于是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应该如何治疗这种“如果允许他这么说的话，可以称之为眼部的小毛病”。

“别用硼酸，太太。要用茶水，就象我们的母亲、祖母们一样。”

“胡扯！”卡兰萨上校大声吼道，“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女人哭鼻子是没害处的。”

“对不起，请别管我的眼睛，好不好？”

正在这个时候，戈尔登贝克来了。

他和上校、堂西普里亚诺一一打过招呼，便热情地转向胡利安，好象给他带来天大的好消息似的，喊道：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吧，我的朋友！‘我银再见’股票暴跌！”

“怎么？”胡利安惊愕地问。

“这种事情是早晚要发生的！今天股票下跌了五点。不出个把月，您会看到它只卖十个生太伏。”

胡利安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免得晕倒。他的股票全都脱手了吗？会出什么事呢？而他却一心一意地谈情说爱！他在心里盘算着这笔帐：股票下跌对他意味着什么。至少是两万比索的出入。好在他还剩八万比索。

八万……可那要古铁雷斯全部卖了才行。要是没有的话……

他觉得背上冷冰冰的，象有条蛇在滑动。

要是没有卖掉……那他就完了。古铁雷斯却那么笃定，也不通知他一声，甚至连个电话都不打……这个家伙真可恶！

戈尔登贝克象条老狐狸似的观察着他。

“我猜想，您大概没有股票。”他说，“至于戴维斯的股票……”

巴尔多试图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真新鲜！您怎么知道戴维斯有股票？”

戈尔登贝克没有回答，只是信任地拍拍他的背。他狡黠地眨了眨眼，又说：

“这就叫老于世故。您想听听一个朋友的忠告吗？您永远也别掩饰。那些个诗人，感情容易冲动的人，无疑都善于表达他们的感情，可是……他们不会掩饰。这种事情您还是让象戴维斯这样的商人来干吧……”

胡利安真想一把掐死他。这蠢猪也相信戴维斯！他心里豁然一亮！十分钟前，就在这个大厅里，就在这只沙发上，他妻子还象骗傻瓜一样地欺骗他呢！

“唉，诗人嘛，”戈尔登贝克继续说，“可以成为有用的人，非常有用的人，只要懂得掌握他们……”

阿尼塔走过来。

“到饭厅去吧？”

她躲开胡利安的目光，她的声音微微颤抖着。

这顿饭吃得黯淡非常。

堂西普里亚诺开始声明，这些天法院的工作很繁忙，他有点不大舒服。

阿尼塔悄然无声；胡利安坐在戈尔登贝克对面，觉得受到监视，而心里一直想着“我银再见”。

只有卡兰萨上校谈得最起劲。

“国家缺少的是力量。”

"缺少强有力的政府。"堂西普里亚诺表示赞同。

"必要的话实行专制。来个杀一儆百。这儿的议院不去颁布法律，却尽在辩论。每个议员都认为有权随便发表意见，而政府各部却没有威望。缺乏荣誉观念。等到每个部长都清醒过来，和发表意见的议员一起接见监护人，那就一切都走上正轨了。成立议院是为了立法，而不是为了讲废话。哪个议员辩论不休……就送给他一份决斗书，给他一枪。不愿意决斗吗？再给他一枪，让他学学怎么做个男子汉。部长不给派监护人吗？那么也给他儿颗子弹。"

"真可怕！您会把子弹耗费光的！"阿尼塔说。

"没关系。子弹就是派这个用场的，不打出去等于废物。"

"弹药很贵呀……"戈尔登贝克说。

"一个议员或部长总比一颗子弹贵。国家陷于困境，日趋衰落，全是他们搞的。工业抱怨缺乏劳力，没有移民，出生率停滞不前。有必要采取有力的行动。把所有这些无赖统统给枪毙掉。"

"您以为这样一来人口会增长吗？"

"太太，当人们不讲道理的时候……"

堂西普里亚诺赶紧来帮他的忙了：

"这是上校先生讲话的一种方式。他想暗示的是某种变革，当然罗，这种变革是符合宪法准则的，是朝着大治的方向……"

"不，先生。我想说的是，有许多不知羞耻的家伙，我们就从您在法院的同事说起吧，他们成天在法权、宪法、法律等字眼里打转。不把他们统统枪毙，就不会有繁荣，生活资料就不会减价，小麦、肉类、面包依然永远是贵得吓人。"

"可是供求规律……"

"取消它，我的朋友。"

卡兰萨上校是个偏激的、好走极端的人。

他最后攻击了一切政权机关，结果在他周围产生了令人难堪的寂静。

堂西普里亚诺咬着胡子，脸色从未如此灰白过；戈尔登贝克心里憋得慌，不停地旋转着表链。

"飞过一个天使……"阿尼塔说。

"什么天使不天使的！问题是……谁也不喜欢听真话。"卡兰萨上校大声说。

又是一阵令人难堪的寂静。

阿尼塔故意让餐巾掉下去，恰好落在胡利安旁边。两人同时弯腰去捡，两只手不怎么费劲就碰在一起。可是，也许是因为人手多了，结果反而手忙脚乱，耽搁了拣餐巾的时间。

这时，卡兰萨上校除了谈论普遍的胆怯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话题了。他为了加强语气，不时地朝堂西普里亚诺投去不友好的目光。

堂西普里亚诺趁他说话停顿的工夫，说他"并不想冒犯哪一个。可是要使力量受到尊重，它应该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上"。

那位军人讥讽地哈哈大笑，笑声掉进了冰一般的气氛中。

阿尼塔神情严肃地坐在位子上，在拣拾了餐巾之后，摆出了一副十足的贵夫人的样子。而胡利安则仍然一言不发，心不在焉地望望那张乌木做的长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些花儿和笨重的银烛台，更显得象是葬礼的样子。

这是在守灵！这些身穿黑礼服的人，象是在参加"我银再见"股票的葬礼。

胡利安白白地找了一通古铁雷斯之后，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

告别时那充满预兆的微笑，并未把可能发生的大祸从他的想象之中一扫而光。阿尼塔的预示着无比幸福的日子即将到来的目光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是她丈夫那种严厉的、不信任的目光。她丈夫预言股票要下跌。

真丢脸！阿尼塔的目光竟斗不过戈尔登贝克的目光……

他仿佛看到那个令人厌恶的胖子闯入她的房间，解开衣领，心不在焉地问：

“你注意到胡利安了吗？他很忧虑呢。”

“是吗？”

阿尼塔的翠绿色的眼睛，凝视着地毯上的图案，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嘿！他当然伤心罗。”戈尔登贝克会这样说。

“这个不幸的人大概在投机吧！”

“你怎么想得出来！”

“好吧，他也许不在搞投机，他实在是一贫如洗，可是他的合伙人……”

“哦！戴维斯……”

胡利安肯定地认为，这对夫妇谈话的内容离不开戴维斯。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个戴维斯！

“这个家伙对我很不友好……”

“谁？胡利安？你可是疯啦？”

“不，亲爱的，是戴维斯。他本来可以在金矿公司帮帮我的忙，可他不，却给我寄来一封笨拙的信，向我提出忠告。这简直是无礼。总而言之，人生是曲折的……现在我才从胡利安那儿

得知，他正陷入'我银再见'股票的灾难之中。"

"是胡利安对你说的吧？"

"他当然不是这样讲的！可是从他的脸上，他的那种态度……"

"他不会撒谎，是不是？"

"他是个倒霉蛋！我真不明白，一个能干的人怎么会把他当作合伙人呢。由此可见，戴维斯也并不精明能干……明天我要告诉乌里奥斯特，叫他卖掉一万股"我银再见"。

只要一想到这样的场面，胡利安就变得脸色发紫，并且攥紧了拳头，直至捏出血来。他相信，他完全确信，这场对话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在戈尔登贝克家里进行的。也许阿尼塔会为他辩护一番……那只能是软弱无力的辩护，免得她显得过分关心而使她自己遭到连累。

或许她会这样咕哝几句：

"你卖了股票不会损害胡利安吧？"

"损害胡利安？或许有一点。要使他一点不卷入，这事并不操在我手中。我跟他说这种股票一钱不值，都说烦了……"

"胡利安待我们家这么好……"

"可戴维斯不是这样的呀，这次矛头是针对他的。"

"萨莫埃尔，你别热中于搞投机了！"

胡利安神经质地在他的写字间里踱来踱去，仿佛听到这个女人的请求；但是她的请求碰在戈尔登贝克的那堆松弛的胖肉上又被毫无结果地弹了回来。可怜的阿尼塔！为了替他辩护，也许她已使出了女性的浑身解数。说不定她会挨近戈尔登贝克，象只娇宠的猫儿向他卖弄风骚，拥抱他——真叫人恶心！——甚至吻他……

一想到这儿，胡利安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肺象电梯似的一直升到嗓子眼。

"他妈的！我宁可失掉一切，也不愿阿尼塔妄自菲薄到这般地步！"

他感到憋得慌。

于是走向窗口，把窗子双双打开。

没有一丝风。圆圆的月儿透过光秃秃的树杈，显得格外明净透亮。

他的心绪稍稍安定下来。

真荒唐！这一切，为什么偏要在阿尼塔和戈尔登贝克之间发生呢？他设想的这一幕一幕情景到底有什么根据呢？

戈尔登贝克很可能早已安安稳稳地睡觉去了……

他又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仇恨。吃醋吗？这种吃醋也未免太可笑了……

他不知听路易斯·阿尔维亚尔讲过多少次，说是"可以达成一种默契从而就不会对丈夫感到吃醋"。

见它的鬼！很遗憾，他不能考虑这种方法。

他心里肯定地认为，阿尼塔不等他从她家里走出，就对戈尔登贝克说声"我头痛"，象修女一样去睡了。他象个孩子似的，想用这种想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要上楼去卧室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家里冷冷清清的，当他想点亮客厅里的灯的时候，在一只椅子上磕了一下，两只手撑在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上，那东西喵呜一声跳了起来。

"见鬼！是那只猫……"

那猫竖起毛，翘起尾巴，仿佛看到了黑暗之中的幽灵。

他在家具上磕磕碰碰的，摸索着找到扶手，上楼去了。他似乎觉得有人跟着他……

“戴维斯……？”

天哪！为什么戴维斯这个名字老缠着他呢？

他点燃了灯，心怦怦地乱跳，就象一只被追逐的兔子，一头栽进床里，把被子一直盖到眼睛上。

上午八点，胡利安正在古铁雷斯家里。

他白跑一趟。仆人说：“昨天晚上，先生到巴兰加的洛佩斯先生的别墅里去了。”

“什么洛佩斯先生？”

“堂维利，一位年轻的先生，是从瓦尔帕莱索来的。”

胡利安为了不使自己骂出娘来，只得咬紧嘴唇。原来是这样？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不眠，眼见着就要破产；而古铁雷斯这个混帐东西却怡然自得地出去呼吸呼吸空气，打打高尔夫球，一碰上哪个好事之徒，就一起乘着汽车兜风！

他来到交易所，在这幢大楼周围不停地踱来踱去。交易所大楼肃穆庄严，活象一座陵墓。确切极了，它完全是一座幻梦的墓穴。

离开盘只有一刻钟的时候，维利·洛佩斯的汽车在古铁雷斯的事务所前戛然停下。这辆模样可笑的“蛋”形汽车，从轮胎一直到车罩，全都溅满了泥浆，活象一只刚从泥洞里挖出来的螃蟹。

胡利安急冲冲地走向车门。

“您都抛出了吗？”

古铁雷斯给他递了个眼色，意思是维利·洛佩斯会听见

的。他朝车窗外伸出一只手，神经质地收拢手指又伸开，连续做了三次。

“怎么？一万五千？”巴尔多惊叫起来。

经纪人跳下车，把他拉到自己事务所的门口，几乎秘密地说：

“是的，一万五千。平均卖价二十七比索。没法再多了。跌得厉害呀……现在卖价是十四点五比索。”

胡利安在心里盘算着。若以这个价格把他剩下的也抛出，还是有利可图的。

“这么说，我还剩四千五百股了？”

“差不多……”

“您为什么不把它们抛出呢？”

“抛不出去呀。唯一肯稳住股票的是乌里奥斯特。”

“乌里奥斯特？戈尔登贝克的经纪人？”

“这有什么叫您奇怪的呢？”

“因为乌里奥斯特肯定接到了抛出的指示……”

“他当然是要抛出的；正因为如此，他想等再下跌两点就吃进一万股以维持价格。”

“您没卖给他吗？”

“他要全部买下，这样我们会卖空的。戴维斯先生只有五千股，并且……行市并不令人鼓舞……”

“要是他再想吃进，就全卖给他。”

古铁雷斯睁大了眼睛诧异地望着他。

“卖空是很危险的。股票已到了极点，很难再往下跌了。”

“没关系。”

“无论如何，您该和戴维斯先生商量商量。”

"我有授权证书。"胡利安说，声音微微有点颤抖。他一想起那张伪造的证书，那张象条小虫似的嵌入他的脑子里的证书，就感到无比的厌恶。

"这我知道，您有证书……可是不管怎样，至少该通知他一下，您不认为这样做很自然吗？就在这儿，您可以给他挂个电话。"

"那又为什么呢？后果由我承担好了。"

"是的，堂胡利安。但是跟他讲一讲又费您什么事呢？我求您给他讲一下吧，就算是给我个人帮个忙吧。这可能会造成巨大损失……事后，戴维斯先生不会对您说什么……可对我呢……这是关系到象戴维斯先生这样一个老主顾！"

胡利安感到很窘。对经纪人来说，他竟然无足轻重！对古铁雷斯来说，戴维斯，只有戴维斯才是事关重大的。多荒唐啊！

他取出表。

"您还有时间。同他说说吧！"古铁雷斯坚持说。

"我会到我的事务所去同他通次话的。"胡利安说，口气很固执。

古铁雷斯朝身穿运动服的维利·洛佩斯瞥了一眼。他正站在旁边。

"那样更好，更谨慎些。"

说着很快地走进写字间。

胡利安傻头傻脑地呆了一会儿。真丢脸！他必须低首下心地同戴维斯商量。

他动身走了，心想走两个街区再回来告诉经纪人："我已经同戴维斯讲过了，他说替他抛出一万股。"

还没有走出几步，他看到洛佩斯就在身旁。

"巴尔多先生，请原谅我鲁莽无礼。可是……我相信象您我这样的人，是用不着介绍的……"

他没有办法，只好寒暄一番。

"毫无疑问，您，巴尔多先生，大概认识我叔叔、参议员阿尔曼萨吧，他组织了石油交易……"

"不认识。"

"那没关系。他在阿里加[1]非常熟悉戴维斯先生……"

胡利安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什么？"

"是的，他熟悉戴维斯先生。当然罗！那个时候，戴维斯先生的情况可不象现在这个样子。我叔叔说，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有点'土里土气'。"

"这不可能。"

"哦，堂胡利安！戴维斯先生也许从未跟您谈过那段时期。当人们高升的时候……"

胡利安急了。时光一分分地逝去，可是这个身穿干草色运动衣，戴一副玳瑁眼镜的恶少，象蛤蜊一样粘住他不放。

"我们改日再谈吧。"他说，"现在我急着要去打电话。"

"您干吗不早说呢，堂胡利安！我们一起到莫雷莱斯的写字间去打吧！您不认识莫雷莱斯，'智利公司'的那个律师？"

这个他妈的纨袴子弟什么人都认识！

"我宁可到我自己的事务所去。"

"那太远了。不是在孤儿街吗？"

"没关系！"

---

① 阿里加，智利北方的港口。

"那好，我陪您去吧！"

胡利安低下头，象头初次上轭的牛犊，恼怒极了。于是只得在这个闯入者的雨点般的问话之中起步动身了。

"也许您认识弗利克斯·莫尔拉？那末'照明企业公司'的经理呢？不认识？真奇怪呀！那末您也不是堂路易斯·佩拉尔塔的朋友了？"

就象遇难者在暴风雨中远远望见有一只帆船一样，胡利安发现街角附近有一块突出在大楼门面外边的铜牌，上面刻着救命的字样：公用电话。

"我要到这里头去。"

"我等着您。"

"可能我要耽搁一会儿……"

"得了，眼下我也没什么事儿。"

胡利安要通了瓦尔帕莱索，然后就杜撰了一个号码：3420。

"喂，喂，是戴维斯先生吗？对……我是巴尔多。是的，很好。我就这样对古铁雷斯说。谢谢。"

他很讨厌这种装模作样，可那有什么法子呢！维利·洛佩斯就在门外守望着呢。

他挂断了那只假电话，又同古铁雷斯真的通了话，多轻松啊！

"戴维斯同意。您快点行动吧！"

于是他果断地走了出来，去迎接那盯着他的人一大堆可怕的问题。

维利·洛佩斯早已走了。这时他正钻在联合俱乐部的门房里，耐着性子在电话簿上寻找瓦尔帕莱索 3420 的地址。

他连午饭也顾不上吃。

直到下午四点，他才解开了这个谜。

3420号，戴维斯的地址，原来是一所女子中学。

这真是叫人发疯了！

十三

就在两周前，胡利安一怒之下，叫经纪人“脱手”，想从此与他的合伙人一刀两断。而现在，他却感到从来没有象这样更加紧密地同戴维斯连结在一起。

又一次“卖空”交易莫名其妙地把他和戴维斯捆在一起。抛售他们两人谁都不持有的股票，抛售那些毫无客观现实基础、谁都不知究竟在哪里的股票，这种事情唯有戴维斯才干得出来。不存在的合伙人，抛售同样不存在的股票。

这种不合逻辑的看法在胡利安心中激起了阵阵寒颤……

不存在的合伙人，不存在的股票……！他开始在不现实的、荒谬气氛中活动起来……戴维斯那双瘦胳膊，似乎从神秘之中，从阴影之中，从虚无飘渺之中显现出来，紧紧地把他压住。

“巴尔多先生！您干吗恨我呢？我是您的合伙人，是我使您赚到了大把大把的钱……您为了我而感到无脸见人吗？”

胡利安对于他的合伙人，一直不由自主地怀着厌恶，这的确是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的。

这是不公正的，这点必须承认。戴维斯的存在，难道不正是他的过错吗？戴维斯的确是他创造出来的……他是沃尔特·戴维斯精神上的父亲。儿子生下来当了商人，做买卖，迫使

父亲采取某种审慎态度，甚至还逼着他父亲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因为很清楚，假如胡利安坦白地说，戴维斯是不存在的，那末他赖以生活的整个空中楼阁就会崩溃，就象被妖术所摧毁一般。不过，没有什么法典会强迫一个父亲说出不利于儿子的事实。

那末为什么他在当面向戴维斯说心里话的时候，会感到厌恶、感到惧怕呢？胡利安的行为举止，恰如一个摒弃自己后裔的毫无骨肉之情的人……倘若他不这样做；倘若他承认戴维斯；倘若他剥去戴维斯的荒谬的不可思议的外衣，简单地把他当作一个事实；倘若他谈论起戴维斯来就象戈尔登贝克、古铁雷斯和阿尼塔谈论他时一样的沉着冷静，那他不是更加安心了吗？

是啊，他应该改变态度。再说，戴维斯不是个败家子，他在交易中继续取得惊人的好运气。最近几次投机使他的钱财翻了一番。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胡利安已经开始更加从容不迫地谈论"他的合伙人"了。

这天下午，堂福尔图纳托·巴斯蒂亚斯眼圈乌黑，一副苦恼不安的样子来到了他的写字间。

"您看事情成了什么样子了，堂胡利安。几天前，戈尔登贝克让给我五千股'我银再见'。他对我说，您的合伙人先生用这种股票搞投机。这事儿我盲目地接受了。现在我可要输得精光了……我该怎么办哪，堂胡利安？"

可怜的巴斯蒂亚斯！如同往常一样，他一向是戈尔登贝克的牺牲品。那个可怕的商人向来以牺牲自己的合伙人来减轻自己的损失。戴维斯的"卖空"，犹如一块无意落下的瓦片，致

命地落在无辜的巴斯蒂亚斯的头顶上。如何拯救他呢？

“我答应您，绝对保密，胡利安。作为戴维斯先生的合伙人，您什么也不能告诉我，这一点我是很明白的。可是，可以把我的情况跟戴维斯先生谈谈嘛。他是个富翁，对他来说，五千股股票算得了什么？他心地仁慈，是能够助我一臂之力的。”

胡利安动了恻隐之心。

“这倒无须同他商量。象这样的情况，我有权处置。不过，您得答应我，千万别漏风……明白吗？我对您说实话吧，戴维斯卖掉了他所有的‘我银再见’。”

堂福尔图纳托拥抱他。

“谢谢，堂胡利安，非常感谢……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您告诉戴维斯先生，我真不知如何报答他呢！”

第二天，巴尔多收到了一份从穆尔钦打来的电报。

“四点钟的那次列车上有一匹马送给戴维斯先生。我请您交给他。求您让他收下，作为微薄的谢礼。巴斯蒂亚斯。”

戴维斯的这匹马给胡利安出了个难题。拿它怎么办呢？把它放在哪里呢？

他明白，他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由于最近几次投机所赢得的威望，因此没有一天没人到他的事务所里问戴维斯先生的地址、想和戴维斯谈谈或者带给他一项做交易的建议。

必须再设个事务所。分开吗，不行，无论如何不行。除了胡利安，还有谁能予以照料呢……？可是要一间大的、宽敞的、陈设十分讲究的写字间，这样才能跟沃尔特·戴维斯先生的真正地位相称……

此外，还必须替他在邮局租一只信箱。

他快步来到市中心，叫人去找间写字间；他租了2413号邮政信箱，还让人在铜牌上刻了如下令人敬畏的字样：

戴维斯有限公司

经纪人事务所

十四

胡利安低着头，双手插在衣袋里，眼睛东张西望地沉思默想，一面有条不紊地踢着装饰大厅一端的壁毯。

他心想：爱情就象子弹、炮弹、箭和差不多能杀人的一切投射物一样，也有它的抛物线。它起飞，升高，消失在云层里，象是要碰到天了……突然撞到一个奇怪的物体——例如这张长沙发——然后又重重地掉到地上……在这条曲线的顶端，总是有一套摆着长沙发的单身汉公寓。

胡利安又点了支烟，看了第一百次表，六点半了，阿尼塔还不来！于是他继续想下去。

啊，爱情！这当然不是指那种安分守己、英勇悲壮、听天由命的爱情，就象衣衫褴褛的一八七九年的老兵那样，带着服役证书——那些民政和教会登记的证书，佩着被岁月稍稍抹去了光泽的袖章……阿尼塔的爱情是：

那种轻浮的爱情，只不过留下
渐渐远去的丝绸绫缎的窸窣之声……

这种爱情开始走下坡路了吗？不可能！

他确切地知道，爱情必然有一条抛物线，有一张程序表，比电影院的节目单还要准确而有规律。

先是丢眼色，接着是手捏来捏去，之后是偷偷地接吻……唉，要不是要冒点风险，要不是因为怕丈夫撞见而感到辛辣有味的话，所有的亲吻都将同样是淡而无味的！

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味道同餐馆里的菜肴一般可口的亲吻，时间都不是很长的……

无论如何抛物线不该在这儿结束。继续是梦境一般的时期。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梦见我丈夫到欧洲去了，我们俩紧紧地搂在一起……可是我们很规矩，你明白吗……！”

随后来到的是黄金时期，顶点，极点。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总觉得我是你的，你的……我丈夫真使我讨厌！”

前一天，阿尼塔就是这样说的，那末她怎么不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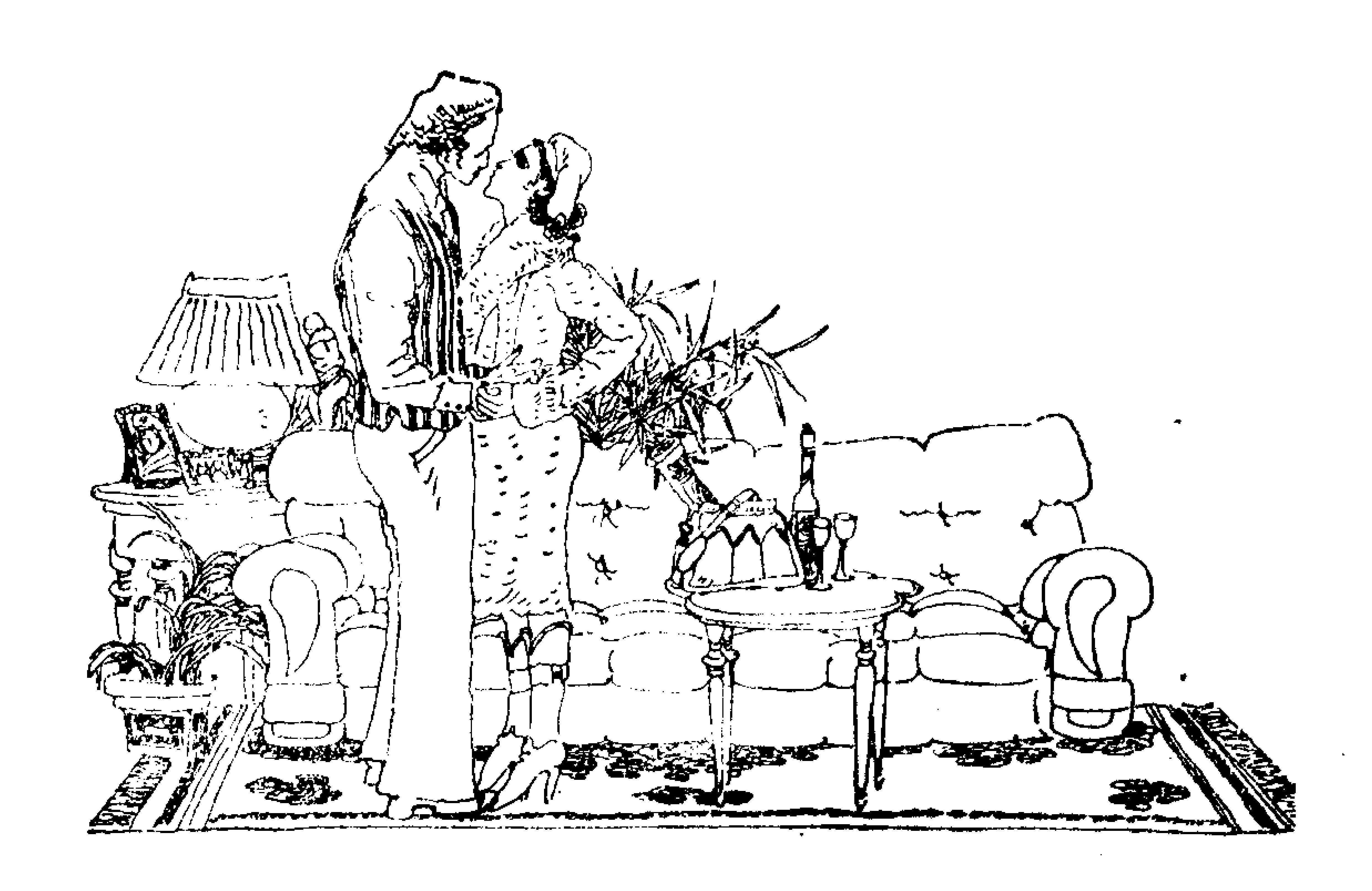
胡利安心神不定地把烟头扔进了一个旧的中国彩瓷花瓶——那是阿尼塔送给这个“安乐窝”的礼物，在这种环境中，倒也不显得俗气——又点了一支。

毫无疑问，阿尼塔发生了什么不幸。也许戈尔登贝克……也许来了不速之客……

他朝那只又长又宽的沙发走去。那沙发象个懒惰的穆斯林，伸直着身子躺在大厅的一个暗角里；旁边有只方凳，上面和谐地并排摆着一瓶奥波尔多酒，一只水烟袋和一包胸针。

富有艺术性和装饰性的是那只水烟袋，可是它那玻璃花瓶似的样子和它那长长的红色肠子，却显得多么煞风景！

水烟袋象只被剖开肚子的小花瓶，为了不看自己的肠子，可怕地伸长了脖子。连那只橡胶管子顶端的黑色烟嘴，也俗气得简直叫人受不了。它活象一只凝神默想的盥洗器。那只



水烟袋就是这么副模样。水烟袋在阿拉伯，也许是个装饰品；乱涂颜色的玻璃瓶，橡胶管子本身，外面包着交叉织成蛇形的丝套管恰似一条从花瓶里钻出来的蛇。好吧，可是这儿……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阿尼塔还没有来。

于是，胡利安十分细致地整理沙发里的坐垫子，让它们显得井然有序。

门那边传来了急促紧张的脚步声。

“阿尼塔！”

她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想把压到眼睛上的帽子取下来。

他们互相拥抱。

“到底来了！你出了什么事啦？”

“出什么事吗？维利·洛佩斯那蠢猪在街上发现了我，就开着车子跟踪我。你不知道吗？他自认为是密探。我只好左拐右拐，躲进了一家牙科诊所。我对大夫说，我走错门了。可是

他硬要给我治牙。我出来时，维利·洛佩斯还坐在车子里。我只好回家去。不过，你瞧！”

她得意洋洋地举起一卷纸。

“这是什么？”

“嘿！时装图样……安身的窝总不能没有隐蔽吧……需要‘伪装’一下……我曾想，为什么不在这儿开一家时装店呢？这样谨慎多了。”

“你说什么？”

“时装店……法国时装店……”

胡利安皱了皱眉头。

“当然是装装样子的，亲爱的……看见了吗？‘杜普莱斯太太时装店’。你明白了吗？”

胡利安惊讶地看到，阿尼塔打开了几幅从两本法国杂志上剪下来的时装模特儿和一张纸，纸上是她写的几个大字：

杜普莱斯太太

时装店

她象个女学生似的，蹦蹦跳跳地跑到窗口，把那些时装图样和那张招贴插在玻璃窗和窗帘之间。

“傻瓜，你不觉得这样很巧妙吗？”

她亲了亲胡利安的嘴。

中国式的台灯、坐垫、水烟袋，象立体派的画一样满天飞舞起来。一眨眼的工夫，收拾了半天的长沙发又弄得不成样子。这时，胡利安除了阿尼塔那一对眯缝着的眼睛，两片半启的嘴唇和随着心跳而颤动的鼻翼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几小时后，巴尔多把外套的衣领翻到嘴边，两手插在衣袋

里，出去了。可是在那扇挂着绿色窗帘的窗子前，他不由得停下脚步。那张方方正正的纸和几张图样衬着窗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街上昏暗的光线照在招贴上，使得那几个有棱有角的字还依稀可辨："杜普莱斯太太时装店"。

他呆呆地站了几分钟，仿佛被钉在人行道上似的。

这张普普通通的纸，使他想起了那块庄严的铜牌："戴维斯有限公司，经纪人事务所"。这位不存在的杜普莱斯太太，莫非就是戴维斯的妻子不成？

他加快了脚步，消失在阴影里。他仿佛听见那间单身公寓的门被打开了，有人在远处喊他：

"喂！喂！巴尔多先生，您有什么资格出入我情妇的家？"

十五

新房子是多么漂亮呀！这是一幢最地道的英国式小别墅，它那天蓝色的窗子开在凌乱的牵牛花的蔓枝底下，有着"英国小姐"的眼睛所独有的那种天真的惊讶神情。

"终究是戴维斯生的啊！"胡利安想，"连眼睛也跟老子长得一模一样！"

他无时无刻不想着他的合伙人；他已经不象先前那样，一想到合伙人就感到讨厌了。渐渐地，他对"这个人"习惯了；他自己在商业上的名望，他的财产，尤其是这幢房子，都要归功于"这个人"。他现在住的和先前那幢阴暗凄凉的房子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小花园里阳光明媚。一道道阳光，从枝叶间洒射下来，在地上画出无数个金色的圆圈，活象一枚枚英国金币。到处是金子，无数的金子，似乎是戴维斯本人，猴子似地爬到枝梢顶上，往他的合伙人脚下大把大把地扔英镑取乐。

列昂诺尔坐在菩提树下的柳条椅里，机械地在打毛衣。她以慈爱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孩子。在她看来，孩子的身体已好多了，他就在跟前不远的地方玩着他最心爱的玩具：一只“大象”。

那只大象……是戴维斯先生送给他的。现在戴维斯开始送礼了。

他那英国人的古怪脾气还不允许他到合伙人府上作客。那镶有木壁板、摆着一套套精制陶盘的餐室，和列昂诺尔一起热切地恭候着他的光临。可是每次发出邀请，总是只收到一张表示万分歉意的、言词亲热的明信片和一大束白丁香花。那正好是列昂诺尔最最喜欢的丁香花啊！

她终于对他发生了好感。

“看来戴维斯多么喜欢花呀！他挑选花还真有艺术呢！”她有时这么对胡利安说。

每当胡利安同路易斯·阿尔维亚尔呆在一起，天亮才回家的时候，他总是说："都是戴维斯那个疯子，尽喜欢晚上工作。"第二天，合伙人肯定会寄张便条给列昂诺尔，对"使您丈夫晚归"表示歉意；同时，还会有一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颗珍贵的宝石，说是波斯王公或头领送的礼物。

"真古怪……！只好收下吧……戴维斯送礼着了迷了。"

"他以为送了礼就什么都弥补过来了。我倒宁可少要些珠宝，还是让他早点放你回家的好。"

"亲爱的，有什么法子呢！他那种古怪的脾气……"

列昂诺尔被说服了，她笑着说：

"这个英国人真有意思！信上写得那么殷勤，可就是不能在我们家露面……"

"你见不到他也没什么。戴维斯是个瘦高个儿，戴一副玳瑁眼镜，下颌骨突出，嘴上老是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长相一点也不吸引人。"

"可是，他的谈吐一定很风趣。见过大世面的人嘛……！前几天，堂拉米罗对我说，戈尔登贝克的妻子告诉他，戴维斯在君士坦丁堡有过几个绝色的情妇，他居然还夺走了一个帕夏的宠姬呢……"

"瞎说，亲爱的，全都是瞎说！你不知道阿尼塔是世界上最喜欢捕风捉影的女人吗？"

"可能就因为这点你才对她这么感兴趣呢……"

胡利安板起了面孔。

"列昂诺尔，你别再拿阿尼塔开我的玩笑了！"

"我说你什么了？是你自己多心。再说，这些都是堂拉米罗讲给我听的……我看一个银行经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说

话总还是可以相信的吧。”

几个月来，堂拉米罗就是压在胡利安心上的一块石头。他同格拉谢拉常来作客，向他提出各种生意上的建议。幸好路易斯·阿尔维亚尔没有同他们一起来。

“您是知道的，堂胡利安，只要是戴维斯先生，本行听候他的吩咐。我很愿意有他这么位主顾。请您就这样跟他说吧。如果他做‘延期帐户’需要钱的话，尽管告诉我。至于说戴维斯先生想兑英镑……或美元……总之，随便什么业务吧……请他到银行里来好了，我非常乐意接待他。”

胡利安装出十分感激的样子，答应将他的一片好意转达给戴维斯。可是堂拉米罗还是不满足。

前一天，他对胡利安说过这样的话：

“自然罗，银行不做投机生意，作为金融机构，它不能搞投机。可是那些经理都是有钱的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金融团体。银行嘛，机会还是不少的……也许戴维斯先生在某个时候需要——当然要是稳妥的业务罗——其他资本家帮忙。遇到这种情况，我可以把这些人介绍给他。您知道，经理们和一些生意人每周一次在银行里举行午餐。那种聚餐会很有意思，又大有油水可捞，这一点，请您相信我！您能否请戴维斯先生赏光参加本星期四的午餐会？”

“亏您想出来的，堂拉米罗！”列昂诺尔插进来说，“您不知道戴维斯拒不接受一切邀请吗？”

“我知道他有点不大合群。”

“除非是半夜两点钟喝威士忌……”

“列昂诺尔！你别这样说话！”

“他是今日有酒今日醉吗？真有意思！”格拉谢拉叫道，“怪

不得阿尼塔……”

可是一看到胡利安，她就不说下去了。

格拉谢拉突然把话缩了回去，好比在胡利安脑子里扎进了一根芒刺：阿尼塔谈论戴维斯，阿尼塔想着戴维斯。莫非她也对戴维斯感兴趣了不成？

阿尼塔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她想认识戴维斯。可是“怪不得阿尼塔……”底下的文章是什么呢？她对戴维斯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感情呢？

不！那真是太荒唐了！

在这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切都使人感到乐观。胡利安不下二十次地驱散了象苍蝇一般死死叮在他记忆里的这种念头。让一切的忧虑统统见鬼去吧！

命运在向他微笑，他发财了；孩子看来是越发逗人喜爱。列昂诺尔也被新居迷住了。唯一的烦恼就是那些流言蜚语，那种种意念和忧虑，它们越过开满一朵朵玫瑰花的红砖围墙，从街上闯进来，象蜥蜴似的钻进屋里。他看见它们探头探脑的，半张着嘴喘着大气，还做出一副嘲弄人的怪相。

啊！要是用石块和泥灰把这幢房子围起来，那该多好呀！在它周围筑起一道比中国的万里长城更难逾越的高墙，就象老朽的满清官员那样，不合潮流地躺在摇椅或吊床里晒晒太阳……

筑起一道高墙……可是阿尼塔怎么办？

好吧，反正得开个小洞……

十六

三个月以后，一切闭门独处的企图全失败了。这道中国城墙，除了同外界保持联系的那个小洞外，没有旁的裂缝，然而它却轰然崩塌了。原来，戈尔登贝克早已削尖了脑袋，象古代攻城车那样一点点地把它撞开了。

每天，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找胡利安，叫他劝戴维斯先生买进"一小股""金矿"股票，说这可能是桩好买卖。

"这种股票很快就要上涨，"他说，"眼前认购价是半个英镑，可是谁也不愿按这个价卖出。它是有'奖'的。到交易所开奖的那天，再买进的话，就不止涨上十点十五点了。可是，您不必犹豫不决。即使卖到那个价钱，也还是便宜的。我对您这么说，自有我的道理。"

他怎么不想持有这种股票！两周来，戈尔登贝克不干别的，只是和乌里奥斯特一起买进卖出，想使股票涨到五十比索……"只要有可能就决不放松，要吊一吊公众的胃口。"然后……"抛出，大胆抛出。反正还有机会以低价买进。"

当然，这些机密他是不会对任何人透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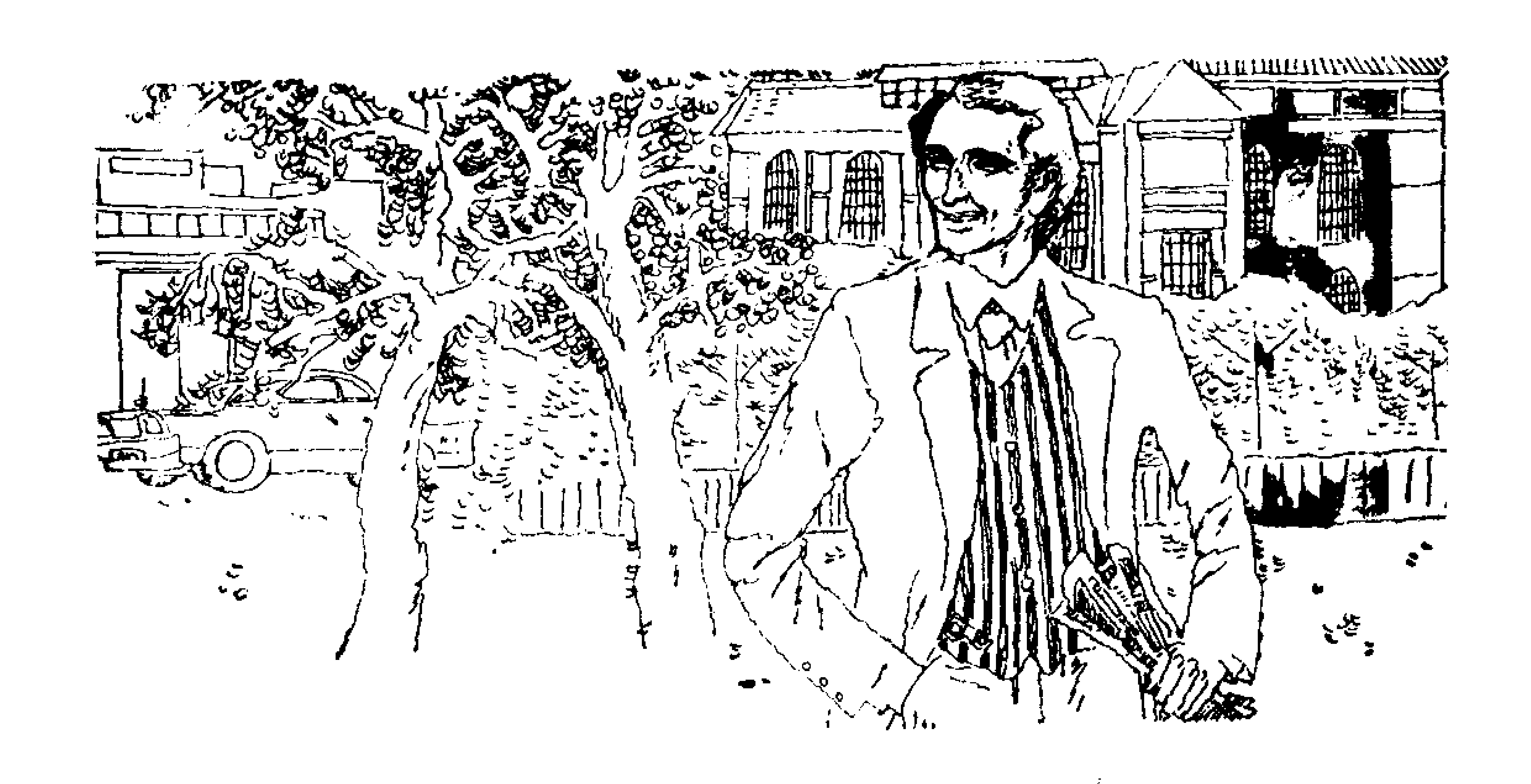
他只是对胡利安说：

"买吧，买吧。您劝劝戴维斯别坐失良机……"

胡利安中了他的圈套。

"很好，萨莫埃尔。"他不耐烦了，终于开口说，"我叫戴维斯买进五千股。"

其实倒并没有必要这么劝他。反正他是决计大干一场了。



至今,他的投机纯粹是靠运气。关于“金矿”股票的话,他一句也不相信,可是他相信戈尔登贝克,更确切地说,他相信戈尔登贝克会不惜任何代价使股票上涨的。赚它个五点或十点赢利就行了……之后呢,说一声再见,他就再也不在交易所露面了。

他一面手里玩着张报纸——那报上登着发售新的金矿股票的消息——一面心满意足地去开车子。那是一辆漂亮的卡迪勒克牌旅游汽车,在车房牵牛花的掩映之下,它露出了两只蝗虫眼睛一般的车灯。

早晨的空气是多么清新舒畅啊!它直冲着挡风玻璃而来,似乎要沁透他的肺腑。

街角上的一幢幢小洋房,好象都在转过身来看他。

汽车轮子滚滚向前,仿佛在绕着车轴卷着白带子似的路面;路两旁,那些大头怪样的树木活象刚从理发店里理完发出来的小市民,一边后退,一边窃窃私语地说:“那就是堂胡利安。”“那就是堂胡利安·巴尔多。”

他感到快活极了。

“财富也是一种荣誉，”胡利安心里这么想着，连方向盘也不太管了，“诚然，爱情、名望和才能可以带来某些乐趣。可是天下的男女，甚至连一草一木见了金钱这种自以为是的蠢东西，都会愚不可及地顶礼膜拜，这就使人感到别有一番魅力。要知道黄金就是一曲胜利的凯歌，而百万富翁则是一位摆弄数字、赋诗作词的风流雅士。难怪人们要对他这么感兴趣，要想法子认识他，并拜倒在他脚下了……”

“嗨，嗨，停一下！”

他机械地刹住了车。

只见维利·洛佩斯穿了一件仿英国式外套，站在街角上，伸出胳膊打手势。一位胖胖的、肤色微红，活象一只约克火腿的先生陪着他。

“停一下！”

胡利安把车停靠在便道旁。

“早上好！”

“请原谅我拦住了你。”维利·洛佩斯以你称呼他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堂巴斯库亚尔·沃特，西方铜矿公司的经理。”

又指着胡利安说：

“戴维斯先生的合伙人。”

胖子伸出了手。

“我很高兴认识您，这么说，您就是内格雷特先生。”

“巴尔多。”胡利安纠正说。

“噢，对了，巴尔多。”沃特先生说。对他来说，叫巴尔多也好，叫内格雷特也好，在肤色上或重要性上都没有很大的区别。“请您相信我，认识一位与如此著名的人物共事的人真是

莫大的荣幸；再说，那位名人还是我的同胞。在纽约，我认识好几个戴维斯。他是美国人，是吗？”

“英国人！”胡利安回答说，一面启动了车子。

他愤愤地来到事务所，耳边响着“戴维斯先生的合伙人”，“与戴维斯先生共事的人”。

十七

尽管戴维斯本人从未到过事务所，但还是有许多十分好奇的客人来访。一些古里古怪的家伙，说是来向戴维斯先生介绍一笔比较复杂的交易；有几个脸色苍白、眼睛红肿的发明家，要求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发明——地震原动力的利用或是用甘油炸药和浓酒精的混合物来代替汽油作为内燃机的燃料；还有一些样子腼腆的寡妇要出卖翡翠耳环或者一幅“在家珍藏了百年以上”的油画，因为她们听说先生“非常喜欢古董”。

这些人在客厅里排着长队等候接见。

尽管那个身穿橄榄绿制服、神气十足的侍者，一口咬定戴维斯是不会来的，但他们还是坚持要等他，“说不定……”

胡利安感到十分恼火。戴维斯从什么鬼地方弄来这么些主顾？

这些人中确实也有几个讲点道理的，可毕竟是少数。

巴尔多去接待他们，结果总是白费心机。所有的人都想亲自和戴维斯先生谈谈，没有一个例外。

他们给他留下许多信件、图纸和证券。2413 号信箱里也

塞满了申请书和说明书。

为了处理这些文件，胡利安不得不晚上到事务所去办公。

他是唯一进入这座犹太神庙内殿的人。那儿有盖着戴维斯印鉴的信纸，印有台头的信封，还有一只海泡石制的大烟斗，烟嘴是用琥珀做的。那是路易斯·阿尔维亚尔为了"讨英国佬的欢喜"而坚持要送给他的，表示感谢由胡利安转告的一些消息。

当然，路易斯从戴维斯那儿得到的，不光是这点好处。他曾不止一次站在酒吧间的柜台前，或在戏谑欢闹的人群中间，亲昵地谈论起戴维斯；一听到那个不可救药的浪荡子这么说话，胡利安顿时就会火冒三丈。

"跑堂的，再来一杯罗德勒酒[①]，记在戴维斯先生帐上！"或是说，"姑娘们，好好侍候我吧，我是一位英国富翁的合伙人。你们想认识认识那个英国佬吗？随便哪天，我把他带到你们这儿来。"

事务所简朴、宽敞，和所有的单身房间一样，隐隐约约地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胡利安在四壁挂上了毫无用处的地图、统计图表，把写字台上的纸弄得乱七八糟，还故意把墨水滴在吸墨纸上。他布置出一种生活的痕迹，想改变这间大厅里阴森森的气氛。

在这种气氛中，甚至连火炉也显得没有热气。

为了答复给他合伙人的那一大堆乱糟糟的信件，每当晚上——那是戴维斯的主顾们留给他仅有的空闲时间——胡利安就偷偷摸摸地走进办公室。这种时候，他总感到毛骨悚然。

---

① 罗德勒酒，是一种名贵的烧酒。

炉子里的煤炭象是火化了的骨头，而保险柜投在墙上的影子活象一口棺材。

他在每封信的底下盖上沃尔特·R·戴维斯的印章时，不停地哆嗦着，就象在公证人的那对近视眼面前一样。

他觉得他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他不是他自己了。他摸摸自己的头骨和下巴……

于是他大声地说了几句话……不，没有英国腔；可是那颧骨，那颧骨却多么象戴维斯啊！

他站起来到盥洗室去照镜子。

一眼瞧见那镜子时，他心里不由得直打颤；害怕在黑魆魆的镜子深处，说不定什么时候看见那个英国人面黄肌瘦的、高高的身影。

照了镜子以后，他才安下心来。

这是他！感谢上帝！是他本人！他那瘦削的脸，微微弯曲的鼻子，苍白的嘴唇，稀疏的头发，忧郁的、病态般疲惫的眼睛……这几个月来，他怎么瘦成这副样子！

"那张证书，"胡利安想，"那张该死的授权证书！"

随后，他又坐下来，叹口气，继续处理信件。

他已经不是合伙人了。这算什么合伙人！简直是戴维斯的秘书、书记员！

他感到自己受了鄙视，受了剥削。

十八

证券交易所那大海般的喧嚣声一直传到了事务所，那些

遇难覆灭的人也上门来了。

胡利安自身难保，哪里谈得上救别人的命！

他自己为了躲开旋涡在绝望地挥动两手。

五千，六千，一万股“金矿”股票买进了，可是古铁雷斯的电话却不停地报告灾难性的消息。

“市场混乱极了，下跌了六点。看样子会有大量抛售。乌里奥斯特稍稍维持了一下股票的牌价，可是我看戈尔登贝克本人是在抛出……除非戴维斯先生……无论如何，请您问问他，我们该怎么办。”

“等着吧……等着吧……”胡利安说，手指不时地抽搐着。

和他一起谈话的人，看到巴尔多的脸色，都惊恐不安地从坐位上站起来。

“怎么啦？”

“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一点小事……股票波动……”

堂罗佩尔托·马萨，那位英阿银行行长，气愤地撅着胡子；卡兰萨上校，戈尔登贝克“出于特别的敬重”而引进交易界的又一位人物，把他那只粗大的拳头猛地打在写字台上。

“强盗！那个抛售的是谁的经纪人？得请他吃两颗子弹！来个杀一儆百……我真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枪毙这些笨蛋！交易所是为了让你买进股票，不是让你卖出的。见他妈的鬼！”

满脸通红的大胖子堂福尔图纳托·巴斯蒂亚斯，只是叹了一口气，说：

“圣母啊！这个堂萨莫埃尔又让我吃进了三千股！”

一名侍者上来打断了他们。

“堂胡利安，有位太太有话要问戴维斯先生。”

巴尔多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

“还有完没有？打发她走！难道她不知道戴维斯不在吗？”

“先生，因为您跟我说过，让我通知您……”

“打发她走！”

“她不肯走……样子可凶呢。”

胡利安猛地推开了门。

“您有什么事？”

一位三十来岁的胖女人，浅黄色的头发，眼睛和嘴唇描得很浓，活象草莓涂上了油膏，样子挺诱人，可实在叫人倒胃口。她径直朝胡利安走过来：

“我找戴维斯，”她说，“找戴维斯……找这个流氓……他在哪儿？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不是要我去叫警察来帮忙找？”

她那刺耳的嗓门，带着明显的法国口音，在事务所里回响着。

“冷静点，太太……请告诉我是什么事……您别扯着嗓门嚷嚷好不好……”

“冷静点……！是啊……冷静点……！叫一个正派的女人冷静点说的倒容易，可她被人玩弄，受人欺骗，遭到遗弃……还有了孩子……！”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胡利安脑子里一闪而过：杜普莱斯太太。这个女人莫非就是杜普莱斯太太……就是单身公寓里那个开时装店的杜普莱斯太太？

“真荒唐……真荒唐……！”他咬咬牙嘟哝着说，一面用手擦擦眼睛，似乎想摆脱梦境。

“有了孩子，是的……大夫这样说的……您可以去问大夫



……我不能就此罢休……我要闹出去，闹到法院去……他答应过给我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我可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阿尔维亚尔先生是知道的……我要起诉……”

那女人越说嗓门越大。

胡利安茫然失措。

起诉，法院，警察……闹事，“敲竹杠”，公安部门通缉戴维斯……以后就露出马脚，那张证书……伪造的授权证书……得赶紧了结此事。

“好吧，太太，您说得有理……现在我想起来了，这件事戴维斯早先跟我谈起过……我给您开张支票……最好是给您现钱，对吗？”

他进去打开了保险柜，出来时拿着一扎钞票。

问题解决了。

他瞪大眼睛，在墙上靠了一会儿。

……路易斯·阿尔维亚尔……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记在戴维斯先生帐上”……“随便哪天，我把他带到你们这儿来”……是的，路易斯·阿尔维亚尔是完全干得出来的，他这个人向来满不在乎，很可能把这个女人介绍给哪个家伙……

冒充戴维斯！真卑鄙！他无权冒名顶替，可是……难道他胡利安·巴尔多，没有犯过同样的罪吗？……得了吧！不管怎样，他要同路易斯·阿尔维亚尔讲讲清楚。

神经质的、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犹如求救的呼号，使他从惊愕之中清醒过来。

"真见鬼！跌了两点！"

在场的人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仿佛听到了一位朋友的死讯，神情紧张而又肃穆。

只有卡兰萨上校开了一下口："混蛋……"

他的喊声在寂静之中空荡地回响着。所有的人都带着一副几乎是可笑的严峻神气，默默地离开了事务所。

这天下午，胡利安没有回家，也没有到俱乐部去，连饭都没吃。他一心要找路易斯·阿尔维亚尔。

晚上十点半，终于在一家时兴的咖啡馆里碰到了他。

他正在同一个胡利安不认识的姑娘跳舞。胡利安混在嘈杂刺耳的乐曲声中怔怔地站了一会儿……一切都在摆动，象纸板做的玩偶一般在他周围摆动。大腿，胳膊，和旋转身体的姿势都折成了锐角。舞伴们的胳膊肘仿佛以无形的线牵拉着奏爵士乐的黑人的头，使他们跟着摆动；那些黑人的脸笑得象饱绽的香瓜，在萨克管和单簧管的吹嘴上鼓起的腮帮疙瘩象风笛似的，显得非常滑稽。在锯木声和老太婆放声大笑似的响板声中，听起来铙钹就象是在使劲地鼓掌。

说不准一种声调究竟从哪儿开始，也听不出一个音响到哪儿结束。

在一次跳舞的间歇中，胡利安拉住了路易斯 阿尔维亚

尔的胳膊。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好的,可是你别绷着脸儿。你同阿尼塔吹了吗?没有?那很好。这是狐步舞。你有话就吩咐吧!"

爵士乐队又成了锻造音符和声调的火星四溅的铁匠铺。胡利安感到这些尖声怪叫象闪电一样穿透他的脑袋和肚子,使他的身子产生一种奇怪的震颤。打击乐器组的那个黑人,光景是在拿他当大鼓敲,无情地敲打着他的眼睛、耳朵和脑袋……

"好家伙!瞧你这副死相。你怎么啦?你想跟我说什么?"

这回是阿尔维亚尔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到大厅的一边。

胡利安开始把那个法国女人要钱的事,总之是那段私生子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

"得了,这有什么要紧?"

"要紧,很要紧。你要答应我,不能骗我。你认识那个女人吗?你是不是为了开心,随便把哪个家伙当作我的合伙人介绍给她了?你不是很热衷于谈论戴维斯吗?"

阿尔维亚尔皱了皱眉头。

"我记不得了……请你相信我,我想不起她是谁。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为了作弄一下人类的下贱本性,对一个姑娘说:'你去侍候这个丑八怪英国佬吧,他是个百万富翁,叫戴维斯,交易所的巨头。他只要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赚到十万比索……'看着一个女人忽然改变审美观,真是滑稽可笑!这倒是有可能的……!喝醉了酒就尽胡闹……但是要说让这场丑剧继续演下去……我可没这个意思!……不过,无凭无据

的'敲竹杠'总该不至于吧……"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我在做梦罗？那个女人压根儿就没有，我也没有给她钱，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是错觉？你以为我疯了吗？还是你想叫我相信，戴维斯是……"

"有什么不可能呢？他很可能乱搞过。这么说才合乎情理呢。"

"不！"胡利安嘶哑着嗓子喊了起来，"这不可能！"

"你知道吗？我现在倒真的认为你是疯了！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你都听不进去……你以为有可能'敲竹杠'吗？……就这样……平白无故的？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给骗了几个月，连她情人的真实身分还不知道，你想这可能吗？再说那情人又恰好是如今人人注目的戴维斯！难道他亲口向你否认了这件事不成？"

胡利安摇了摇头。

"那末……你应该相信那个女人。准是那英国佬乱搞。"

"请你别这样讲！"

"真滑稽！难道戴维斯就那么清白……！喂，胡利安，你要放聪明一点……别让人笑话……尤其是在这种风流韵事上你还是少为人出头为妙，懂吗？即使是戴维斯你也甭管。"

"再见！"胡利安咕哝了一声，从咖啡桌旁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

浓雾笼罩着整个城市。街灯在朦胧中发出红光，犹如惺忪的睡眼，眨巴眨巴地，对他使着眼色。

啊！现在说戴维斯有了情人，有了孩子，这倒成了合情合理的……而他胡利安，要为支付这些恶果付出代价也是合情合理的……照阿尔维亚尔的权威性的说法，这是理所当然的，

唯一可能的，除此之外，都不合乎情理！

如果他召集十个、一千、一万个人，向他们陈述原委，他们也都会异口同声地重复同样的观点："别让幻想牵着您的鼻子走，堂胡利安。戴维斯先生是乱搞过的。您的假设也许更巧妙，但是不合乎情理……"

理智与疯狂，两者虽然判若鸿沟却又是那么接近！

什么叫疯子？疯子就是不肯屈从于别人意见的人。人们把疯子关起来。在疯人国里，一个有理智的人也会进疯人院的。

要是搞错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要是那个女人说的都是事实，要是戴维斯……

不，不可能。

街上的孤寂使他寒心。走着走着，他早已远远离开了市中心。这时候，他正在市郊的一条小巷里踉踉跄跄地走着。

"不可能……那孩子不是戴维斯的……不可能……我没有疯……我没有疯……"

突然在他旁边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他不会是疯子吧？"

"哪里是什么疯子！"

两个工人快活地评论着"这个自言自语的花花公子"，渐渐远去了。

胡利安忿然看他们消失在浓雾之中。

他只顾低头走路，似乎想看着他那双皮鞋消失在街道的阴影中。

忽然他站住了。

一道浑浊昏黄的光线，夹着烧酒、烟味和煎鱼味，趁着夜晚的浓雾，从墨索里尼酒吧间的屏门里射出来，越过门槛的石

阶，又仿佛烂醉漠然的样子，直泻到大街上，在人行道上淌了一地……

胡利安犹豫了片刻，似乎怕涉过那一摊亮光会弄湿他的鞋子。这双扁扁的、黑油油的皮鞋恰如一对突然被光照着的蟑螂。两只蟑螂停留片刻，似乎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于是就一只跟着一只，爬上石阶，在屏门上碰了一下，然后停在柜台旁。胡利安低下眼睛，以显然厌恶的目光打量着它们。

酒店老板是个大胡子，他那件毛线衣好比蓝色的桶板，把酒桶似的肚子团团围住。他抬起目光，但两肘还撑在报纸上，那报上登着一起最近发生的凶案。

“您要点什么？”

胡利安吃了一惊。

“随便什么……”

“来杯威士忌？”

“威士忌……”

他希望能醉得不省人事。他的理智已经开始动摇，就象一条断了缆索的船。时而他觉得当天下午发生的一切——股票下跌，戴维斯，那女人的“竹杠”，路易斯·阿尔维亚尔荒谬的宏论，全都是一场梦。象漂流的船只那样不断的颠簸已使他感到绝望，他力图使自己在现实中站稳脚跟，象船锚似的扎在坚实一点的地方。然而，粘滑而多沙的海底却松弛了……锚被船拖着走，象只僵死的手，在岩石和长软体动物的海底上拖曳而过，什么也没抓着……

他大口大口地喝着，喝干了敞敞杯子，以命令的口气喊道：

“再来一杯！”

随后，又专心致志地盯着他那双鞋。

“多恶心！真是两只蟑螂！”

突然，他瞪大眼睛，张开嘴巴，象蛤蟆似的，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当然罗！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他们有理……！孩子是戴维斯的……是杜普莱斯太太的……！‘杜普莱斯时装店’……真可笑！”

他大声笑了出来。

“那么胖，还那么浓抹艳装的……！搽满了粉脂……！戴维斯的口味实在不怎么样！”

他用手捂住了眼睛。现在他分明看见戴维斯在一只铺满垫子的长沙发上放肆地搂抱着那个法国女人，样子象头骆驼……

那些闪闪发亮的圆枕垫，宛如五彩缤纷的行星，在空中飞舞，画出奇怪的轨迹，交织着，闪烁着；它们会合时，仿佛一些枕垫并入了另一些的轨道，成了一个个同心圆。唯有那只为首的银色丝绒垫一动不动，犹如一轮圆月，还露出长长的黄牙在笑着。

那是戴维斯的笑容……

胡利安感到自己站在一只巨大的旋转木马的中间，为了不致倒下来，他紧贴在墙上。

“他妈的……！真不要脸，公寓是我的……我的……戴维斯有什么权利摔掉我的水烟袋？尤其窝囊的是，杜普莱斯太太向我要钱，我竟给了……孩子，水烟袋，公寓，全都是我掏钱！不！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这种丢脸的事我再也受不了啦！”

他朝桌上扔下一张钞票，紧跟着两只似乎要往阴影里溜

掉的蟑螂，很快地走到街上。

“嗨，嗨！出租车……到玫瑰街。这些混蛋！我要找他们算账……！”

他在公寓门前下了车。尽管天已经很黑，但透过玻璃窗，白色的时装图样和杜普莱斯太太的招贴依然十分醒目。

“我要找他们算账……！这些混蛋！”

他一手杖打碎玻璃，扯下纸，统统扔到地上，狂暴地踩踏了好一阵子。

“杜普莱斯太太时装店”陷入了污泥之中。

他的仇报了！

十九

他两眼通红，舌尖发苦，夜晚的失眠使他精神疲惫不堪。他感到浑身发冷，连心也冰凉了……这是种失败的感觉；前途即将变得黯淡而且严酷，就好象交易所大厅边上的那条阴暗的走廊……

然而，他得装出一副坦然的笑脸去迎接投机商们狡诈、探究的目光。他只有硬着头皮穿过那条走廊。

这一切都无法回避。这是决定性的一天。

胡利安摆出一种押赴刑场的犯人常有的、过分的傲然神气，用手套拍拍腿，走进了交易所。这种满有把握的姿态与他脸上做作的表情适成对照，就象高山上冻僵的尸体一样，在他惨白的脸上凝结了一丝笑容。

有一伙经纪人在走廊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当他走过的

时候，他们都不作声了。

再往前，在另一伙窃窃私语的人群那儿，他似乎听到了戴维斯这个名字……

一阵刺耳的、如耳鸣一般单调烦人的电铃声，宣告交易所开盘。

他猛地推开门，从人堆里挤出一条路来，抓住那围着经纪人活动圈的栏杆。

就在离他一步远的地方，他看见了古铁雷斯头发蓬乱的脑袋。古铁雷斯正在电话机、记事本和电报纸上忙忙碌碌，手脚不停地又记，又写，又说……

再过去几排，靠近圈子中央，乌里奥斯特那焦黄干瘦的秃顶显得十分突出。

值日公证人的桌子对面，一个胖胖的、肤色黝黑、穿一身黑衣服的年轻人，正在一块大黑板上记录着一笔笔交易。他写字时，衣服、黑板和头都混成一片，只看见白色的拳头，就好象他是用拳头写字似的。

拍板的人扯着男高音般的嗓门，一刻不停地喊着：

“出价二十九卖出一百股‘雅雅瓜’！二十买进！二十五卖出二百股，三百股，一千股……！五比索卖出一千五百股‘雅雅瓜’！好！洛佩斯出四点五比索卖给乌加特一百股‘雅雅瓜’。卖出一千四百股！”

黑板上一点一点地写满了股票的行市牌价。

“金矿”股票还没有提到。胡利安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去想。他的脑袋象是漆黑的牢房，里面回荡着嗡嗡不断的响声，似乎有只大麻蝇在飞来飞去，拼命地东奔西撞，用翅膀拍打着四壁，想从他那双呆滞无神的眼睛里夺窗逃走。胡利安感

到它在眼窝深处的撞击，于是使劲合上眼皮，把出口关闭住。

这时他觉得一阵晕眩，仿佛是站在翻腾怒吼的大海边……那些股票象拙劣的纸折小船，随着汹涌的波涛而上下起伏。“雅雅瓜”、“幸运”、“图卡——图卡”、“梦幻”……形成了一股巨浪。这碧绿的、激起人们希望的波浪，正在升起，高高地升起，高过栏干，高过值日公证人的桌子，一直升上那块黑板。浪花在黑板上留下股票牌价的粉笔字迹。随后，听得一声沉闷的轰响，浪头哗然跌落下去……只剩两三条纸船在水上飘浮……

“出价十七我卖出一百股‘金矿’！”

这是乌里奥斯特的声音。胡利安睁开了眼睛，似乎刚从恶梦中惊醒。

“出价十七卖出一百股‘金矿’！”拍板人象回声似地重复喊道。

死一般的寂静。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接着又是乌里奥斯特撕裂的声音：“出价十六点五，我卖出一百股‘金矿’！”

没有人响应。

“十六比索我卖出一百股‘金矿’！”

一片静默。

“十五比索我卖出一百股‘金矿’！”

这时响起了古铁雷斯略带迟疑的声音：

“十四比索我买进……”

“好！我卖出一千股！”

在圈子那半边，乌里奥斯特的身后，巴尔多看见了戈尔登

贝克那张浮肿而洋洋自得的面孔。他在笑着。

胡利安把指甲嵌进了木栏杆。“混蛋！无赖！”

他觉得根本没必要如此穷凶极恶地抛出这一千股股票。

乌里奥斯特，这位股票市场无与匹敌的主宰，继续炫耀着他的控制实力：

“十四比索我卖出一千，二千，三千……五千！”

胡利安实在忍不住了。绝望之中，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紧靠栏杆弯下身子，伸出胳膊碰碰古铁雷斯的背：

“买进！买进！”

“买进多少？”

“统统买进……抛出多少就买进多少……”

他的命令几乎是大声喊出来的，有好几个经纪人都回过头来。于是胡利安周围的人群挤得更紧了。他向栏杆外探出半截身子，继续一个劲儿地喊：

“买进！买进！”

“好！”古铁雷斯叫道，“我买进五千……再买进一千……”

乌里奥斯特犹豫了一下，朝戈尔登贝克投去一瞥询问的目光。

他明白，他的客户就要抛空了。戈尔登贝克点了点头。

“可以！”

“我再买进一千！”古铁雷斯又说了一遍。

又犹豫了一会儿。戈尔登贝克以猛犬扑食的姿势，咬紧嘴里的哈瓦那雪茄，在一小本电报纸上给经纪人发出指示。

“真见鬼！得控制局面……古铁雷斯胃口可不小……可是我有巴斯蒂亚斯作后盾……”

对戈尔登贝克来说，巴斯蒂亚斯手上的一万五千股股票，是应付股票生意中任何估计失误的一种保证。他不经商量就动用这些股票，好象是他自己的东西。

递条子的从这头跑到那头，分送着抛出的指示。

有了新的弹药，进攻的火力就更猛了。古铁雷斯抵挡不住那连珠炮似的抛售。股票时涨时跌，剧烈地波动着。叫喊声、说话声乱成一片，胡利安什么也听不清。可是他察看着牌价。他恍惚感到整个大厅在打秋千，随着“金矿”股票的节拍在摇荡……股票上涨时，庭柱拉长，四壁后退，屋顶棚越升越高，越展越宽，直到和天空融为一体……股票下跌时，庭柱拧缩，四壁挤拢，圆屋顶象塌陷的墓穴，压着他的头，一直碰到地上。

但有一点他很清楚，这时不光是古铁雷斯一个人“看涨”了。他被疯狂的情绪所支配，继续重复道：“买进！买进！”

嘁嘁喳喳的传说，象一阵微风，一传十，十传百地在投机商中间传开了：

“戴维斯在买进……那个瘦个儿的年轻人是戴维斯的合伙人……戴维斯在看涨！”

微风刚刚掀起一点波浪，到处都有举起的手向空中攫取抛出的股票。

“戴维斯在买进！戴维斯在看涨！”

倾刻之间，微风变成了狂风。

“戴维斯在买进！”

几十个声音同时爆发：

“我买二百！”

“我买一千！”

“我买五百！”

古铁雷斯站立着，伸出手行了个法西斯式的敬礼，用西撒罗[1]在罗马元老院演说的手势，平息那喧嚣声：

“十五比索我买两万……十六比索……十七比索……”

胡利安觉得有双粗短的胳膊在热烈地拥抱他。

“祝贺戴维斯先生！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这是巴斯蒂亚斯。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直发抖。

“堂胡利安，我一股也没卖出！戈尔登贝克先生差一点没叫我发疯。可我，稳坐钓鱼船！只要戴维斯先生不对我说个卖字……总而言之，您，堂胡利安，您要给我透透风啊……”

胡利安刚从巴斯蒂亚斯的胳膊里脱出身来，又落到了卡兰萨上校的怀抱里。

“您的合伙人真好，堂胡利安！他救了我们大伙儿的命。救了您，救了我，甚至还救了那个无耻的乌里奥斯特……这个卑鄙的家伙！我已经明确指示公证人作好准备，要是股票下跌到十三点五比索，就好歹给我把他带到决斗场去……谁让他干这种蠢事的！他最终使股票跌到了十四点……就差这么半点，让他逃过了一颗子弹……！”

买主们的喧闹声震得交易所大楼象纸板盒一般摇晃起来。巨大的浪头，乘着汹涌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隐约可以看到乌里奥斯特那双痉挛而蜡黄的手——这是一双淹死鬼的手——在水里忽隐忽现，时沉时浮……

收盘时，“金矿”股票涨了十二点。

---

① 西撒罗（Cicerò，约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思想家，演说家。

人们拥抱他，向戴维斯表示祝贺。在一片狂热的欢呼声中，胡利安听到一个快活的声音：

“戈尔登贝克破产了！”

胡利安想起了阿尼塔，他的幸福全化成了泡影……



二十

沃尔特·戴维斯给列昂诺尔送花束的时候，对她的爱好猜得那么准，可是在挑选首饰方面却不行……

也许是出于他那百万富翁的古怪性格，送给她的首饰式样总是很别扭；而且，他对珍珠有一种偏好，在这方面倒有点象胡利安。可列昂诺尔并不太喜欢珍珠。哪个女戏子、哪个妓女或女店员是不戴珍珠的？……固然那都是些假的，可是谁还认得出真假呀？

她婆婆送的这副被胡利安奉为珍贵遗物的耳坠子也戴得太久了！哦！那些翡翠却一直使她着迷……

这天，列昂诺尔想过过当阔佬的瘾。

当格拉谢拉陪着她，在一家珠宝商店的玻璃橱窗前停下来的时候，她突然象妖魔缠身一样产生了这个念头。

魔鬼在诱惑夏娃这个单纯的乡下姑娘时，所送的是一件十分菲薄的礼物——一只象她的脸蛋一样红润的大苹果。毫无疑问，那蛇到了尘世之后，并没有收起它希图有所成就之心。它被天使逐出天国后，在地上匍匐了很久，它知道用苹果送礼已经不"时兴"了，已经引诱不了现时代的那些夏娃们。于是就离开了它的草窝，到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舒舒服服地安了家。在那儿，展示它身上无数圈点缀着稀珍宝石的戒指，它象项链那样蜷曲着，探出红宝石的舌头，一对翡翠般的绿眼睛，盯着正在看它的女人，好象在说：

"请看！这玩意儿比起苹果来可要值点钱了！……"

列昂诺尔看见了它，站住了。

"你瞧，格拉谢拉……！你瞧！多漂亮的翡翠呀！"

"漂亮极了！你怎么不买呢？"

列昂诺尔激动地挽紧了女友的手臂，她的眼睛象是中了魔似的，盯着那翡翠戒指，一动也不动。

"一定很贵吧！"

"得了吧！这算得了什么！现在你丈夫那么有钱……"

是的，胡利安确实赚了不少钱……可是她还不敢把这么多的钱花在一件没用的东西上。

"你为什么不拿一些首饰来掉换一下呢？譬如这副珍珠耳坠子？……这种老古董还要它干啥？"

她心里也有过这样的打算。可是……胡利安是不会原谅她的。他几乎就把珍珠看作是对他母亲的纪念。这样吧，把戴

维斯送给她的一枚胸针和两只戒指换掉……

“亏你想得出的！这些首饰都是新式的……而那副耳坠子倒是老古董。耳坠子上唯一值钱的就是些珍珠……如果……”

格拉谢拉想了一会儿。

“听我出个好主意：你把这些珍珠转让掉，再换上些假的。谁也看不出来！耳坠子还是原样留着。另外，你又多了一只翡翠戒指。”

列昂诺尔非常高兴，拥抱了她。

“你真聪明！不过……”她的眼神又显得忧郁起来，“这种买卖，叫我怎么向胡利安交代呢？我可不敢跟他直说……要是他问我，这只戒指是谁送给我的呢？”

“你就说，是你节省下来的钱买的。”

“不行……我花钱向来都跟他说的。”

“哦！可是……戴维斯……你就说是戴维斯送的……譬如说，为你的生日。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列昂诺尔再次拥抱了她，两人一起走进珠宝店。

“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列昂诺尔把耳坠子交给了她的女友。掉换没有发生困难。格拉谢拉真是个精明透顶的生意人。

“真不愧为经理的太太！”首饰店老板诡谲地笑着大声赞叹说。

“好吧，”格拉谢拉提醒他说，“可是您别忘了，这副耳坠子弄好以后，立即给这位太太送去。至于戒指嘛，不到六月十五日就决不要送去。这是我为她的生日准备的礼物呀！”

两位女友咯咯笑着走了出来。

“可怜的戴维斯！他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会送你这样一件

礼物！”

“这么下去，他要破产的，这倒霉蛋！……”列昂诺尔喜不自禁地叫道。

事实上，戴维斯从来没有象这一次那么慷慨过，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二十一

秋天的一个下午，阿尼塔沐浴在满院明媚的阳光下，手指间夹了本合拢的书，久久地沉思着。她忽然听到书房里有一下沉闷的碰击声。这个时候那里应该是没有人的。不过她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从小石凳上站起来，径直朝那儿走去。

她的心情很愉快。这充满阳光的庭院，以及花园的绿荫、闪闪发亮的小径和四周种着秋海棠的镶花砖水池，似乎都映入了她那对明亮的眸子里。刚进屋时，她什么也看不见。窗帘是遮着的，而在家具的阴影里有几件帝国时期的多半饰有鹰和王冠的铜器，隐约显出黄橙橙的颜色。突然，她听到一种咕噜噜的响声，一种时钟快要打点时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她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桌上有一团影子……象是放在黑布和乱纸堆里的一只黄瓷花瓶。

她朝暗处往前挪了几步，暗处的地板踩在她的脚下就象棉花一样深陷下去。她丈夫简直是趴倒在写字台上。浮肿的、汗涔涔的脑袋仿佛滚落在现金出纳簿旁；两手搭在脖子后面，下巴埋在纸堆里……发出时钟的发条松开时的沙哑声音……

阿尼塔以为他昏厥了：

“萨莫埃尔，天哪！你怎么啦？”

他微微抬起了头，惘然地看着她。

“怎么啦？你出什么事啦？回答呀！”

戈尔登贝克的脑袋又耷拉了下去。他在啜泣。嘶哑的抽啜，夹杂着难听的打呃声，随后又吐出一些断断续续的词句：“破产”……“劳累一辈子”……“完结了”……“那些债权人”。

接着他惶恐地说：

“你懂得做生意的诀窍吗？稍不谨慎，就会破产，就会完蛋……明白吗？”

阿尼塔点了点头。

“你能保守这一类秘密吗？好吧！要是两天之内市场上没有变化的话，我就无法履行我的那些承诺了。”

他看着她那满含惊恐的眼睛，又说：

“……是的，我给关进了死胡同……被那个卑鄙的戴维斯逼得走投无路了……我卖掉的股票比我全部持有的还要多五万股……唯一的出路就是给自己一枪……”

“可是……堂福尔图纳托有股票呀……”

“他一股也不想卖。这个混蛋！”

“胡利安呢？”

“他倒是可以卖的……自然得瞒着戴维斯……这事儿我没有勇气向他提……只有你可以办到……”

“不，”她傲然挺起了身子，“我可决不同胡利安谈什么钱的事……他会怎么想呢？你自己直截了当跟他说吧。你把实话告诉他。胡利安可是个正人君子。”

“谈到生意就没有什么正人君子可言啦！不过，对待女人，

总得更讲些礼貌……你应该向他解释解释……"

"我不去。决不去。"

"那你可以跟戴维斯谈谈嘛……胡利安总不能拒绝把你介绍给他吧……"

"同戴维斯谈，我去。"她说。

她要他交代一下这桩交易的一些细节。

"什么数据呀，数目呀，根本就不用提，你只要加上些伤感的情调就成了。之后呢……让他约个时间，我跟他谈谈。"

阿尼塔朝壁炉上的那架青铜的钟看了一眼：五点钟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梳好头，换了衣服，开始打扮起来，象是准备去征服男人的心。

当天下午，胡利安就会把她介绍给戴维斯，一切都会得到解决，这点她很有把握。一个为了解闷而搞搞投机的大富翁，怎么会有意让她破产呢！……她要绘声绘色地向他渲染一番：她的不幸，她向来对他的关注，对他这位交易所里最有才华的人的钦佩……正如堂拉米罗说的，"一位真正的商业天才"。

她对着镜子戴上帽子，不禁笑了起来。

她破天荒第一次受丈夫明确的委托去幽会……可怜的胡利安！要是这天下午她到他们那个"安乐窝"去，对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丈夫派我来看你；可是我不是为你来的……而是为了戴维斯……"还不知他会怎么想呢！这事太有趣了！

她把嘴唇撅成接吻的样子，往上抹了最后一道口红，就出去了。

戈尔登贝克正低着头，双手插在衣袋里，在走廊里踱来踱去。

她对他做了个告别的手势。

"回头见！"

"祝你走运！"

戈尔登贝克抬头望天，咕哝了一句：

"要是她不成功的话……！"

二十二

"菩萨的这种傻笑不使你反感吗？"

阿尼塔枕靠在胡利安的胳膊上，懒洋洋地摇了摇头。她颈后的发根摩擦着象牙般又硬又滑的肌肉。她觉得有一种异样的快感，电流似的一直传到她的脚尖。她差点象猫一样尖叫起来……

"菩萨？是吗？为什么？"她没有明白，喃喃地问道。从紫黑色眼圈里，她半睁开眼睛朝那菩萨的方向望去。这尊黄黄的瓷佛象腆着大肚子，盘坐在红漆的壁架上，笑呵呵地望着长沙发。

"这个菩萨真讨厌，"胡利安又说，"总是带着这副嘲笑的样子。好象每次拥抱它都要评头品足一番：'刚才这一次很好，上一次就差一些，可前几次太放肆了……显得格外可笑。从可笑的程度可以看出恋人间相爱之深……'尽管它没有这样直接说出来，我也知道。你看它一声不吭，微笑着，假装瞧着自己的肚子，可是它在观察我们。任何动作都逃不出它的眼睛……"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没法不把它放在心上。恋爱有时是可笑的！你知道，你长得很美。真的，你这样子很象一尊雕像；可是你敢说你有

时在它眼里不显得滑稽可笑吗？而我，这么一副严肃的神气，两鬓已开始花白……不，这太不相称了！然后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我们都会成为过去，我们都会变老，你会把我忘掉的，佛像也难免易主，可是它那圆滚滚的秃脑壳里将留下对你的回忆……”

“你太伤感了……”

“不，我这是说真心话……它会留下对你的回忆……回忆起你现在这个样子，回忆起刚才那副模样……这弥勒佛会笑起来，等它看到别的情侣，它就会作一比较。‘那个疯姑娘更热情些……’它会这么想。而‘那个疯姑娘’将会变成一个正经端庄的、受人尊敬的胖太太，她裹着一条羊毛披巾，提兜里装着祈祷书，要去参加八点钟的弥撒……”

阿尼塔勉强笑了笑。

“你别傻了！恋爱时冲动起来是不太‘雅观’，谁跟你争这个呢！可是谁会去想象这尊倒霉的佛像竟会比饶舌的寡妇还喜欢评头品足……如果它有记性的话——那更好！——这位可怜的太太也会怀着某种不安的心情，回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个疯先生在一位不管怎样总是爱他的女人身旁，大谈什么年老和遗忘……”

胡利安吻了吻她的眼睛。不知为什么，他相信阿尼塔是越来越不属于他的了。这天下午，他发觉她比以前更加心不在焉，无动于衷。他接连问了她三次：

“你不高兴吗？你有心事吧？”

“没有。问这个干吗？”这是她唯一的回答。

胡利安本想拐弯抹角地把她引到投机交易的话题上来，因为交易所里传说戈尔登贝克处境不妙。可是她却显出不耐

烦的、几乎象伤了自尊心的样子，故意避而不谈："我怎么知道呢！买卖同我有什么相干！"

而现在，胡利安竟起了羞辱她的坏念头，想跟她谈最能使女人感到不快的话题：什么年龄啦，悔恨啦……他这样做能称心如愿吗？一想到这也许会使她难受，他的喉咙口便涌上了一股热流。

"阿尼塔，你怎么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象从前那样和我谈谈呢？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你讨厌我了吧？不爱我了吗？"

她突然挺起身子，仿佛伤了她的心似的。

"什么？这也是你说的吗？那我何苦来呢？我拿自己的贞节名誉来冒险到底有什么意思？难道是为了同一个与我不相干的男人假情假意地逢场作戏吗？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为我作出一丝一毫的牺牲呢？别的女人对他们的情人说：'我要钱，你去偷吧；我要和你一起过，你抛弃你的家吧；我要你替我报仇，你去杀人吧。'于是这些男人就置良心道德于不顾，抛弃自己的家，去偷盗，去杀人……你听着，胡利安，你可要听明白了，我没有疯，也没有把你当作一个半神半人的英雄，绝没有这样！我虽然知道，我想要什么就可以叫你办到，可我从不敢硬要你做麻烦你的事。你看到过我有哪一次瞒着你了？也可能有，可那是为了不让你伤心，不让你担忧……我决不愿意使你在你的名誉和忠贞上感到为难……"

她急匆匆地说着。胡利安把她抱在怀里狂吻着。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

佛像在红漆壁架上微笑。

突然，阿尼塔果断地站起来，到浴室梳理了一番，嘴上抹了点口红，脸上扑了粉，十分仔细地整了整睫毛和眉毛，然后

戴上帽子和手套，笑盈盈地站在门口：

“好吧，我们刚才说到，我从未向你要求过什么……”

胡利安低着头不言语。

“要是现在我违背我的意愿，请你帮个小小的忙呢？”

“请说吧。你知道，这将是我莫大的幸福！”

“我要同戴维斯谈谈……”

胡利安的胳膊贴着身子垂落了下来。

“同戴维斯谈谈？谈什么？”

“谈生意经。”她拉长着脸说，“事情就是这样，跟你谈爱情……跟戴维斯谈生意……我是见人说人话……”

“不，别打趣了。你为什么要跟他谈呢？”

“这我不能告诉你……”

“我想，你不会是想让我吃醋吧……”

“胡利安！”

“这样做是很愚蠢的……戴维斯不会让女人感兴趣的……他差不多是个老家伙了，是个蠢货……我知道你可不是这样想的……我从格拉谢拉那儿知道你……”

她气愤地抬起了头。

“你从格拉谢拉那儿知道什么？对不起，请告诉我，你从她那儿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我都知道……！你别做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什么‘君士坦丁堡之行’，什么‘拐骗王公的宠姬’！……全是卑鄙的造谣！是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戴维斯在搞女人！简直不象话……！”

胡利安继续象发疯一样往下说。

阿尼塔一言不发，走近桌子，拿起小包，摆出一副要走的

架势，说：

“你别这么怒气冲冲的，我只是要你帮个小小的忙……要是你不同意，你可以坦率地告诉我。可是你却演了这么一幕戏……你倒还是个蛮不错的演员呢……谢谢你的表演……可是下次你想演奥赛罗的话，就请另找一位苔丝特蒙娜吧。”

阿尼塔冷静而坚决的语调，使胡利安回到了现实之中。他擦擦额头，揉揉眼睛，象是要驱散梦境。他回答她说：

“请你原谅我吧……我太无礼了……不但无礼，而且是个大笨蛋……我没有理由干涉你的事情……再说，你只是想见见他……可是……戴维斯不在这里……”

“胡利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现在戴维斯正在操纵一场投机，就在昨天……一句话……你坦率地说吧，你不愿意，你不想让我高兴。我的话说完了！”

胡利安的脸歪扭得象一张投进火里的纸。

“戴维斯不在这里！我向你担保！”

她朝门口走去。胡利安拉住了她的一条胳膊。

“对不起，听我说！一分钟，只要一分钟！我对你说实话吧……全都说了吧！戴维斯并无其人！……我向你担保！向你发誓……！”

她以近乎怜悯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眼……

“胡利安……您又不是小孩子……别再硬撑了……我们永别了！……”

“戴维斯并无其人……！戴维斯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这次投机是我干的！……”

阿尼塔把嘴唇一撇，扮出一副讥笑的怪相：

“这次投机是您的主意吗？多谢了！我可没有想到您的这

一番好意……遗憾的是谁也不相信您的这种商业才能！”

“阿尼塔……我没想到……我没想到……”

“够了！您让我走！”

说着，她猛地抽出被胡利安抓住的胳膊，在门上碰了一下，往外就走。

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床好象在沉陷下去；被子裹住了他的脸、胸脯和胳膊，使他动弹不得。他感到窒息，仿佛心脏快要炸开了。这种极度的痛苦，只有阿尼塔抛弃他时的痛苦才能与之相比……

周身的冷汗又使他感到麻木。

床渐渐地愈陷愈深；他已经落在深渊底下，身上沉重地盖着白雪堆似的被子。他似乎觉得高处是阴霾的天空，撒满了无数点点的白色雪片。

这时，雪片在很高很高的上空，随着微风而四处飞散、纷纷飘落。

胡利安从那冰冷的墓穴里可以听到戴维斯的声音；他正坐在一片白雪地上，刚好在胡利安的胸口上方，眼望着羽绒般的云霞，漫不经心地说道：

“它们很高，是的，现在很高……行市在‘看涨’，可是回头会下跌的，您别担心……这种事情在交易所里司空见惯。股票就是这样。只要您愿意，我会让股票下跌的。”

雪被抖落下来，上面突然响起了雨点般接吻的声音。

“沃尔特，我亲爱的沃尔特呀！你真好！”

阿尼塔的声音悠扬清脆，宛如小鸟在啼啭。戴维斯把她搂在怀里。他们紧紧地拥抱成一团，身子陷进了鸭绒垫似的雪堆

里。真不要脸！胡利安怒不可遏，在墓穴深处拚命地挣扎。他起不来，可是他那双发紫的手，象两只大螃蟹，不停地抓呀，抓呀……他想爬出墓穴，一把抓住戴维斯的脖子，把他掐死！他挣扎着，被雪闷得透不过气来。棉絮般的雪片往他的鼻子、耳朵和嘴里直钻。

那痉挛的手指，终于抓住了一条胳膊。不，这不是胳膊！是个脖子，热乎乎的脖子，在垂死地扭动着发出破风箱似的嘶哑的咕噜声。后来，他几乎感觉不到了。啊，我的天！这脖子怎么这样柔软，这样光滑呀！

这时他想松开手，可是双手已经不听使唤。手指硬得象握成了个环的铁钩子，把那奄奄一息的脖子象根松散了的缆绳一样从中间勒过。胡利安也感到筋疲力尽了。

上面响起了哈哈的笑声。

"您搞错了，巴尔多先生！……这可不是我的脖子呀！"

胡利安惊跳起来，于是醒了。

只见路易斯·阿尔维亚尔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床边。

"真有这种事！上午十点钟还这样打着鼾……"

胡利安神思恍惚，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直愣愣地看着他。

"一场恶梦……"他终于嘟嘟哝哝地说，"一场可怕的恶梦，我梦见我掐死了阿尼塔……"

"冒失鬼！别让列昂诺尔听见了。就算你把她杀了，列昂诺尔也不会原谅你的……再说，这件案子倒有点象真的……你的行为也象个十足的无赖！"

"我？你说同她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胡利安觉得似乎被人用匕首捅了一刀。

"难道你不知道戈尔登贝克的处境吗？这对任何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交易所里大家都在谈论此事。股票现在卖五十比索……这个大傻瓜简直是'作茧自缚'。真蠢！可是这些事女人是不懂的……"

胡利安有一种恶梦还在继续的感觉。

"你没替我申辩吗？你没对阿尼塔说吗？"

"我向她解释了你的处境……说你没法帮助戈尔登贝克，因为这次投机是戴维斯干的。如果你把股票抛空还给对手的话，你就会对不起他……戈尔登贝克少丢失一个比索，戴维斯就要多亏损一个比索……"

"这次投机是我干的……完全是我干的……！"胡利安气急败坏地说。

阿尔维亚尔十分同情地打量了他一眼，好象他是跟一个有病的孩子或是跟疯子在争论。

"好吧……我不同你争论了，可是请你允许我提个忠告：你别把这话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你的……她更不会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听命于戴维斯的。"

胡利安啜泣着，倒在床上。

"谁也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也不相信，阿尼塔也不相信……对大家来说，只有戴维斯才是存在的，而我什么也不是！"

半小时后，精神上的危机过去了。胡利安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古铁雷斯，另一封给巴斯蒂亚斯。

"奉戴维斯之命，请您以四十五比索的价，把三万股'金矿'股票交付给萨莫埃尔。"

"受戴维斯委托，我劝您抛出您持有的两万股股票。他的

股票是以四十五比索卖出的，这个价也许戈尔登贝克……”

阿尔维亚尔不禁笑了起来。

“可怜的戴维斯！你的这番调解要他付出多大代价呀！要是你不寄这两封信的话，今天股票会上涨到六十比索。”

胡利安羞愧满面地低下头。他只好打点起精神，小声地，非常低声下气地恳求阿尔维亚尔：

“请你事先给阿尼塔看看这两封信，你答应我吧？……”

“好的。此外，我给你保密……我要告诉她，你确实同戴维斯商量过了……否则，人家会说你滥用你的合伙人的信任，不是这样吗？”

巴尔多想再解释一番：“这次投机是我干的。我没有骗戴维斯。”可是他想起了那两封信：“奉戴维斯之命……”，“受戴维斯委托……”于是只好忍气吞声。为阿尼塔作出牺牲，完全值得！只有在这时，在他快要失去她的时候，他才明白这个女人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胡利安这时候的想法和她在看到信后的想法有多么不同啊！

“戴维斯太高尚了！他这样做都是为了我……只是为了我……他对萨莫埃尔很反感……差一点使他破了产……胡利安呢，这个可怜虫，那么疯疯癫癫的。依我看，戴维斯是根本不把他当作一回事的……”

二十三

胡利安明白，他和戴维斯是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交易所里人们对他的态度议论纷纷，这对于他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在2413号信箱里发现了许多匿名信，如“戴维斯先生的朋友们”，“感激您的昔日情谊”的商人们，冒昧地提醒他“那个所谓的巴尔多”或“您的职员巴尔多”在欺骗他。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不止一次地看到堂西普利亚诺翻着白眼，对戴维斯的天才赞不绝口，说：“他是个多么有才能的人啊，堂胡利安！”这时，胡利安就无法控制自己了：

“您不要那样认为，其实戴维斯的才智也是平庸得很！”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堂胡利安！您知道，他把投机称之为‘同恶运打赌’，这话说得又机智又风趣……”

胡利安绞尽脑汁，也想说出一句合适的谚语来，结果往往是徒劳。当他偶尔灵感触发时，同他交谈的人却又亲昵地拍拍他的肩膀说：

“这句谚语一定是出自戴维斯先生之口！……真是至理名言啊！”

他在绝望之余就把最愚蠢的话强加在戴维斯头上：

“我的合伙人说，投机业务最稳当，无非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

“这是戴维斯说的吗？多么尖刻的讽喻啊！”

由于把股票转让给戈尔登贝克，这样使许多“多头”① 的期望落了空，因此对胡利安的评论也更加恶意了。当古铁雷斯接到抛售的通知时，他搔搔头皮，喃喃地说：

---

① 旧社会里从事投机交易的人，预料货价将涨而买进期货（股票、公债……），伺机卖出，这种人叫“多头”。与之相对的叫“空头”。

"不幸的戴维斯先生！要是听任行情发展下去的话，股票可能会上涨到八十比索了……堂胡利安在这里插了一手……"

要说服一个生意人，使他相信别人可以为了感情、友谊、怜悯而牺牲自己一分钱的利润，那真是谈何容易啊！

这一天该死的下午，天是那么灰蒙蒙、阴沉沉的，使人象值勤官一样感到烦闷、无聊，而事情却发展到了顶点。

路易斯·阿尔维亚尔出于一片好心，把胡利安推回到现实的面前。

"你知道交易所里说你什么吗？作为知心朋友，我得全告诉你……"

"说我什么？"

"说你瞒骗了戴维斯……"

"真卑鄙！"

"是的，是卑鄙。可我刚才在一些人那儿听说，戴维斯自己也这么说……"

"这是谁说的？"

"维利·洛佩斯。"

"这个混蛋！我马上去揭穿这个骗子……你陪我去吧！"

果然，洛佩斯穿着一条牛津裤，在一群投机商中间，恬不知耻地大吹什么克莱芒索和劳埃德·乔治对于玻利维亚矿业和工业问题的意见——他在巴黎同他们非常亲切地交谈过。

胡利安象旋风一般地跑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这么说，你这个无赖竟敢说戴维斯不相信我吗！是谁告诉你的？是谁？"

这场攻击来得那么突然，使维利迟疑了片刻；可是他看到大家的目光都盯着他，于是就立刻恢复了勇气：

“喂，冷静点！象什么样子！”

“是谁说的？快回答我，否则我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

洛佩斯把身子往后一仰，扶了扶玳瑁眼镜：

“戴维斯……！是戴维斯本人告诉我的！”

“这是造谣！”

“只有您的合伙人本人而不是您，才有资格说我造谣！”

胡利安想反驳他，但他的两条胳膊象是折断了的翅膀一样垂落下来……有谁能证实洛佩斯在说谎呢？

他低下头，离开了人群。

他的决心已定，一天也不能再和戴维斯继续下去了。可是怎么办呢？撤销授权证书吗？不可能。人们对他很了解，都知道他是戴维斯的合伙人，而不是戴维斯本人。即使他戴上了墨镜，也没有一个公证人会上当受骗……戴维斯太出名了！

突然他心里一亮：来一场辩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来一场辩论。

他加快了步伐。

自然罗，戴维斯将处于劣势……他要摇起笔杆子来，戴维斯可不是对手……一上来，他要写一篇署名胡利安的文章，文章要写得很沉着，而且有分寸。文章说，他提请公众注意，从这天起，他拒绝继续处理沃尔特·R·戴维斯的事务，因为两年以来以戴维斯的名义进行的商业与股票交易，全是由他一手包办的，而戴维斯却没有保证他巴尔多认为是理应分享的股份……

接着是戴维斯猛烈的、怒气冲冲的答辩，但他既不陈述一

条理由也不否认任何事实。

胡利安将反驳说："谩骂不是理由。"于是，所有的人都信服了，他，唯有他，才是操纵这场大投机、这场曾经轰动证券交易所的大胆金融活动的智囊人物……而戴维斯则成了一个平庸的资本家。

等到阿尼塔发觉原来那个交易所的巨头，那个引诱东方美女的神秘的金融家，多少个月来，一直是仰仗胡利安的才智在混日子的时候，她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呀！

戈尔登贝克，堂西普利亚诺，英阿银行的头儿们，看到"股票交易的天才"回复了本来的面目时，他们又会如何的瞠目结舌、惊讶不已啊！

他使劲推开办公室的门，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字母象密集的雨点落到打字纸上，他感到多么痛快啊！这雨下个不停，渐渐地积成了一潭泥塘。戴维斯就淹死在里头，只露出两只又长又黄的胳膊，活象扭曲的树根！

胡利安继续撰写着戴维斯的反驳文章。他把各种各样的蠢话加在戴维斯头上，对他合伙人的傲慢无礼进行了报复。

他感到自己又自由了，独立了，又有了自己的个性。他的合伙人则成了他手中的傀儡，随着他手指的每个动作而前俯后仰，左右扭动。

现在的胡利安已经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了。前几天，他从古铁雷斯的事务所里取出了一百多万比索。他的前合伙人一旦失去了现实的存在，尤其是没有了钱，又能怎么样呢？

他确信还是控制着戴维斯。

二十四

胡利安的手指间夹了根哈瓦那雪茄，象是一支灰笔尖的粗铅笔，借着一缕青烟，在空中画出了这么几个字：这就是个有福的人。

从他的口袋里露出的半截报纸，也附和着说："当然罗，堂胡利安完全有理由感到高兴，戴维斯先生已经成了一头十足的蠢驴。"

果然，这天上午，戴维斯用占两栏字的标题，在报上发表了一段简短的启事："我最后的话。答堂胡利安·巴尔多。"

文中没有一个严肃的论据，只是对抛弃了他的前合伙人卑劣地发泄一通而已……可怜的英国人！

胡利安走进俱乐部，向四下的人们招呼、微笑。

不管是酒吧间里那些喧喧嚷嚷、手舞足蹈的人们，还是象安达卢西亚花园一般五光十色的花砖台基，一切都散发着欢快的气息。

鸡尾酒酒杯映照出柜台后面的那些招待，象在热情地喝采。好极了，堂胡利安！好极了！

俱乐部的会员们各自为了一份小吃点心乱哄哄地挤来挤去——这些人做起生意来劲头十足，不知道肚子饿，可饿了的时候找东西吃也同样拚命。巴尔多在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使劲挤出一条路来，终于把一只胳膊挤上了堆满骰子和杯子的柜台。

"来一杯杜松子酒！"

“当心我的三个么点！”

他转过头来，恰好碰上了卡兰萨上校气势汹汹的质问的目光。

“见鬼，堂胡利安！您还在这里……我没想到……”

“说实话，您真沉得住气！”堂胡安·安吉塔结结巴巴地说；他是上校的密友，一个从不惹事生非的老头儿，这时正从他朋友的肩膀上伸出长颈鹿似的脖子。

“可是……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上校把那铁锤般的拳头敲在柜台上。

“怎么？难道您没有看到戴维斯在报上说些什么吗？”

“他说了什么？”胡利安说，“纯粹是一派胡言！……不过，他也承认他的生意其实是我一手兴办起来的……”

“可是他辱骂您……”

“他辱骂您！”安吉塔象应声虫那样重复道。

“没那么严重……你们可以这么说：他对我态度暴躁、感情用事，也许还很粗鲁……戴维斯可不是什么斯文的人嘛！但反过来说……”

“不，我的朋友，他对您的侮辱是十分严重、非常粗鲁的。您瞧：他说您抛弃他这件事做得很缺德，根本配不上一个正人君子！这是侮辱！……这种挑衅是堂堂男子汉决不能容忍的！”

“挑衅。是的，是挑衅。”堂胡安·安吉塔随声附和说。

胡利安脸色苍白。

“其实，我想你们是过于看重这一句话了……”

“过于看重！过于看重！”卡兰萨上校模仿着胡利安温和的语调叫了起来，脸色都变了，“我们这是在什么国家！真见鬼！人家骂您厚颜无耻，您都无所谓，而我们作为您的朋友倒有点

耿耿于怀。真是岂有此理！刚才我还同堂胡安谈起这件事。至少要叫那个英国人解释解释。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去办好了！打两枪就解决问题。不过，假如他不肯决斗的话……好吧！耐心等着吧！”

巴尔多迷惘地看着他们。

“我想，哼！您总不至于瞧不起我们这些朋友，不至于奚落我们吧！要那样的话……我最好还是不吭气！真见鬼！人是老了，但我的手打起枪来是不会有差错的……”

“不，我的上校……您怎么能这么想呢？……”巴尔多无力地结巴着说。

结实的镶嵌天花板仿佛同地板上下夹拢了，它象榨酒机似的把胡利安、上校、安吉塔和整个俱乐部，连同酒瓶、花砖和所有的会员统统压成一团。

戴维斯就站在榨机顶上，脸象个魔鬼，正在拧紧螺杆……这时花砖、酒瓶和骨头嘎嘎直响，人肉发出闷塞的咯吱咯吱的声音，血象榨槽里的葡萄汁一样流着……

公证人商定于晚上十一点同胡利安碰面，以听取当事人的指示……为得到这点宽限胡利安付出了多少代价呀！

“嗯……嗯……总之，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要是您一定要这样的话，堂胡利安，那么我就这么吩咐下去了！”

“非常感谢您……这件事真够麻烦的！”

胡利安在绝望之中，找了他的这位警官朋友，要求由警察出面阻止这场决斗。

“好吧！见它的鬼！主意还是您自己拿……不过，必须把这件事处理得尽可能对您有利。您问有什么办法吗？有的……

有的！可以让戴维斯先生迟一些赶到决斗场地……这容易，很容易！只要同交通警察发生一件意外冲突……您可以把戴维斯先生的地址告诉我吗？”

胡利安咬了咬嘴唇。捏造的合伙人，调查，证书……他怎么会陷进了这么个泥坑去的？他默不作声，嘴巴中风似的歪着，表情简直象个白痴。

“您知道吗？”他终于开口说，“您知道吗？考虑得周到一些的话……我们最好不要做什么手脚……我自己去同那个混蛋决斗……出什么事的话，请您一点也别说出去……作为朋友，我恳求您……”

警官庄重地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

“对了！这就对了！我早知道您是有这个胆量的，堂胡利安！”

如何避免这场决斗？如何避免得了呢？这个想法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折腾着，犹如蛆虫在奶酪里肆无忌惮地蛀孔蚀洞一样。

要断然拒绝……已经为时太晚，他已经选好了公证人！

要说戴维斯不在……也只能推迟这场悲剧的发生。

假如让戴维斯出面写一封信作些辩解……那他胡利安就只好接受。这样公证人就会要求登报启事：“一场冲突宣告结束”、“沃尔特·R·戴维斯先生和胡利安·巴尔多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论战就此结束，事情又将和先前差不多。戴维斯不会再做他的合伙人了，但仍将是他的朋友……假如他胡利安在生意中干成功了，那末公众的脑子里都以为戴维斯曾经给他指点过……去他的！那还不如恢复原样！他非杀死戴维

斯不可！非得干掉他，一句话，必须决斗。可是……还得有公证人哪！叫他拿公证人怎么办呢？

家里，孩子爬在他的膝头上，嚷嚷着："爸爸，把我背在背上……爸爸，让我骑马。"当他看到列昂诺尔和孩子时，那纠缠不休的念头更使他痛心。

十点钟了。到十一点时，上校同那个该死的老头儿就要来了。必须当机立断！

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前有戴维斯，后有卡兰萨。假如拒绝决斗，他在公证人面前就会十分丢脸。假如他去决斗……那更糟！……那就成了骗子，成了弄虚作假的伪君子……

那两个人，一个是大喊大叫的卡兰萨，一个是跟着他的蠢话鹦鹉学舌的安吉塔，不用一个钟头他们就会来……一定会来，肯定会来的……

一种可怕的恐惧感攫住了胡利安。他真想逃走，藏起来，躲得无影无踪。

孩子还在坚持说："爸爸，把我背在背上……爸爸，给我画只猴子……画只蛤蟆……画只猫咪！"

"统统见鬼去吧！"胡利安突然嚷了起来，猛地把孩子放在靠椅上。

"胡利安，你怎么啦？"

"够了！你，列昂诺尔，把孩子带走。我要写点东西……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她惊恐不安地看了他一眼。这是她第二次看到他这样感情冲动。她抱起哭泣的孩子，一面抚摸着他，一面朝门口走去。

"嗨，听我说！告诉彼德罗准备好车子，我要离开圣地亚哥。"

“这种时候出门……！”

“是的，是的。你别问我。到十一点，卡兰萨上校要同安吉塔先生一起来。你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并把两封信交给他们。不，只有一封。我会把它放在桌子上的……再见！”

“胡利安，告诉我吧，看在上帝分上，你怎么啦？为什么你就这样走了？”

她亲热地拥抱他。胡利安却把眼睛瞪得老大。

那扇对着漆黑的花园的窗户玻璃上面，他看到戴维斯戴着一顶遮到眼睛的曲棍球帽子，在低声招呼他：

“走吧，巴尔多先生，什么也别对太太说。我们到山上去决斗。”

胡利安紧紧地搂着列昂诺尔和孩子，两眼却死死盯着窗户。

“请你原谅我，我得走了。你别惊慌……戴维斯要我去……过两天我就回来……信我十一点以前给你送来……再见！”

说着，他象梦游似的，离开了房间。

列昂诺尔看着他消失在树荫里。

“彼德罗！准备车子！”

他的声调变得十分古怪。看不到他的人影，仿佛黑夜已把他吞没了。

巴尔多先生：

如果两人约会仅仅是为了决斗，我认为没有必要把帮不了忙的局外人请来。那种场面并不雅观。我不喜欢看热闹的人，也无意结识或者杀死您的朋友。我从来就不喜欢这种残杀。您如果把他们带来，那我就不得不命令我

的屬下一起来个“围歼”了。

今晚我乘汽车到安第斯山，再从那里到三个月前我同您和巴甫洛斯基一同打猎的那个地方。那儿风景优美，还有放马的草地。我们将约定一个您认为最合适的时间。

沃尔特·R·戴维斯

在这张打字的信纸底下，胡利安还用铅笔写了几句话，那字几乎紧挨着戴维斯的签名。

我最尊敬的朋友们：

从上面这封信中，你们可以看到，由于走漏了风声，戴维斯已经得知我今天下午的决定。有鉴于此，对你们的帮助我只能再次表示感谢。我不能让你们作出无谓的牺牲。请求你们安慰我的妻子。

万分感谢。

胡利安·巴尔多

两位公证人先后小声地读完了信，面面相觑。

“是个草包！他妈的！”

“比草包还不如！”安吉塔先生整了整眼镜纠正说，“他是个危险的疯子。您瞧他说的，他要先杀死公证人！太太，您丈夫后来怎么做的呢？”

“我不知道，他乘车走了。”列昂诺尔绞着手指，脸色苍白得象个死人。

“我祝贺您，太太，您丈夫是个勇敢的人……以前倒看不出来……有种！我看即使有这么封信，还是应该陪他去。”

“陪他去？这样未免太冒失了吧？”堂胡安·安吉塔说。

“可是，看在上帝分上，出了什么事啦？你们倒是说呀。”

“没什么，太太。您别紧张！”卡兰萨满脸通红地说，“这是

男人们的事情，当然罗，是不能告诉太太们的……可是您别紧张！我们走吧，堂胡安。"

列昂诺尔倒在扶手椅里，双手紧紧抱住头。

"我的天！真可怕呀，我的天哪！"

两个男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

"我差点说出来了，堂胡安！"

"可怜的太太！"

"咳，一场歇斯底里！如果她发现是决斗的话……"

说着两人跳上了等着他们的汽车。

这时候，巴尔多正在离城四十公里的"大陆旅馆"——那原是一家"路口客店"，现在叫这个名字——一个简陋的小房间里，打开朝向田野的窗户，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觉得已经脱离了危险。

宁静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村子。到处散发出干草、牲厩和潮湿的泥土气味。

远处传来的狗叫声，愈来愈模糊，愈来愈轻微，似乎指明了汽车回城要经过的路径。

地平线的这一边消失在绵亘不断的矮山丘下，那简单的轮廓仿佛是小孩勾画出来的。天上，皎洁明净的月亮——真象一大块咬过的饼干——这使他想起了尼托……睡觉的时候，白净的手里也总是拿着块吃了一半的饼干。

黑夜象个巫婆，在村舍、老桉树和山丘顶上打开了她那把退了色的满是破洞的伞。雨伞上蛀蚀了无数的星星和一个很大的窟窿：月亮。这把没有修补的伞，在乡间的夜晚显得多么冷漠无情，多么邋遢破烂，又是多么寒碜啊！可是……它又那

么慷慨，把这“路口客店”——请原谅！该叫“大陆旅馆”——的破壁败垣、老桉树树干和整个院落都披上了一层银装！

哦！叫它原来的名称确实更恰当些；可是这有什么要紧呢？他在这儿不过是隐姓埋名地过两天而已！随后就要回城去的……

“那末戴维斯呢？”

“受伤了。”

“伤得厉害吗？”

“我不清楚……也许厉害吧！他的朋友把他带到门多萨去了……”

卡兰萨上校会多么热烈地拥抱他啊！

二十五

第二天，“大陆旅馆”的老板惊动了胡利安的酣梦。老板是个和和气气的胖子，穿了一双吱咯作响的鞋，白色上衣敞开着，露出诚恳的笑脸。

“先生的一封电报。”

“我的？真是怪事！”

他在心里骂司机：

“肯定是他捅出去的！我关照过多少次了……！”

蓝色的字母变得歪扭而且细长，好象挥舞在放牛人手中的套索。“请等我带警察前来保驾。我们要教训他一番。卡兰萨。”

胡利安立刻明白了他的处境。上校是个不肯就此罢休的

人。对英国人的威胁他要以牙还牙。戴维斯不是要带他的属下一起来袭击吗？那他就请警察来保驾。马上就会有一场野战！没有工夫浪费时间了。

他给卡兰萨写了几句话，说荣誉感不允许他停步不前；他需要一匹马……租的，买的，随便怎么来的都行！还要一个带他上山的向导……别的什么都不要！

“备一匹马，找一个向导，堂帕科米奥。但是要快！啊，还要一支左轮手枪！”

胡利安匆忙离开家时，忘了带自己的那支枪。

半小时后，巴尔多沿着公路纵马奔驰。他那个旅伴的红色披风似乎在徒劳地为他抖去身后飞扬的尘土。

衬有皮垫的大坐鞍逼着他叉开双腿，差点没叫他关节脱臼；粗笨的马蹬就象是挂在他的腰上，时时拉扯着他体内深处的每一丝筋肉，牵动着他的五脏六腑……有时他真想抛开自己的面子、尊严和荣誉，举起双手喊一声“老兄”，投到卡兰萨怀里去，甘心做一个骗子或懦夫算了。

天色开始暗下来，马匹放慢了脚步；随着步子的节拍，那牲口的脑袋不停地摆动着缰绳。这个时候，巴尔多才缓过气来同他的旅伴谈话：

“你叫什么名字？”

“塞拉芬。”

“你是本地人吗？”

“不，老爷。可是我打年轻时就在这儿的。”

“你头上的绷带是怎么搞的？”

“是强盗打的……”

“很久了吗？”

“一个多月前。被卡宾枪打的……”

“那是怎么回事？”

那人取出烟盒，卷了一支烟。

“是这么回事，老爷。我卖掉了几头小牛……看来这件事给那帮小子知道了。将近做祈祷的时候，他们突然闯进来，把我的老伴吓昏了。他们捆起了我的两个女孩子……只听见一片哀叫……有两个家伙把我绑起来吊在梁上。

‘钱在哪儿？’

我不作声。那些畜生开始打我。

‘钱在哪儿？’

我象个死人似的一声不吭。

‘爹！看在上帝分上，说了吧！’

那些畜生打了又打。老爷，听到我闺女的这句话，我心想松口，可他们就是不停手 ‘好好揍他一顿！’我实在顶不住了……正要说出来……”

塞拉芬的脸上突然放出光彩，露出一副幸运的神气。

“说来不信，老爷！穷人有穷人的福气！我正要招出来时，后面过来一个人，对准我的脑袋就是一枪托……”

他的脸上越发显出了庆幸的表情。

“那一下把我打懵了，老爷！可是钱得救了！”

他吸了一口烟，用手抬了抬龙舌兰草帽，继续说：

“喏，打在这儿，在后颈旁边。要是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说实在的，我一定送他一只羊羔！要不是亏得他……钱就完了……！这简直是奇迹！”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

“也许不是什么奇迹，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吩咐我的女儿

给使徒圣安东尼奥烧了支香烛，说不定是……因为您大人一定知道我是个基督教徒。”

天早已黑了，马在布满峡谷的灌木丛里越走越慢。胡利安心里想，这个时候，警察大概正在卡兰萨带领下，走遍乡村，寻找着他的足迹。

“你能保守秘密吗，塞拉芬？”

“当然罗，老爷！我没有说出钱在哪里……”

“好吧，我告诉你，警察正在找我……”

塞拉芬以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他一眼。

“这倒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坏事，我是想同一个英国佬算帐。你最好别管这事。去兜个圈子，天亮以前别回家。”

“他们甭想抓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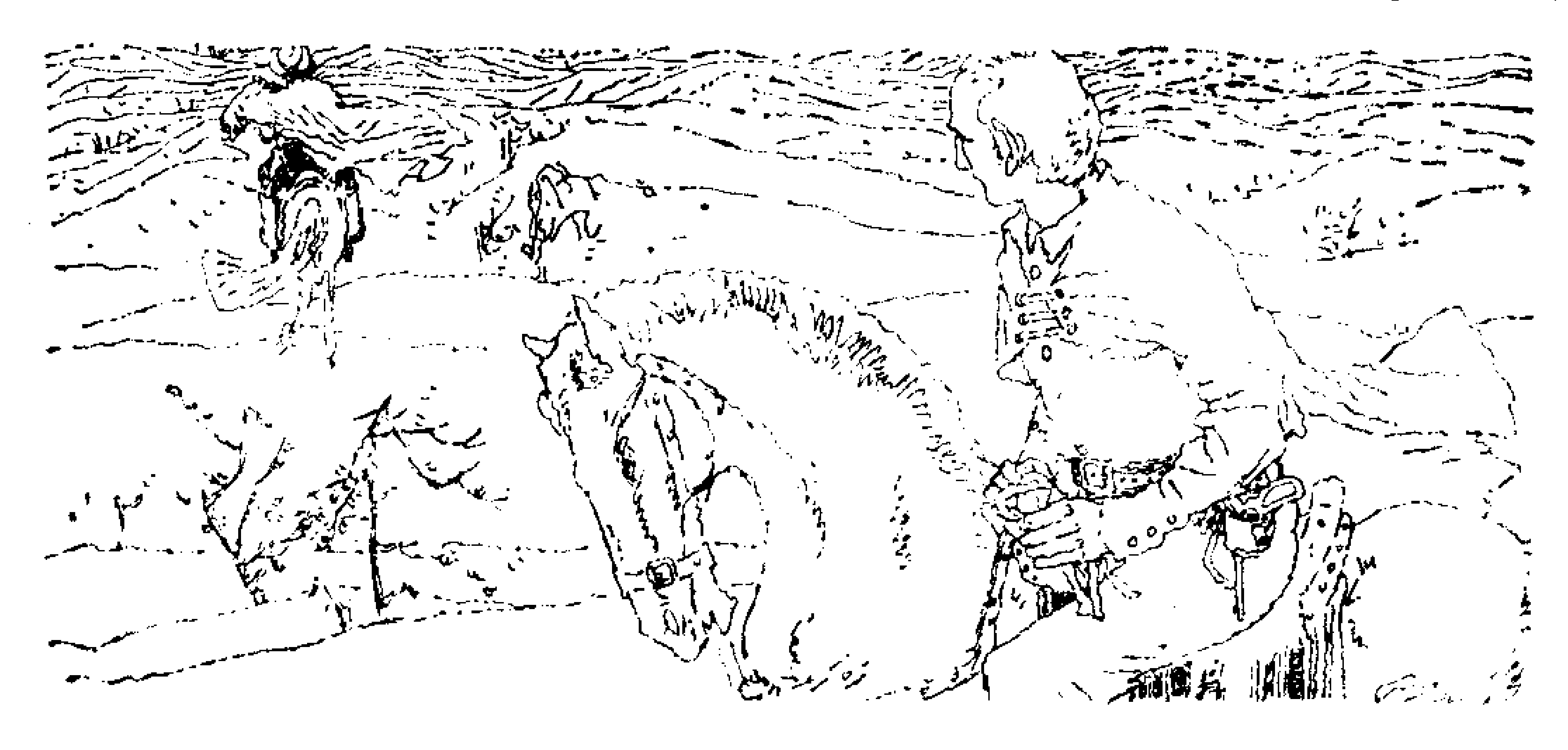
胡利安向他伸出一只手，手里捏着一张钞票。

“谢谢，老爷。您干吗费心呢？”

他把右手举至帽沿敬了个礼，掉转马头走了。

巴尔多望着他那红色的斑点在远处渐渐消失，然后从马鞍上躬起身子，沿着一条幽暗的潺潺溪流钻进了羊肠小道。

远方那黑魆魆的、奇形怪状的山岗，看来象是一头头匍匐



憩息的野兽。浓雾在山岗的背后升起；它们置身在流向深处的小溪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中，似乎在平静地反刍着食物。这单调不息的声音，充满了朦胧神秘的气氛，仿佛是上百个不同声调混在一起轻轻念诵玫瑰经的那种回音。微风、溪流和树叶，都昏昏沉沉地低声做着祈祷。也许这个时刻，列昂诺尔也在祈祷……

胡利安怀着苦恼抑郁的心情，仿佛听到了她在祈求："上帝保佑你，圣母玛利亚，愿你多多赐福……"

随后，他又听到一阵刺耳的、好象蟋蟀叫似的笑声，原来是戈尔登贝克在同阿尼塔嘻笑：

"傻瓜！你别搔我痒呀！"

"哦！您那么怕痒，你们是不是说'怕痒'？"

见鬼！这不是戈尔登贝克的声音。

这人露出一副长长的黄牙，那一口音节破碎、容易使人听错的英国腔，胡利安太熟悉了……戴维斯？那么是戴维斯……？

他觉得浑身发冷。一种非人间所有的阴森冰冷的感觉，就象是一只死人的手贴在他的背上，慢慢地在往上移动，一直擦到他的颈后的头发。

他没有勇气回头看，然而周围的一切都很平静。

头顶是被群山团团围住的天空，空荡荡的，象个废弃的畜栏。

胡利安不由得夹紧了马肚子，马开始小跑，在灌木丛中开出一条路来。一路上的树枝不时地擦着他的身子。

"没关系！得赶紧离开这儿……"

那只僵死的手还在摩擦他的头发、胳膊和腿。他感到浑

身都起了疙瘩。多么阴冷又多么孤寂啊！

白云好象一堆堆的羊群，正在熙熙攘攘地涌入那牲口栏圈，渐渐地布满了天空。

月亮朦胧地显露了一下它那寒光逼人的弯刀似的轮廓。一会儿又消失不见了。

胡利安催马下山。山坡上到处都是黑黝黝的灌木丛。夜幕犹如一只巨大的蝙蝠，展开了薄薄的双翼拍打着他的脸颊。

马突然停了下来。它低下头，竖起耳朵，不安地嗅嗅地面。胡利安用马刺使劲地扎了它几下，那马打着响鼻，猛地往后一退，仿佛有人拉住了缰绳。

胡利安也觉得有人揪住了他的胸口。

"走吧！往前走！走吧！"

他夹紧了腿，那马腾空一跃，把他摔到空中……只听得树枝折断的响声，头上便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仿佛还听到一阵渐渐远去的钟声……

"走吧！走吧！"

这时，那说话的声调已经变得十分不同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到处是一片漆黑。他的左胳膊无法动弹，只好腾出右手去摸左轮枪。

"走吧！"

"混蛋！"

"您不是要来杀死我吗？"

戴维斯交叉着双臂，在不远处等他。黑暗中，只有借着他嘴里烟斗的火光，才偶尔看得清他的脸。吸烟时烟斗燃着的红光，隐约照出了那副墨镜、鹰嘴似的鼻子和手枪；戴维斯手

里也拿着枪。

“有种的就开枪吧，巴尔多先生！”

“混蛋！”

“我来发口令。”

胡利安气疯了，象受了伤的野兽那样匍匐着，奋力从衣袋里掏出手枪。这时，他看清了阴暗中那个英国人的脑袋活象一只红红的假面具。

一……二……三……

同时听到两声枪响。枪从胡利安手上掉落下来，戴维斯的烟斗象烟火筒似的炸开了……想不到竟冒出那么多的火星！不过……哦！他的脑袋怎么这样痛呀！心脏在里面搏动，仿佛铁匠铺的大锤，从两边敲打着太阳穴……这种折磨简直可怕极了；可是，“我还活着，我还活着！”他又兴奋起来，用嘶哑的嗓子嘟嘟哝哝地重复着说。

星星象一阵沥沥将止的雨点，从高处慢慢地撒落下来……苍穹圆顶上只剩下几颗闪光水珠似的明星也即将掉落。

胡利安这时昏昏沉沉地睁大眼睛望着它们。一道青蓝色的豁口撕裂了层叠的乌云，微光下他看到有根粗大的树枝正落在他的胸口上。他的头靠着那突起的树根，一条腿陷在水洼里。

马匹在近旁一块林中空地上吃草，缰绳拖在地上。

巴尔多挣扎着坐了起来。他感到浑身疼痛，大地似乎在脚下摇晃。他蹒跚地走过去，搂着马的脖子，仿佛在恳求它的保护。他又捡起缰绳，把那几乎掉到马肚子下的马鞍重新安放好，伸手摸了摸自己那肿胀的脑袋——跌得真厉害！——然后翻身上马。

浅红色的曙光从山岗上升起，天开始亮了。胡利安刺了一下马，竭力克制着难以忍受的疲劳和疼痛，开始下山。

他得救了！在这阴暗的灌木丛里，高个子、穿一身黄色衣服的戴维斯，象根折断的树枝倒在荒野里……野鸟会在他那苍白的胳膊上，青筋暴突的手上，干瘦的大腿上和布满皱纹的脸上栖息，把他当作一棵枯树，剥掉他的皮……那些鸟会啄去他的眼镜寻觅那两颗蓝眼珠！戴维斯是一命呜乎了，那一枪……

为了使自己确信子弹已经射出去，他在衣袋里寻找武器。天已经大亮，他也不那么害怕了。可是手枪不见了。子弹射出去的时候，枪掉落到很远的地方……然后，那只烟斗象烟火筒似的炸开了……这他记得很清楚。他瞄得多准哪！而且他又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啊！戴维斯的子弹一定擦过他的额头……好吧，不过这不怪他，不是他的错，是戴维斯首先向他挑衅的："有种的就开枪吧，巴尔多先生！"他是罪有应得！

这时候，胡利安在大道上纵马驰骋，路旁排列着的两行笔直的白杨树象是在向他举枪致敬。他的心情是多么快活呀！

"戴维斯完蛋了！他再也不会干涉我的事务，再也不会向阿尼塔献殷勤，也不会对我出言不逊了！"

列昂诺尔看到他安然无恙，该有多高兴哪！她将带着多么骄傲的神气去向阿尼塔讲述这场决斗呀！

"你听着，那是在晚上……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公证人……而且胡利安还刚刚挨了可怕的一枪！真够勇敢的！"

卡兰萨上校将会如何热情地拥抱他！

二十六

玩具店的门上挂满了长长的一串串假面具，犹如奇异的花朵缀成的花环。这些脸型有的和善，有的忧郁；有的瘦弱，有的粗壮；有的凶狠，也有的很可笑。

风吹过来，摇曳着这些面具。它们来回晃动，仿佛在窃窃私语。有几只面具扭到一边，似乎想回避打招呼；另外几只仍然从它们空空的眼眶里无心地向外张望着。它们并不在思考；假面具哪能思想呢！毫无疑问，它们一点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这是当然的！每一只假面具都装着自己的表情，永远是一个样子。可是，那些不想打招呼或扮着嘲弄的鬼脸微笑的假面具，跟今天上午胡利安在街上、俱乐部和交易所里看到的那些脸孔又是多么相象呀！

对胡利安来说，整个城市里只有一双纯洁的眼睛和一张天真可爱的脸蛋，那就是尼托的。孩子也想要一个假面具。他拉着父亲的手，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他的要求。

"爸爸，我要小丑的头。"

"好吧，有什么办法呢？"

他买了那只假面具，同孩子一起慢慢地走回家去。

胡利安感到自己处在受人嫌弃、横遭白眼的气氛中，而他没有勇气去同这种捉摸不到的气氛作斗争。

没有一个朋友过来问候他，他们并非不知道那件新闻，完全不是这样。前一天，晚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著名商人沃尔特·戴维斯和胡利安·巴尔多先生之间发生重大的个人冲

突”这一消息。所有的形容词都加在戴维斯头上，而他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有一份报纸更荒唐，甚至还登出了戴维斯的一幅照片。显然是那位新闻记者不甘落后……不是找不到一张真的照片吗？好，那就随便弄一张模样象英国人的照片吧……找一张跟新闻人物相配的、年轻一些的就成了。这位改头换面的大师还颇有鉴赏力。登出的那幅相片确实给大不列颠种族增添了不少光彩。相片上是位相当年轻的人物，脸庞轮廓分明，额头宽阔，鼻梁挺直，嘴唇近乎女性一般纤巧……一点也不象戴维斯！可是他旁边，却真的登出了胡利安那副憔悴可笑的尊容，和报道中说的一模一样！

“唉！报纸总是偏向有权势的人！”胡利安凄然想道。

昨天下午，阿尼塔从传记作家那儿回来，正好也看到了这份报纸。那报纸就放在大厅的桌子上，她停下来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眼瞥见了登在第三版上的这篇倒霉的文章。

“什么？胡利安同戴维斯？真可怕！可是……为了什么呢？”

她觉得自己成了罗曼史中的女主人公，顿时满脸通红：

“争风吃醋……肯定是吃醋……！”

她吃力地读着每一个字，那些字象要从她的眼皮底下溜走似的。幸好这篇报道对于决斗的原因只字未提，只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说什么由于商业方面的缘故引起不和。

她没有力量再往下读，随即躺倒在一只沙发里。这是胡利安第一次吻她的地方。她觉得那仿佛是很模糊、很遥远的事情……真是神经错乱！现在，这回忆几乎使她烦恼不安。她预感到戴维斯已经死了……她始终没能认识他——胡利安出于他愚蠢的嫉妒，总是拒绝把她介绍给他——戴维斯把她从破

产中拯救出来，她竟连一次都没能向他道谢……现在她第一次看到了他……是个多么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啊！就同她曾经想象过的一模一样！胡利安把他藏起来也不无道理！她感到一种大海般苦涩深沉的痛苦渐渐涌上心头，一直到把她淹没。是啊，当潮汐上涨把黑色的礁石淹没的时候，它们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寒冷，黑暗，寂静……眼泪汪汪，嘴唇上的咸味，窒息，不安……她的思想犹如在迷雾中飞翔的鸟儿……

她想起了格拉谢拉第一次同她谈到戴维斯时的情形。

“你最好还是不要认识他。如果你看到他，准会被他迷住的……据说没有一个男人比他更可爱了……”

她心里至今还牢牢记着帕切特夫人的预言：

“您会爱上一个不存在的男人……一个王子，印度王公……亿万富翁……具体什么人我想不出来……但是个外国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能够随心所欲发大财……”

“可是，您不是说这个心目中的英雄是不存在的吗？去征服一个不存在的男人的心，这有多可笑啊！”她咯咯地笑着，高兴得叫了起来。

现在戴维斯已经不存在了……而戴维斯活着的时候她还从未见过他，这时她绝望地攥紧照片，哭了起来……女占相家的那个卜语多准哪！她从前为什么不面对胡利安的妒嫉，鼓起勇气对他说：“你把我当疯子吧，你对我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吧，可你得把我介绍给你的合伙人。我要求你这么办！”但是她又怎么想得到呢？……

她浑身打了个寒颤，把头埋在沙发里，哭了好一会儿，她把嘴唇贴在照片上，照片上的人似乎在用那诧异的眼光问道：“怎么啦？这个女人疯啦？她怎么把嘴上的口红弄到我身上



来了？”

确实，戴维斯的像上沾满了鲜红的斑点，正象一张被凶杀的受害人的像。报纸发觉还没有决斗结果的可靠消息，就变得谨慎起来；不过它还是说，从流传的谣言推论，戴维斯先生受了重伤。

仅仅这些细节就足以形成一种冷言冷语，充满恶意的气氛，而胡利安则在这种气氛中挣扎着。

“这个巴尔多真是个无赖！这场决斗毫无道理……要知道，人家可不是靠他发财的！”

公众这样评论并不奇怪。钱这东西叫多少人深怀敬意呀！在这段日子里，又有多少人托庇着戴维斯投机发了财！

胡利安没有理由感到惊奇。

列昂诺尔还是非常亲切地亲自迎接他，她的声音激动得发抖：

“不过……你没把他打死，是吧？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你没把他打死吧？”

谁都以为她把戴维斯的生命看得和她丈夫的生命一样重要。

“你说呀，胡利安……告诉我，戴维斯怎么样了？”

“这关你什么事！”胡利安嘟哝着，气得脸都发白了。

他似乎听到戴维斯在哈哈大笑。

“您看到了吧，巴尔多先生……甚至在您的家里也有人为我的命运操心呢。”

他觉得戴维斯没有死，更不能说是自己把他打死了。

列昂诺尔含着眼泪站在他面前。胡利安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她！

“请你原谅我吧，”他慢吞吞地说，“我那么神经质！你想知道戴维斯的情况吗？好吧……好吧……只是胳膊受了一处伤……”

二十七

现在戴维斯可报了仇。

穷困犹如大雾一般渐渐降临。生活变得郁郁寡欢。最美好的东西，在大雾笼罩下都显得象是幽灵；视野越来越窄……胡利安只能看到他自己的两只手，由于奇怪的震颤而抖动着。再没有人来握他的这双手了。

那不过是短短几个月的事情。起初，穷困只是在老远跟踪他。它到了银行，使他减少了几张证券；它又到了交易所，建议

经纪人要他付更多的保证金；它象讨饭老太婆那样卑怯地凑近同他有生意往来的朋友，在他们耳边嘀嘀咕咕地搬弄是非。"现在堂胡利安不如从前有钱了，要小心啊。"

当然，穷困的这些举动不是出于自发，而是受他人指使的。戴维斯隐藏在浓雾后面指挥着这桩阴谋。

有一天，穷困上门来了。于是他不得不抵押地产。

正在变卖家产、清偿债务的时候，列昂诺尔收到了那只翡翠戒指……那只戴维斯送的戒指……

然而她不敢戴。

胡利安每时每刻都听到戴维斯讥笑的声音："可怜的巴尔多先生……您可要倒霉了！"

人们也是这么说的。在交易所里，胡利安听到这样的话：

"哼！你看着吧，如今没有了戴维斯他将一事无成！"

他们指的是胡利安。

为了让他们看看事情并非如此，他又做投机交易……一场成绩黯淡的大投机……接着，又做了几次小投机……一次接着一次……

要获得信贷已很不容易。随便上哪儿他都遇到同样的答复：

"要是您同戴维斯合伙的话，给您这笔贷款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合伙关系已经解除……总之，董事会可能……"

胡利安的投机规模越来越小。他终于绝望了，企图孤注一掷。命运在作弄他。

有谣传说：戴维斯也在做投机，跟他作对。巴尔多输了，他真的只好流落在街头。

穷困早已闯入他的家，以折磨它的牺牲者来消遣取乐。有

时，它切断煤气，有时它唆使收帐员侮辱他……又有一次它切断了电源，害得他家里一团漆黑。

戴维斯的笑声真是可怕；胡利安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整夜都听到戴维斯的笑声，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三万比索的票据星期一就要到期……连电费都付不起了。”

看来必须拍卖房屋。甚至把巴斯蒂亚斯送给戴维斯的那匹马也贱卖掉。

他的前合伙人也似乎感到十分惊讶：

“卖掉我的马！啊，太过分了！巴尔多先生，您在生意上老是僭位越权这可不对头，巴尔多先生！”

胡利安不再做事，整天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踱来踱去，听着戴维斯的笑声。这是一种铿锵作响的笑声，好象一股英镑的洪流从铁皮管子里奔泻而出。

他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幻想已经破灭。他觉得他的发迹不过是一场美梦，现在的处境也并不比从前更糟，他这样想着，企图聊以自慰……以前他同路易斯·阿尔维亚尔一起惨淡经营贴现期票的那些日子……啊！那些日子真是无法相比！那时候，他充满了幻想和希望……还有阿尼塔……！现在这一切都完了……

他记得同她最后一次的谈话仿佛是一场恶梦。那时他刚和戴维斯决斗完，阿尼塔态度冷淡地走在街上，他就迎上去同她搭话。可是她径自在格拉谢拉身旁高傲地走着，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我不习惯跟杀人凶手说话！您听见了吧？”

他感到就象脸上挨了一口唾沫，至今还有这种感觉……

一切都完了。一切吗?不!他想到列昂诺尔,想到了孩子,想到了家……那是他最后的归宿,那儿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为什么不去享受天伦之乐呢?列昂诺尔是不会抛弃他的……

到她那儿去,象孩子似的躺在她的怀里,在那对乌黑的大眼睛守护之下做个梦,睡一觉,清静一会儿,那怕是一会儿也好,再也不要听见那刺耳的怪诞的笑声……然后,还象过去一样,听她说一些甜蜜温柔的话语……

但是一切都改变了。现在租的这所房子在郊区的一块空地上。它完全不象先前的那幢:那天蓝色的窗户天真而好奇地敞开在茂密的枝叶丛中;它恶狠狠地瞧着人,那乜斜眼的窗户朝屋里开着,象是在打什么坏主意……除此之外呢?这儿连一点住家的气息都没有。破旧的家具都是东拼西凑不知从谁手中廉价买来的。沙发靠背上的毡毯已被人头磨光,弹簧也给孩子踩塌了……

可怜的家具!它们带着疲惫不堪的样子来到这个家里,犹如语言不通的老年移民,见人退避三舍,又是畏惧又是仇视,给人一种颠沛流离、飘泊不定的感觉。

一切都那么杂乱无章。列昂诺尔没有一个帮手,独自来回忙碌着,想把这空荡而凄凉的家收拾得象样一点。

现在同他谈容易伤感的事是不合时宜的。

她回答的时候,声音里有着一种痛苦的味道:

"得了!胡利安,别哀声叹气了!都怨你自己……戴维斯确实有点古怪,有几次他叫你通宵地干……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好人,你原本可以再忍耐一点……"

胡利安哑口无言。他的妻子,他自己的妻子在为戴维斯辩护!当她说到"他是个好人"的时候,那种闷闷不乐的神气,就

好象在谈论一位朋友似的！

他低下头，十指久久地交叉着，显出一副软弱无力的样子。他一无所思，惘然注视着袖口上挂下来的黑线头。

那袖口已经绽线，领子和两肘也磨得发亮了。穷困跟他厮混熟了，竟然闹起恶作剧来。

二十八

孩子病得很重。空荡荡的小房间里，常常听到喘息声。

那埋在枕头里的脑袋来回摇晃着，汗水湿透了他头上乌黑的卷发，两只小手无力地抓着床单。

胡利安坐在一把维也纳式的椅子里，弯着腰，一手支着额角，似乎想驱散那场可怕的恶梦；也似乎为了避开眼前悲惨的情景。他泪眼朦胧地望着房间的另一头……

墙壁上那浅蓝色的纸已经撕破，露出一块黑影。那是“大象”，尼托这么叫它的。起先它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破洞，那是一只“小鸡”；以后，孩子把它撕掉一些，就变成了一只“猫”，……六天以前，又给他撕掉一大块，于是变成了一只“大象”。

也许这是表示对戴维斯先生从前送给他的那只赫赫有名的玩具象的怀念……一切……甚至连玩具都拍卖掉了……戴维斯，这个坏蛋英国佬——尼托是这样称呼他的——叫爸爸丢了钱，还夺走了玩具……除了躺在身边的布猴子，他什么玩具都没有了。

走廊的尽头，可以听到列昂诺尔急促的脚步声，她在准备药剂。胡利安一想到她，就感到喉咙哽咽住了，她太好了！那么

温存，那么贤惠！她和阿尼塔又是多么不同啊！而他怎么能……！

他又把眼睛盯着那支蜡烛，微红的烛光，照透了他的眼泪，那晃动的光晕似乎在越来越扩大。在光晕的中心，蓝色的火苗象蛆虫似的在蠕动，它渐渐地吞噬着蜡烛，发出一种难以觉察的火星飞溅的毕剥声……夹杂着那象回音一般微弱的喘息声……在胡利安的脑海里沉闷地回响着……

孩子突然惊恐起来。只见他瞪大眼睛，伸出两只颤抖的小手，想在枕头上支起身子。忽然他惨叫一声：

"妈妈！英国佬……！"

胡利安跳了起来，俯下身去抚摩他。

"英国佬……在那儿！"

他用手指着墙壁。胡利安一眼望去，看见一个黑影弯着腰，伸着胳膊，仿佛要掐死生病的孩子。

正在这时候，孩子举起双手抱住了他脖子。

"哎哟！哎哟！"

列昂诺尔听到胡利安的叫声，吓了一跳，急忙赶来。

"我的天……！怎么啦？"

胡利安已经瘫倒在床前……那个影子也跟他一同倒下。这时，蜡烛照亮了墙壁上那退色的纸……孩子还在折腾着……

"是戴维斯……！是戴维斯……！"胡利安用嘶哑的嗓子反复喊道，两手死死地捂住眼睛。

"得找医生去！快去！快！立刻就去！"

胡利安站起来，跑到街上；那影子突然也从墙上下来，跟在他后面跑。胡利安听到他那急促而令人不安的脚步声，在人

行道上亦步亦趋地紧紧跟随着他。

万籁俱寂的大街上没有一辆汽车，也没有一辆马车……

胡利安奔跑着。当他拐进一条小巷时，那个影子似乎赶到了他的前头，一个身穿绿色大衣的高个子把他当街拦住了。

“站住！失火了吗？”

那人操着明显的英国口音。

“失火了吗？失火了吗？你这蠢猪！”

“什么？”

“混蛋！你干吗老是作弄人？到什么时候才……？”

胡利安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想把他撞在墙上。那人也揪住了他。

“抓凶手呀！有人要杀死我的儿子……！”



“抓疯子！抓疯子！”

胡利安终于把他掀倒在地……两人在路旁的泥沟里翻滚着，在街沿上扭打着……，可是巴尔多压住了他……这时他觉得他的手指已经掐进了英国人的喉咙，耳朵里还听到一种有节奏的、嘶哑的喘息声，就同生病的孩子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揍死你！揍死你！”

他感到两条强有力

的胳膊从背后把他紧紧地抱住了。

“到警察局去！”

那是一名警察。还有两、三个瘦削脸、鼓眼珠的夜游闲汉正围着他们议论纷纷。

“他是个疯子！他想要杀死我……”

“他是戴维斯，警察！他是戴维斯……！”胡利安声嘶力竭地喊道。

“到警察局去！”

“我的孩子要死了！”

“走！快走！”

他毫无办法。

天亮时胡利安才被释放，因为有一位警官认得他，把他保释了。可是已经晚了！……

他带着满身的污泥和血迹，在楼梯上遇到了列昂诺尔。她的脸色极其苍白，霎时间他从列昂诺尔的眼睛里看出一种可怕的责难：“孩子死了，你是有罪的！”

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他上前拥抱她，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起来。

二十九

这次拥抱仿佛是在告别。列昂诺尔几乎不说话，回答他时连头也没有抬起来，生怕眼神会泄露她的心思。她的那对眼睛是不知道如何表示责备的。

胡利安企图向她解释，唯有戴维斯才是他们一切不幸的

罪魁祸首。她摇了摇头。

"你别这样讲戴维斯。"她说。

巴尔多想反驳,可是不行。他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戴维斯的哈哈大笑声笑得他心慌意乱。

"没有用,巴尔多先生!您的太太在为我辩护!哦,所有的太太都替我辩护!……这是有点不对头,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您有一回也冒我的名在一份证书上签过字。您认为自己有理由,我现在也同样认为自己有理由。您说:我没有错。对于太太们的这种偏爱我也是没有错的……"

戴维斯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从早到晚跟他谈话,不断发出一种很难听清的铮铮的声音,仿佛钟表在走动。突然他又狂笑起来。胡利安正想喊叫,却被他制止了:

"您最好别吭声,巴尔多先生,人家会以为您疯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没法对太太说是我杀死了孩子。她不会相信的。再说,她是忠心耿耿的……肯定比阿尼塔强多了……"

又是一阵大笑几乎使他透不过气来。然后他继续说道:

"您别这样看着我,巴尔多先生。做丈夫的无疑都有点麻痹大意的毛病。还记得您的朋友戈尔登贝克的事吗?您把他当作笑柄……不是吗?但是这种意外的变故,保险公司也不肯保险的……这些公司宁肯保那种不太可能发生的风险:譬如死人的事。您对您的太太的幸福保过险吗?您应该去保个险,她是很多情的……"

唉!这段独白听了实在叫人受不了,而且在这间小屋子里,他的每个字、每个音,似乎都拖着一种忧愁凄凉的回声。自从听不到孩子那快活蹦跳的脚步声以来,这地板、墙壁和房顶就发出墓穴一般嗡嗡的响声。

巴尔多拿起帽子奔到街上。他需要空气，需要阳光和开阔的空地。

他低下头快步走着，偷偷地用眼睛向四下里张望。可别碰上哪个债主呀。每棵树、每个街角后面，他都仿佛看到有个债主在笑眯眯地朝他走过来：

“巴尔多先生，您可以还清我的帐了吗？”

天开始暗了。他走了很多路，终于累了，就在第五师范学校那儿的一把长椅子上坐下来。

近旁的那把椅子上，传来了招呼他的熟悉的声音：

“堂胡利安！这个位置更好。您不愿意陪陪我吗？”

真倒霉！是堂福尔图纳托·巴斯蒂亚斯。

他同往常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两腿叉开，脑袋埋在肩膀中间；他收拾起椅子上的报纸和帽子，给胡利安让出一点地方。

巴尔多只好接受这番好意。

真讨厌！尽是没完没了的废话，一会儿抱怨戈尔登贝克，一会儿对金矿公司的骗局表示气忿；幸好他花掉几个钱，才想办法脱了身。

接下来就是那句老一套的问话，那句巴尔多老是等着他来问的话：

“戴维斯先生呢，堂胡利安？他跟您已经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是不是？”

巴尔多做了个厌烦的表示。关于这种人有什么好多谈的？要是巴斯蒂亚斯当他的面竭力吹捧起戴维斯来，那就糟糕了！

“他的事儿我不知道……我也不感兴趣。”他含糊其词地说。

“那英国佬是个坏家伙！”

胡利安吃了一惊，眼睛盯着堂福尔图纳托。

“坏家伙，是的，先生！是个十足的坏家伙。起先我还以为他是正人君子，他帮过我的忙，这我没有必要否认。可是后来……一个人一生中该有多少痛苦的经验教训呀，堂胡利安！您还记得今年九月我送给戴维斯先生的那匹黑马吗？一匹多漂亮的马呀！细细的腿关节，长得那么结实的胸脯，还有那臀部……简直甭提了！那可是我自己骑的！您猜这英国佬怎么着？他居然把它卖了！我亲眼看见它套在一辆四座带篷马车上。真不要脸！这个人连送礼应该表示感谢也不懂！如果是等钱用把它卖掉倒也罢了，可他是个百万富翁呀……这个缺德的家伙！他对戈尔登贝克先生干的事您是清楚的……”

“什么事？”

“您不知道？”堂福尔图纳托把双手举到前额的两边，食指指向天空，姿势象一头被梭镖刺伤后挺直身子的公牛。“我听堂维利·洛佩斯亲口说的。他们在一家法国时装店里幽会……所以那英国佬把股票借给了戈尔登贝克先生，免得他破产。他就是这样来酬谢他的太太的。”

胡利安半张着嘴巴，茫然看着巴斯蒂亚斯。这样说来，戴维斯也同阿尼塔在玫瑰街那间房子里幽会？那末杜普莱斯太太不是情妇而是个牵线搭桥的人了？那么他的股票，他自己的金矿公司的股票是……？啊，这故事究竟从哪儿说起呀！

然而堂福尔图纳托毫不理会谈话对方的惊愕，继续居心叵测地议论着。

“哦，听说您同这个家伙断绝了来往，我可高兴呢，堂胡利安！这种人，任何体面的人家都不会欢迎的。不管主妇多规矩，

总会招来非议！人家要说闲话……你又怎么禁止得了呢？再说，那是个只在夜里才出来活动的怪人，象只夜猫子似的……我，请您相信我，每当我在别人那里听说戴维斯先生常常去看您，我总是很难受……”

胡利安气得脸色发白，打断了他的话说：

“戴维斯从来没到我家里去过。”

巴斯蒂亚斯睁大了眼睛。他的嘴唇翕动着，仿佛要说些什么，可是终于克制住了。他窘极了，举起手擦擦额头。后来，又开始不停地转着表链子，问胡利安去过赛马场没有……据他说，最有希望赢的马是那匹兔蒂·弗鲁蒂。

“您不喜欢赛马吗，堂胡利安？”

巴尔多摇了摇头。堂福尔图纳托掏出怀表，借口他家象“老式人家”那样吃饭很早，告辞走了。

胡利安拿着帽子，站了起来，也不知往哪儿去好，他不管是小路还是花园，径自穿过草坪，走到林荫道外面。

他的思想在脑海里翻滚。哦！那么人家也在背后议论他，议论他的家和他的妻子！他现在正穷愁潦倒，可堂福尔图纳托的那“一帮子人”闲着没事，还拿他家里的伤心事来开心。什么戴维斯常常去看他，多可笑啊！什么戴维斯整晚整晚地和他交谈……自然也和列昂诺尔交谈了……哦，至少在堂福尔图纳托的熟人中间是这么议论的。你怎么能知道是谁造的谣呢？哪能知道呢？问起来谁也没有勇气明确地回答他说：“我听到过，是某某说的。”而多半是含糊其词的回答，“人家误解我的话了。您怎么会这么想的呢？谁会怀疑您的太太呢？”什么“有人说”，“人们传说”，“有谣传说”。

谁也不会把实话告诉他。事情就是这样！否则又怎样呢？难道有谁会象维利·洛佩斯那样无所顾忌地回答他说，“是的，先生，我看到戴维斯深更半夜到您家里去的”？那叫他如何回答好呢？

孩子看到过戴维斯，象黑色幽灵似的偷偷溜到他临终的小床边。那天晚上胡利安也看到他了。不仅这一次，而且有许多次了……在窗户旁，在门后窥视……在街上，哦，在警察把他抓走的那一次！

戴维斯进他家里就象走进他自己的住所一样。一定要趁其不备的时候抓住他……就这样！

他惶惶不安地想起了几个月前，那时还住在曼努埃尔·蒙特大街的别墅里，拂晓前他回家休息，发现花园的门敞开着……那些不知从哪儿来的脚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现在住的屋子里，为什么通往书房的窗子有时会被“风”吹开？

“被风吹开！哦，戴维斯准是个开锁的老手！这下他的诡辩可再也骗不了人了。”

他一直走到一家邮汇事务所。在那儿给列昂诺尔写了几行字。

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象个魔鬼：

“咳！我们两人之间要是真有什么事的话，倒是有办法可以互通信息的！”

他看到送信人拿着信走了。心里感到异常轻松。

他已经找到了蛛丝马迹。这一次，戴维斯是逃不脱了。

他继续漫无目的地走着，以“消磨时间”。过了好一会儿，他经过城郊的一座教堂，听到钟敲了八点。时间过得太慢了，真叫人烦躁！他仿佛看到时间象蚂蚁一般在钟面上慢悠悠地

爬行，一大群黑蚂蚁散布到全世界，用它们小小的嘴巴渐渐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理想和决心。见了它万物都后退……一切都崩溃……

他赶紧离开那儿，企图逃避这种蛀蚀，这蛀蚀似乎在一点一点地消耗他的精力。不知不觉地他到了自己的街区。

走到他那幢寒碜的屋子前，他已经筋疲力尽了。月光洒在屋顶上，在屋子的正面投下了屋檐的阴影，好象一条破旧的披巾；在这条黑色的大围巾下，那屋子的模样就象一个翻脸赌气的老太婆。

巴尔多从邻近的拐角上窥视着，但它不敢正眼看那屋子。

他觉得自己的这种态度实在可耻，实在可笑！

难道怀疑他的妻子有什么根据吗？倘若她没有过错，他又干吗要等着捉住戴维斯呢？

哦，这次当场捉奸的计谋策划得多巧妙啊！他在信上告诉列昂诺尔，他一整天都不在圣地亚哥！

几千年来，男人们为了证实他们妻子的忠贞，没有发明别的什么计谋，只是对她们说："我出门旅行去了，今晚不回家。"逮耗子要用捕鼠器，逮老婆要用旅行箱。做丈夫的都是些没有长进的人。为了骗过狡诈的动物，人们发明了无数巧妙的装置：网啦，套索啦，弹簧夹子啦；为了骗过以诡诈出名的女性，却什么也没有发明，无非是借口出门旅行！这种圈套真是老掉了牙！

"不过她们总是上钩的……她们总是上钩的，巴尔多先生！"

胡利安回过头来，窘极了。他的耳边明明响起了戴维斯清晰的声音。然而大街上空无一人。

“不过她们总是上钩的！”这条平庸的意见似乎把他一锤子钉在地上了。他把身子藏在街角后面，全神贯注地伸出脖子，两眼象在黑暗中探索的车灯，不停地来回扫视着；就这样在那儿整整呆了一宿。

每当经过一个行人，他的心便蜷缩起来，象一只即将跳跃的猫；他的目光直刺过去，犹如黑暗之中的一把利剑。

“是戴维斯……！就是他……！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可是行人没停下，过去了。不是他！

胡利安被这可怕的猜疑弄得心里七上八下，一直等到天亮。

走过了很多很多人……可是没有戴维斯。

三十

时间过得真慢，它就象是一把犁在坚实的土地里吃力地往前拖着。

列昂诺尔一连好几个钟头默默无言地坐在窗口打毛衣。胡利安也一声不吭，不时地瞧着她。

难道她已经猜测到，就在这窗口对面，她丈夫曾把她当作行为不规的妻子整夜监视过？

不，她不可能猜到。但是，为什么列昂诺尔的眼睛不象以前那样瞧着他呢？

现在她的眼睛似乎老在躲避他，即便有哪一次注视他的眼睛，也总带着近乎怜悯的神气，而且又立刻垂下视线，象是害怕他突然发现她的秘密……什么秘密呢？

胡利安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展现在他面前的这对眼睛，乌黑乌黑的，深邃莫测，犹如暴风雨中的黑夜。

她的眼睛里最后的一道光辉已经同尼托一起泯灭了。

屋外耀眼的阳光，使那些破旧建筑的墙面暴露无遗，又在空地上投下一片紫色的阴影。水池边上有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玩耍。其中一个卷发的很象他的孩子……

胡利安借口去找工作，走到街上——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找不到工作。其实，他这样做无非是离家远一点。列昂诺尔也上街去了，据她说是到教堂去。或许她是想躲开对往事的种种回忆。

这一点，胡利安是理解的。可是他又想到戴维斯对他谈到的那件事，心里不由得直打哆嗦。戴维斯这家伙居心不良……什么话他说不出口？

他急匆匆地走着，不朝谁看一眼。何必呢？有一天下午，戈尔登贝克遇到了他，连招呼都没有打。因为那场该死的决斗，卡兰萨上校也总是朝他投来气愤的目光。阿尼塔早已不邀请他去作客了，甚至古铁雷斯也躲着他的身影，唯恐会委托他办一桩“股票交易”。

只有路易斯·阿尔维亚尔同以往一样，十分亲热而且兴高采烈地拦住他：

“有个好消息你不知道吗？”

“什么消息？”

“格拉谢拉刚刚生了个女孩。”

“是吗？”

“一个女孩！你知道吗！我得救了！这是摆脱这件瓜葛的唯一体面的办法…堂拉米罗很幸福，他正式宣布，他不想再要

孩子了。”

胡利安想告辞，可是阿尔维亚尔执意要他一同去庆贺这次“奇迹般的脱身”。

“你瞧，要是生下来的不是个女的而是男孩的话……”

当然，庆祝是在酒吧间举行的，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结束。

他回家时，列昂诺尔还没有吃晚饭。

“我想，这一次你总不至于再把责任推给戴维斯了。”她说。

“戴维斯！你总是在谈戴维斯！”

“要不是亏了他……”

“你说什么？”

列昂诺尔没有回答，只是打开一只小屉柜，拿出一扎钞票和几张当票给他看。

“我把首饰送到‘公平’当铺里去了……”

一阵痛苦而羞愧的感觉涌上胡利安的心头。

“我母亲的珍珠也拿去了吗？”

“没有，只是另外一些首饰……你的……戴维斯送的……”

她看到胡利安激动的脸色，又说：

“得了！你别难过。伊萨贝尔女王也典当了她的首饰呢。不过，哥伦布倒不是这副模样回家的……”

胡利安不说话，咬咬牙看着散在小桌上的当票。他感到自己已经灵魂出了窍，隐约听到有人在对他说话。

忽然他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一张当票。

“这张呢？”他说，“这翡翠戒指是什么意思？我可没给过你。”



“是戴维斯给的……”列昂诺尔带着几分天真的口吻嘟哝着说。

“你说什么？戴维斯？”

“是的，戴维斯……戴维斯……我生日的那一天……”

胡利安感到整幢屋子在他头顶上塌了下来。他说不出话来，下巴抖动着。

“够了！”他终于开口说道，“一切都完结了！”

三十一

事情就象噩梦一般没完没了，愈演愈可怕。

胡利安想走开，可是他的脚已不听使唤；他想把手从桌子上挪开一下，但却下意识地死死抓住桌子台板不放。

啊！他的视线怎么也无法离开那当票……摆在桌上的这张黄黄的、满是皱折的当票活象戴维斯的脸，那些黑色的字母

仿佛在竭力喊叫："一只翡翠戒指……两千比索。"

列昂诺尔慢慢地、一步一步下楼去。一级级的楼梯咯吱咯吱地响着：咯得……咯啦……咯咯……似乎每跨一步便发出一声不同的呻吟。

只要喊一声："列昂诺尔，原谅我吧，我不相信你会背着我私通！"那么脚步声就会立刻停止，不再象锤子似的敲打他的脑袋，她就会转回来。他们将如何的拥抱，如何的疯狂呀！她会搂住他的脖子哭哭啼啼，也许还会象先前那样对他说："胡利安，我知道你疯了，我原谅你！"

她要能回来该多好啊！然而胡利安叫不出声来。他默默地愣着出神，反复看那张纸："一只翡翠戒指……两千比索。"

这时的脚步听起来象是微弱的叹息声。列昂诺尔恐怕已经走到门那儿。他听见门锁的响声，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呜咽——门开了——然后又是一下干脆的关门声。列昂诺尔走出了屋子，她的脚步声渐渐地消失在空旷的街上。

这时候，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仿佛清醒过来，他的眼睛在刹那之间看到了一场悲剧。列昂诺尔是不会回来的了，他自己把她撵出了家门。

她的祈祷书还放在床头小桌上。手提箱还放在椅子上……他想，那件压在枕头底下的睡衣再也等不到她回来穿了。

胡利安真想痛哭一场，可是两眼还是干巴巴、直愣愣的。

"列昂诺尔！回来吧！原谅我吧！"他突然叫了出来，窒息的声音连他本人都觉得不象是自己的。他奔到窗口。街上冷冷清清，下着雨。风簌簌地吹刮着空地上的树木。

门口有个黑影。

巴尔多急忙下楼。当他经过尼托的房间时，似乎看到有一

道模糊的回光照亮了这个房间。其实那不是亮光，而是一片白濛濛的雾气，仿佛祭奠香烛的残烟缭绕在枯萎的花朵上。

他感到一阵寒冷，于是紧紧抓住扶手，跨下最后几级阶梯，摸索着走进书房。堆在地上的书好象故意要绊住他的脚。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灯——一盏暗淡无光的小灯，勉强能照亮房间——从窗户的缝隙里朝外张望。

不是错觉：黑影还在那儿，正对着窗子。

胡利安用手蒙住了眼睛，神气绝望而颓唐。

这只是一会儿的工夫。接着他使劲挺起身子，把窗上的插销插紧，又打开桌子的一只抽屉。

破旧的家具露出一脸判官的凶相在看着他。昏暗中那些粗大的靠背和坚硬的扶手显得格外高大。在一个角落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一本紧挨着一本，似乎想躲过追赶它们的阴影。

胡利安朝客厅里瞥了一眼。黑暗，到处是一片黑暗……同他的生活一模一样！

为了不看这些，他闭上眼睛。又有两个磷光闪闪的、鬼火似的绿点，象一对蛇的眼睛，钻进了他的瞳孔。翡翠戒指，戴维斯的戒指……这是私通！

他感到一股盲目的仇恨涌上心头。随后，又觉得轻松了一些，差不多松了口气。管它呢！

他取出左轮手枪，把它搁在桌上。

他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它，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左轮枪的中间，那闪闪发亮、刻有槽沟的转轮，映出他那可笑地拉长了的黄瘦的脸，他睁着两只大大的眼睛，活象是一具死尸，一个幽灵。他这副模样大概还会保持一会儿，眼睛还会睁

着……哪个亲朋好友会动手给他合上眼皮呢？

忽然，胡利安听到敲窗的声音。

他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

又敲门了。

于是他慢慢站起来，把门打开。

是戴维斯。

他穿着一件长雨衣。

“晚上好，巴尔多先生。”

胡利安不回答，然而戴维斯好象并没有察觉到。

他泰然自若地掏出一块四方格的手帕，在一把破椅子上掸了掸，随即坐了下来。他似乎有意选择客厅里最阴暗的角落。他那副窟窿眼窝似的墨镜，从那儿往房间的另一头来回扫视。

胡利安紧紧盯着这一对死人的眼窝；它们一会儿把目光得意地停留在纸糊得不好的墙面上，一会儿又停留在没铺地毯的地板和一堆乱七八糟的书上……

“外面雨下得很大，”他说，“我希望您不要学您太太那样，也想上街去……您愿意同我谈谈吧？”

“对，”胡利安嘶哑着嗓子叫道，“我们谈谈吧……！我们是要谈谈……您想要干什么？您为什么到我家里来？您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事情？”

“哦，您有点神经紧张呢，巴尔多先生！”

“紧张？不，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您的行为十足象个无赖！”

令人恼火的是戴维斯竟不动声色，他取下眼镜，用手帕的一角仔细地擦起来。

"您认得这副眼镜吗，巴尔多先生？就是被您在瓦尔帕莱索打碎的那一副，那时您用我的名字伪造了那张证书……"

"够了！"胡利安怒不可遏地喊道，"用您的名字！真不要脸！你什么时候有过名字？"

"请您别用你来称呼我。"

"你还讲什么礼貌？你弄死了我的儿子，你夺走了我的妻子，你欺骗了我，你算是什么人？你不过是我凭空造出来的，一个骗人的幌子！你以前是不存在的……是我创造了你……我给你杜撰了一个名字，我把我得到的那笔遗产借给你，使你赚了大把的钱……你却企图侵吞我的钱财；我作了自卫……为了免受你的掠夺，我不得不伪造假证书。这我不否认！可是你，继续跟踪我，把我全部努力换来的荣誉归到你自己头上；还把我贬低，把我当作你的下属……甚至连你干的丑事也要我替你掏腰包。你还记得杜普莱斯太太吗？有一天她对我说，你跟她有了孩子就把她抛弃了……是我替你掏的腰包。那时你勾引阿尼塔……之后又勾引我的妻子……你还使我破了产……有一天晚上，就跟今天晚上一样，你象个贼似的跑到楼上，一直跑到我孩子睡的房间，而且……"

"哦！您也曾杀死我呀……您记得那次决斗吗？"

"是的，我曾想杀死你，而且现在还想杀死你！"

胡利安早已拿好手枪，站在桌子旁望着他，气得浑身发抖。

戴维斯微微一笑。

"您开枪也没用，巴尔多先生……！您自己刚才说过，我是您凭空捏造出来的，是您想象的产物，是件'艺术的创作'要是您不认为这个名称有点狂妄自大的话。艺术创作是不朽

的！您可以查一查您收藏的书籍。您的藏书不算丰富，不过还是留着几部古典作品——古典作品是不能卖掉的——俄狄浦斯，汉姆雷特，堂吉诃德……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是杀不死的……您可以犯其他的罪，可以侵犯别人，可以伪造证书……”

胡利安再也按捺不住，开了枪。他瞄准戴维斯的胸口，子弹一定穿透过去了，可是戴维斯却继续不动声色地讲着。“您可以伪造证书，可以污蔑诽谤，可以侵犯别人……但是，您永远也不可能杀死一个您的思想所创造的人物……我们是永生不死的！您去查查您的藏书吧。”

一时间胡利安呆若木鸡，痉挛的手紧紧握着枪。俄狄浦斯，阿喀琉斯，狄多，汉姆雷特，堂吉诃德……这些传奇式的、想象出来的人物，在他脑子里乱作一团，他们骚动鼓噪，登上舞台，慷慨陈词，用他们抑扬顿挫的语调激励着活人……可是他们的作者又如何呢？塞万提斯已入黄土，索福克勒斯也一无影踪……莎士比亚……不是已经有人怀疑莎士比亚写过书吗？至于荷马，谁敢担保说一定有过老荷马这么个人呢？

戴维斯显出非常冷漠的样子，继续拭着眼镜。

“我比您活得长久，这是肯定的。”

胡利安仿佛看到那些书在角落里骚动不安起来，半开半闭的书页，象一张张干瘪的嘴，在互相交头接耳：戴维斯说得对，想象中创造出来的人物比本人活得长久。

“毫无疑问，”巴尔多心里想，“传说里的天神，英雄，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都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戴维斯却没有这种地位。他不过是个卑贱的荒唐可笑的人物，是个骗人的东西……”

"是的，巴尔多先生，我是个骗人的东西……是一个由您一手培植起来、又反过来害您自己的骗人东西，就象所有骗人的把戏一样。但我是存在的……哦！消灭一个骗人的东西可不容易！"

那一堆书里，有一本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尖起嗓子证实道：

"唯一真实的人物是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

怎么杀死他？怎么办？

胡利安两手紧紧抱住头，冲着戴维斯嚷道：

"我要报仇！你会在众人面前成为一个凶手！"

"噢！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巴尔多先生！我早已摆脱了人世间的苦难……"

胡利安没有回答。他用颤抖的手指拿起笔，以一种古怪的字体，就跟他签沃尔特·戴维斯的名字时那往后倾倒的字体一样，这么写道：

巴尔多先生：

您打伤了我，但是我会找到适当的机会……您肯定会感到后悔的……我是从不宽恕人的。

他注明了日期：三月二十五日——决斗以后的第四天，他把这张纸藏在一只抽屉里，最后一次看了看戴维斯。

只见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在装着他的烟斗……

于是胡利安拿起左轮手枪，顶住了自己右侧的太阳穴……

法医验尸后宣布，考虑到伤口的形状和走向，他杀比自杀

更有可能。从墙上找到的另一颗子弹证实了这种假说。发现那封匿名信以后，这一假说便更加无可争议了。笔迹专家又宣布：匿名信上的字出自戴维斯的手迹。犯罪人的名字是知道的，只差捉拿归案了。

从那时起，警察就一直在寻找戴维斯……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合伙人
作者=（智利）赫纳罗·普列托著　　徐玉明译
页数=176
SS号=11042464
出版日期=1981年10月第1版